

中國邊政

第十二期

目錄

五十六年國慶 總統告全國軍民同胞書	東
世界反共聯盟第一屆大會 蔣總統致詞全文	趙
論匪俄邊境衝突問題	郭
蒙古心臟地的右疆	郭
論反攻復國時期的蒙古教育(一)	李
匪俄邊界的緊張情勢	李
佛教的美術(下)	宋
從英兵入印談到匪印邊界糾紛	李
我國西北沙漠生物地理之研究	虞
西藏宗教概觀	宋
新疆的漢族	楊
一年來時局之回顧與前瞻	宋
有待收復的幾個邊疆國防重地	卯
西藏的民歌	伏
共匪壓迫下的邊疆民衆	張
祝壽杯籃球錦標賽蒙古籃球代表隊誌略	郭
西藏地方政府噶倫宇托札西頓珠訪問記	本社記者

中國邊政雜誌社印行

中華民國五十六年十二月出版

五十六年國慶 總統告全國軍民同胞書

全國軍民同胞們！

今天是 國父領導國民革命，光榮開國五十六年的國慶雙十節。

當此偉大光榮歷史紀念日，我們在臺、澎、金、馬各地的軍民同胞，舉行慶祝典禮之中，每一個人心頭上所最沉重、最關懷的，就是現在大陸上七億同胞，在毛賊瘋狂暴力恐怖之下，其生活與生命的問題。大家都知道，一年半以來，大陸上發生了所謂「文化大革命」，所有七億人心——包括最大的「一大片」共黨、共軍、共幹在內，他們都充滿了「智仁勇的人性論」產生了一孔孟思想的吸收論」，對三民主義仁政的嚮往，對中華民族文化的懷念，更加掀起了「憤怒的海」那樣對毛共瘋狂暴行，勢不兩立，作深仇大恨最後的生死決鬥！而這就是中華民國七億人民一致與毛共為敵的表現，故大陸上七億人民決不是毛共所能代表的人民，乃是鐵一般的事實。所以今天看似反毛派與擁毛派之爭，其實恰恰是人性與獸性之爭，仁愛與暴力之爭，真是我國全體人民，對一小撮毛江孤立派之爭——根本也就是三民主義文化復興，對共產思想邪惡沒落之爭！

在大陸上這樣大混亂、大打鬧之中，我知道大家還有一個最關切的問題，就是我們國軍何時開始反攻，來光復大陸？大家如果問我什麼時候可以達成光復大陸的任務，我當然可以拿以往的經驗教訓和將來勝利成功的時期，告訴大家，但我却不能把確定反攻開始的日期，明白宣布，因為戰爭必須與空間時間相配合，客觀形勢與主觀條件相連繫，而且是隨時隨地都可以發起行動的，只是必須因勢利導，相機而動，誰亦能預定其發動的時間與地點所在，不過我可以對大家說明今日國民革命對光復大陸軍事戰略的方針。

大家知道，我們抗戰時期的戰略，是以空間換取時間的原則來決勝的！因為抗戰十四年期間，我們所面對的，是一個公然外來的侵略戰爭，所以當時在以弱敵強的形勢之下，不得不忍痛決定以廣大空間來換取我們「積小勝為大勝」所需要的時間，使敵人陷於無力自拔的絕地。今天我們第三期國民革命討毛救國的戰略，無論在客觀與主觀條件以及國內與國際形勢上，其性質與前者已完全不同，乃是要以時間來換取空間，必須因勢利導，作為其最後決勝的方針！因為今天我們的敵人，是一個披上其共產偽裝的漢奸暴力——是全人類、全民族的大敵，唯有在時間的考驗之下，在民族大義的震鑒之前，才能揭穿它欺詐、恐怖、殘忍、瘋狂的穢亂罪行！也才能證明我們民族倫理與文化歷史，入人之深，可說歷久彌堅，絕非任何邪說暴力，所能摧毀的！而且這種邪說暴力，最後終必為我民族正氣與悠久文化所埋葬！十八年來，我們「七分政治」「三分軍事」的戰略，就是根據這一方針來決定的。

今天大家就不但已經熬過了這最痛苦、最恥辱、亦是我民族最黑暗的十八年的時間！我們三民主義民族文化的光輝，也更貫穿了毛賊那個瘋狂恐怖、罪惡淵藪的空間！現在它已經被迫對其反毛反共的大陸民衆，發出了怪誕的「不要搶奪武器、裝備、與

軍用倉庫」的哀號；發出了絕望的「鄉村也要奪權」「軍隊也要參加奪權接管」的掙扎；這種全大陸上無政府、無秩序的混亂敗亡狀態，就是我們十八年來「七分政治」攻勢，所獲致的明顯成效！而我們民族倫理仁愛的天性，民族精神大義復仇的決心，民族文化不可屈服的志節，且正在大陸上每一角落普遍的、深入的、發揮之中。

本來「七分政治」的勝利，是無形的心戰，比之有形的武力作戰，更要艱難十倍——兵家所謂「攻心爲上，攻城次之」，就是這個道理——然而我們今日却已經掌握了這一心戰的勝利！

同胞們，我們這十八年來的痛苦，真是難以忍受的痛苦，然而大家已經堅守了我們民族大義的志節，也熬過了這一段漫漫長夜的痛苦！

今天「七分政治」作戰的勝利，既已由於大陸同胞與共軍、共幹的覺醒奮起，從思想上歸結到三民主義仁政的嚮往，對中華民族文化的懷念，其信仰與實踐，而且愈益推展擴大，那「三分軍事」留下來的問題，就只是一個時間的問題。時至今日，無論以勢以理，以及毛共喪心病狂，覆亡無日的事實，這個時間，是決不會拖延得再長的，也可能在最短期間，就會到來，難道我們還怕不能一齊集中到討毛救國的行動上，裏應外合，會師決勝麼？

全國軍民同胞們！我們政府是無時無刻不以討毛救國、解救大陸同胞爲其唯一職責。目前共匪的瘋狂糜爛，本來就是歷史給我們見證——凡是違反天理、傷害人性、破壞倫理、毀棄文化的暴君惡魔，最後沒有不爲順天應人的革命力量所傾覆滅亡的！凡是打家劫舍、殺人放火的寨主山賊，嫉忌陰狠、瘋狂暴戾的土匪流寇，其最後結果，都沒有不內訌奪權，自相廝殺的！今天毛匪自棄稱其爲「造反派」，要與它的「當權派」奪權鬭爭，這就又如當年毛賊在兩湖秋收、暴動失敗之後，逃上井岡山，投靠其山頭目王佐與袁文才，而王、袁乃收容了毛賊爲其嚮導，不料爲日未久，就被毛賊這個嚮導造反奪權所殺害，於是毛賊乃公然自認其爲井岡山的寨主。又當我國軍在江西五次圍剿之餘，毛賊流竄陝北，乃再投靠匪首劉子丹與高崗，不久它又利用上了高崗，指使其對劉子丹奪權鬭爭，而毛乃坐享其利，於是又成其爲延安密洞內頭目了。嗣經國軍圍剿其延安巢穴之後，於是毛賊再由寨主而成爲流寇，又由流寇而成爲寨主，從此毛共黨內，亦即上行下效，不斷奪權，不斷鬭爭，以迄於今之「北平造反司令部」的成立——演變而爲反蘇修、反階級、與反革命的兩派，不共戴天的武鬭。這不就是井岡山與陝北延安寨主流寇奪權鬭爭的造反故技之重演嗎？眼前毛共王朝，由「當權派」再變成爲「造反派」，反覆打鬭，循環火併，此在山寨頭目與流寇土匪視之，自然是恬不知恥，日以爲常，殊不知其此次的鬭爭，正爲毛賊一生造反奪權以來，自相殘殺、同歸於盡的最後報應必然到來之結果！毛賊四十年來，禍國殃民，惡貫滿盈，今更喪心病狂，死亡無日，自亦再無所逃於天地之間了！

全國同胞們！這就是我們十八年來茹苦含辛、忍辱負重所得的代價！但是如果沒有我們全體軍民和海內外志士仁人，口誅筆伐，聲罪致討的力量，從海上、從空中、從地下、四面八方對大陸匪區楔入打擊，進行「七分政治」的作戰，亦決不能獲得今日這樣迅速輝煌的效果。今日我們只要這順乎天、應乎人的「七分政治」，收到了「勝兵先勝」的成效，那「三分軍事」的成功，雖然還要經過許多艱難慘烈的苦鬭，但那與「七分政治」作戰相比，自屬輕而易舉了。所以大家今後除了在「七分政治」作戰上，還要繼續努力之外，而在「三分軍事」的作戰上，更加要共同奮鬭。中正深信，今日我們軍事作戰，只要以我之專，擊敵之分

，以我之實，擊敵之虛，以我之仁，擊敵之暴，使三分敵前的軍事行動，與七分敵後的政治攻勢，如桴鼓之相應；這樣，我們自更有其把握可操必勝之權，亦更有其信心，一戰而消滅這流氓土匪山寨頭目的毛賊，以免我們人民再陷於長期戰爭的痛苦之中！大家今日都知道，毛賊在八年以前，就早已成了落魄孤魂，惟以其野心不死，餘恨未洩，所以它的孤魂還要從中起而作祟，而其孤魂作祟的惟一顯現，乃只有效法義和團紅燈照的故技，利用青少年的無知，利用「文化革命」的口號，組織其所謂「紅衛兵造反司令部」，來進行奪權鬭爭，最近又連續不斷的發出了要求其各派紅衛兵與各地共軍，所謂「三結合」與「大聯合」的口號，企圖再搞其「巴黎公社」的暴政，屠殺我全國反毛、反共、爭自由、爭生存的七億人民，可是毛賊這一幻想，現在隨其紅衛兵「內部擁毛反毛、流血鬭爭、漫無止境，和共軍參加奪權之後，又分立門戶，已各自為政，在各地接管其黨政一切權力殘酷橫暴、混亂瘋狂、無所不為的結果，偽軍委會的命令，既完全無效，「中央文革小組」的指使，更皆置之不理，大陸各地，實已形成了四分五裂的割據局面，於是它這一最後企圖，又歸於幻滅了。而這所謂「毛澤東思想」——紅衛兵文化革命的幻滅，其影響所至，不僅澈底打垮了大陸上共產主義的思想與組織，為我七億人民所痛恨決絕而永無重起之時，且正導致了百年來國際共產主義整個沒落的劫運。因此，今天就更更要團結我們全國爭生存、爭自由的全體革命鬥士——團結一切反毛反共的力量，從文化政治上結合，從軍事行動上會師。

我所說的政治文化上的結合，軍事行動上會師的意義，就是要一切反毛的羣衆和反共的組織結合起來，「不是敵人，就是同志」，既是我們一貫的主張；「精神加盟，道義契合」，更是大家共同的要求；「成功不必在我，犧牲決不後人」，這亦就是我們革命先烈的垂範；我們尊重並接納救國、救民、復國、建國的一切意見，我們歡迎志士仁人、智識份子、工農大衆——包括彭、黃、劉、鄧等一切覺醒的共產黨人，參加討毛救國的聯合陣營。大家一定要在超過黨派的觀念上，擴大政治的結合；也一定要在超越恩怨的觀念上，擴大革命組織。不論海內外，凡是一切反毛的力量，都要聯合起來，意志集中，行動一致，共同奮鬥，來消滅毛江這一小撮的落魄孤魂！至於大陸上的革命力量，在政治作戰中，還要先求生存，次求決勝，在它的「抓備戰」中，作好討毛的部署；在它的「抓生產」中，結合生活的戰鬭；在它的「大聯合」中，擴大我們國民與武力的大團結；在它的「奪權鬭爭」中，鼓舞反毛的共軍向毛江不斷的造反，不斷的奪權。只要是反毛的力量，不分彼此，就要主動聯繫，只要是反毛的戰爭，不論遠近，就應迅速馳援，在敵後會面，在敵前會師，一切直接支援反毛的行動，就是間接接應國軍登陸的先鋒隊。

同胞們！我們這一場反攻復國的聖戰，關係五千年的歷史文化，關係七億同胞的自由生存，關係一千一百萬平方公里領土主權的完整！以我們國土之廣，人口之衆，尤其是一切歷史文化、倫理社會，最近在「紅衛兵」徹底破壞之餘，國民革命的成功，三民主義的建設，自然乃非短時間內一蹴可及，故一切革命行動與準備，不能輕率從事，但也決不容遲疑却顧，放縱這個落魄孤魂的毛賊，以貽國家民族萬劫不復的無窮後患！中正今天與我全國同胞，繼承國父與革命先烈的遺志，擔負弔民伐罪、討毛救國、重光大陸的重任，我政府早已完成準備，自將隨時發起討毛作戰行動，達成軍事既定的目的，但亦必須把握知戰之日、知戰之地的勝算，以求其一鼓而定，方不辜負我全國同胞的期望。切望我海內外全體同胞，人人能貢獻其精誠，人人能發揮其潛力，再接再厲，百折不回，不以敵人的潰爛，而誤以為勝利可以倖致；不以反毛形勢的推展，就誤以為無需準備付出流血的代價，也

不以戰爭歷程崎嶇艱苦，而遽躁切不安；須知革命事業的成功，必須動心忍性，團結奮鬥，向文化政治結合，向軍事行動會師。一俟討毛戰爭勝利之日，就是大陸民主憲政重光之時，自必舉行全民普選，召開國民大會——那就是中國人解決中國問題的議壇，政府選自人民，政治決於公意，這樣就必能如 國父所昭示的「實現吾人所理想的真正中華民國之成功」，以告慰我 國父與革命諸先烈在天之靈。現在大家來一齊高呼：

三民主義萬歲！

中華民國萬歲！

討毛救國勝利成功萬歲！

世界反共聯盟第一屆大會

蔣總統致詞全文

主席、各位代表、各位貴賓：

今天是一個重大的歷史性日子，世界反共聯盟的第一屆大會，在中華民國的臺北揭幕，它象徵了全人類在反共目標下的大團結，也顯示了為爭自由、反奴役的任務而共同奮鬥的決心。中正謹代表中華民國政府，對來自全世界七十個以上國家的反共領袖們，敬致最熱烈的歡迎，和最衷忱的祝賀。

世界反共聯盟，雖然是從亞洲人民反共聯盟擴大發展而成的，但是反奴役、爭自由的本能，乃是根於人類固有的天性和良知！只是今天由於世界反共聯盟的成立，我們才真正發展成爲了一個世界的反共組織，及其可以預見的自由與正義的行動。

在對抗共產侵略艱苦歷程之中，中華民國是受共產禍亂最早最深的一個國家，亦是揭發共產罪惡最先最力，並且是以鮮血來清洗共產禍害的一個國家！今天在世界反共聯盟開幕的時候，中正願意以一個反共四十年老兵的資格，陳述我個人對反共鬭爭的經驗教訓，希望能對同遭共產主義威脅的國家和各位反共領袖們有所貢獻。

本來反共不是一個國家或一個地區的使命，而是全世界，全人類的共同任務。因為共產主義的擴張侵略，並非以一個國家或一個地區爲其有限的對象，而是以全世界和全人類作爲它的征服目標，因此自由人類對於共黨擴張侵略的抗衡和反擊，就不應各自爲戰，讓它個別擊破，必須採取一致的戰略方針，發爲聯合的戰鬭行動。過去的形勢是一個統一的共產集團，進攻着分離散漫的自由世界，此刻我們要努力的，就是要讓一個團結的自由世界，去擊敗一個分裂矛盾的共產集團。

可惜是自由世界，在對抗共產罪惡——特別是破除對共產邪說詭詐、滲透、欺騙這一方面的進展，非常緩慢，有些地方，甚至背道而馳！有些人把共產思想的罪惡，幻想成爲「前進」的象徵；把共產暴力的狼毒，美化成爲「革命」的行動；就在此刻，那還有人誤以爲中共代表中國德治的歷史傳統；誤以爲中共的第二代可能轉變；誤以爲大陸七億人口，仍然是它可以控制的戰爭

資產；誤以為只要和中共坐下來「談」，就可以減少它的恣睢暴戾；誤以為只要限制我們討伐國內叛逆的行動，就能苟且姑息於一時；這種恐共姑息心理的產生，這種無視於血的教訓的偏見與幻覺，實使自由世界蒙受了無可估量的嚴重損害！

中正切望各位領袖先生，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首先能使自由世界改變這種錯誤和偏差的心理，使一般姑息主義者，回頭過來和我們共同反共，使人性的尊嚴，不再為共產邪惡所迷失。固然沒有人不嚮往和平，但和平不是沒有代價而可隨便得到的，我們乃是要以道義的勇氣，犧牲的代價，去爭取真正的自由與光榮的和平！這就是爭取反共勝利的決心，亦就是爭取世界和平的前提。

顯然「亞洲共禍」，由中國共匪在我大陸之倖逞而勃發，亦必須由中國共匪之滅亡，而後方得根除」。這就是說，自由世界必須集中力量，首先解決共產陣營中危害人類最深刻、最殘酷的敵人——中共匪幫，而這一戰略行動，乃是自由國家的共同責任，我們中華民國，討伐叛逆，戡定內亂，自尤其義無反顧，並無時無刻不為克盡此一責任而殫軀瀝血，效命致力！我們只要結合大陸七億反共的人心，和廣大反毛的力量，只要獲得自由世界精神正義的聲援和支助，就能摧毀中共的罪惡統治，並避免一場可能威脅人類的核子浩劫，而無需自由國家，為我們提供一兵一卒！無需自由國家再去追隨中共的戰爭火頭，疲於奔命！實在中共匪幫久已悍然的、不斷的，挑起了對韓國、印度、越南——實際是對美國的熱戰；對泰國、緬甸、馬來西亞……的冷戰；對印尼、寮國、柬埔寨、尼泊爾、與非洲、中南美……的顛覆；對日本、菲律賓、英國……的訛詐威脅；對中東、西歐各國的欺詐利誘；甚至對其東歐共產集團內部，挑撥離間，爭取領導；而它在我大陸，不僅不惜挑起無知的紅衛兵殘殺打鬥，以其所謂「否定一切，懷疑一切，打倒一切」的瘋狂行為，與五千年的中華文化為敵！不惜持續十八年的大屠殺、大奴役、大動亂，與七億人民為敵！也射殺了數以千計、萬計的韓國、越南、和美國子弟，公然與整個世界為敵！就是連共產集團，也從根本上唾棄了它這個「良心同陰溝裏的污水一樣」的叛徒！但也正因為毛澤東是這樣的瘋狂橫暴，恣睢滅裂，它業已面臨到了解體的、崩潰的局面，只要自由力量從外面加以衝擊，其敗亡的命運，即無所逃於天地之間，中正確信中共匪幫一旦被摧毀以後，那時一切禍亂，一切威脅，就都會截然消除，這樣人類自由與世界和平，才有保障。

我們中國有一句格言說：「削株掘根，毋與禍隣，禍乃不存」！中正深知世界反共聯盟組成以後，各位反共領袖的每一努力，就都是在「削株掘根，毋與禍隣」，都是在推動歷史，創造歷史，使人類自由和安樂，「禍乃不存」！

中正還要再一次對各位來到中華民國，表示至誠的歡迎，各位在臺灣期間，希望能多參觀我們在這裏的各項反共的工作，並提供寶貴的改進意見。誠然，我們絕不以此三民主義的初步作為，引為滿足，但以此三民主義自由基地——臺灣省的人民，和愛、自由、快樂、幸福的景象，和中國大陸鬭爭、混亂、殘殺、恐怖的暴政相比，恰恰構成了光明與黑暗的對照！尤其以我們中華民族仁愛為本質的文化復興，與中共反人性、反歷史、以仇恨為本質的「文化大革命」相比，更是構成了人與獸、生與死、仁與暴的強烈對照——同時對於各位反共領袖來說，值得更加注意的，那該是我們這裏一致高昂的反共鬥志，和不屈不撓的必勝信念，這是一股巨大的精神動力，對幫助我們去完成光復大陸的志業，和爭自由，反奴役的奮鬥目標。

最後，中正謹代表中華民國政府和全體人民，敬祝貴聯盟的成功！和各位的健康勝利。

論匪俄邊境衝突問題

東 濟

一、前言

據本（民國五十六、公元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一日合衆國際社華盛頓電訊稱：「經常可靠的消息靈通人士今天說：蘇俄的軍事指揮官，在今年年初曾經表示要對中共進行軍事報復，並且集結了他們的裝甲車，準備對付中共在邊界地區的挑釁。這些人士說：在今年初，中共的男女老幼曾經組成羣結隊的強行越過中蘇邊境，蘇俄爲了表示重視這個情勢，特別派遣飛機在邊界上空巡邏，並且調派了大批坦克車，進入作戰位置。這些人士又說：蘇俄這些步驟，有效的挫折了中共再在邊界地挑釁。從此以後，克里姆林宮決定一項政策，准許邊界地區的司令官，有完全處理邊界事件的自由。據西方五月間所獲的消息說：蘇俄最近已調了許多兵力沿着四千五百英里長的中蘇邊界佈防。」

自匪俄由赤化世界理論及發展核子武器之爭執，逐漸演變而發展到邊界之衝突，至民國五十二（一九六三）年九月六日共匪以「人民日報」及「紅旗」雜誌編輯部名義，發表「蘇俄領導同我們分歧的由來和發展」一文，匪俄邊境衝突問題始被揭開。在該文中共匪公開抨擊蘇俄稱：「近年來蘇俄方面不斷地破壞邊界現狀，進佔中國領土，挑起邊界事件。更嚴重的是：蘇俄方面還明目張膽地在中國邊境地區進行大規模的顛覆活動，公然通過報刊和廣播，挑撥中國各民族的團結，煽動中國少數民族從祖國分裂出去，並且誘騙和脅迫幾萬中國公民跑往蘇聯，所有這些，不但破壞了社會主義國家相互關係的準則，而且從一般的國家關係來說，也是絕對不能允許的。中國的鄰國，只有蘇共領導和印度的反動的民族主義者，故意製造同中國的邊界糾紛。」

德國地理學家 Ratzel 曾說：「國界是國家的邊緣器官，也是國家力量變化的證明。」若就地理上來看，中國國界之邊緣地帶，以帕米爾高原爲基點，向南延伸啣接喜馬拉雅山以迄康滇縱谷，向北伸展以接唐努烏梁海與蒙古沙漠高原，而達外興安嶺，亦即英國地理學家麥肯特所稱之「心臟地帶」，其對西亞與東歐所具高屋建瓴之形勢，俄國人當較任何國家體會的清楚，此亦爲俄羅斯專制政權，自帝俄以迄赤俄，處心積慮，蠱惑支解中國西北邊疆，與一再侵入中國東北之基本原因，而爲近代中國憂患之所在，同時也是世界和平關鍵之所寄。

五十六年六月間世界新聞與評論專文會指出：蘇俄在中亞已佔領廣大土地，它自稱是一個歐洲國家，也是一個亞洲國家，當然它不願見到中共統治整個亞洲大陸，若就中共之觀點而言，蘇俄是有意抵制中共在亞洲之「稱霸」。

不過匪俄間雖存在着歧見，甚或會發生衝突，但由於共產集團赤化世界之目標始終未變，所以匪俄之歧見絕不至訴諸武力解決。英國一位高度權威外交人士對此曾評估說：「中共和蘇俄間的爭執起因於理論方面的衝突，之後即轉變爲兩者之間的公開政治衝突，雙方所關切的都是各自在國際政治方面所扮演的角色，各自對國際共產運動的影響力、亞洲地區勢力、彼此的疆界和經濟力量。」

因此蘇共中央遂於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發表它致匪黨中央之一封信，作爲答覆，同時提議就邊境問題進行所謂友好協商，信中曾謂：「近幾年來，蘇中邊界某些地段上形成的局勢不能認爲是正常的。蘇聯政府已經建議就核定某些地段的邊界線進行友好協商，認爲這樣做的結果，會消除引起目前誤會的原因。」嗣後匪俄即爲邊境問題舉行會談，據共匪發表之函件稱：「兩國政府代表團已經於一九六四年二月二十五日在北京開始舉行邊境談判。儘管歷史上簽訂的有關中俄邊界的條約是不平等條約，但是中國政府（共匪自稱，以下同）仍然願意尊重這些條約，並且以此爲基礎合理解決中蘇邊界問題，中國政府將根據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和社會主義國家關係的準則，本着平等協商，互諒互讓的精神，同蘇聯政府進行友好的談判。」共匪發出此一函件，正在談判進行期間，所以未曾指出談判之成敗，事後亦未公佈談判之結果，但由於談判之前，蘇俄曾聲言要以全力維護「以世襲方式而獲得的邊界地區」；談判期間，共匪則聲言祇以「歷史上簽訂的有關中俄邊界的條約」，作爲「談判的基礎，合理解決中蘇邊界問題。」雙方顯然地存在着無法縮短之距離。因之，談判結束後不久——三月下旬，蘇俄政府即通過塔斯社發表一篇聲明譴責共匪「很久以來，都在繼續地，有系統地，時常以粗野的挑釁的方式，侵犯蘇俄邊界。」從此充分證明，匪俄談判毫無結果，邊界糾紛依然存在。

及民國五十五年七月間，毛匪澤東對訪問北平之日本社會黨議員表示，贊同日本向蘇俄索還千島羣島。其後日本社會黨議員訪問蘇俄，黑魯雪夫則對彼等揚言：「中國新疆並不是中國的。」又恫嚇謂：「我們的邊界是神聖及不可侵犯的，任何想用武力改變它們的企圖，即意味着戰爭」，並罵毛匪有「民族主義思想」。但究其實，所謂匪俄邊界之爭執，當初毛匪係企圖引起東歐各附庸國家對俄帝之反感，同樣要求蘇俄歸還被侵之領土，藉以迫使黑魯雪夫修正主義早日垮臺，實爲共產集團內部奪取領導權之鬭爭。因爲自毛匪勾結俄帝起而叛亂，竊據大陸後，即表示對俄「一面倒」，高呼蘇俄爲老大哥，在他朝俄期間，又簽訂所謂「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從而可知毛匪並無「民族主義思想

「」。又自民國四十八(一九五九)年西藏抗暴事件發生後，共匪曾與緬甸、尼泊尔、巴基斯坦及阿富汗等國，分別簽訂所謂「邊界協定」，犧牲若干土地，由此等事實而論，毛匪亦無尊重國家領土主權與愛國之心。

所以，自由世界對匪俄衝突每存幻想，其實，毛匪澤東如不從根拋棄其謬誤之共產主義，則共匪與蘇俄之衝突，仍是赤化世界路線與領導權利之爭，正如總統所指示：「其範圍雖然逐漸及於政治、經濟、文化、種族各方面，但他們對於赤化世界的陰謀，則並無二致。自由世界決不可寄望於匪俄關係之進一步惡化，以致懈怠對共產主義陰謀的防範。」此種事例不勝枚舉，即如民國五十六年三月間，日本每日新聞駐蘇俄特派員平野，特赴中俄邊境之阿拉木圖，實地訪問匪俄邊境之情勢，據其報導：「蘇俄與中共雙方，正各自在：：：綿延在三千兩百公里的邊界上，佈陳重兵，這已經被視作是中共與蘇俄衝突的一種前兆。在這個地區，維吾爾民族跟其他民族，雜居在中俄的邊境交接領土中，由於中共的「文化大革命」在新疆引起了波動，居住在中共區域內的居民逃到俄境的報導，就常有所聞，現在問題是要看中共與蘇俄雙方，對於這問題將採取甚麼行動而定，但這未必能說這地區可能會成爲一個火藥庫。」因此，匪俄軍事對峙，劍拔弩張，不論外表情勢如何緊張，皆爲一種姿態，目的在迫使對方服從自己的鬭爭路線。早在民國五十二年，總統曾於元旦文告中指出：「共黨集團內部的矛盾鬭爭，固然要更加一天比一天嚴重起來，但是它對內的危機，乃只有越刺發毛匪對外的侵略，它的內部分裂，也並沒有阻止他們共產集團對外的合謀。」五十六(一九六七)年三月美國眾議員米爾斯，在其國會年會中演說，即指出：「儘管蘇俄和中共之間存有歧見，但是他們仍舊聯合起來反對美國。」

近三年以來，匪俄邊境之衝突，已由文字宣傳，轉變爲射擊事件，其衝突時歇時起，多則數月，少則數週，層出不窮；糾紛發生地區，包括新疆、內外蒙古及東北，中外報刊迭有報導。其最後結果是協調統一，抑或繼續維持，甚至將衝突擴大變爲報復性或懲罰性之小規模戰爭，因鐵幕低垂，邊境消息傳出困難，仍有待未來事實之發展。但以蘇俄政權承襲帝俄時代侵略中國之傳統政策，併吞中國之領土，策動中國邊疆民族叛離而成立偽組織，迄未變足其領土擴張之野心。且共匪自竊據大陸後，由於對所謂少數民族誘惑欺騙政策之失敗，曾經引起蒙藏邊境之反共抗暴行動；年來紅衛兵之亂，毛匪政權危機四伏，是否以對外冒險，轉移人民之注意力。這些複雜因素，亦隨時可能發生意想不到的演變，以故今後匪俄在邊境地區之緊張情勢，未來如何發展？其前途將產生何種影響？均深值我們給予密切之重視與必要之研究。茲特彙集有關資料，對此項問題作概略之探討。

二、匪俄邊境衝突之原因

(一)蘇俄攫取世界「心臟地區」之野心

英國政治地理學家麥肯特於一九〇四年一月二十五日在「皇家地理學會」上，發表其成名之「歷史的地理樞機」講稿，在結論中說：「我們於匆匆重述歷史潮流而加以考慮時，不是已顯出地理關係有其一定的持續性嗎？世界政治的樞機，不就是那片歐亞兩洲上的廣大面積，不易爲船隻所達，古時只有馬上的游牧民族可到，而今則將敷設鐵路網嗎？」當時他曾繪有一幅地圖，起自西伯利亞勒拿河東岸，沿外興安嶺、外蒙古、新疆、中亞細亞、到高加索，向北延伸至北極海，而稱此一片歐亞兩洲之廣大地區爲「心臟地區」。他認爲此一地域遼闊，資源豐富之「心臟地區」，若爲強有力之民族所統治，加以充分之開發與利用，可以據此而建立無比之力量，進而控制整個世界，所以特別強調「心臟地區」在世界戰略地位之重要性。蘇俄統治者不但深切瞭解此種情勢，而且早有攫取心臟地區之企圖，以達其向海洋擴張之目標。

在歷史上，海、陸權之衝突事例，指不勝舉，大體言之，以大陸爲勢力中心之強權，常把其勢力伸向沿海或海島；反之，以海島或沿海地區爲勢力中心之強權，則爲伸張其勢力入大陸，亦即所謂陸、海權之爭霸。如古代希臘與波斯帝國之攻伐，英國對拿破崙之戰爭，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戰，皆是陸、海爭霸之史例。俄國即係以大陸強權向海洋擴張爲其傳統「國策」，以奪取中國之新疆及外蒙古等地區爲基礎，分向三個方向進攻：(甲)北顧後方——西伯利亞——進窺中國之蒙古與東北地區，使西北與東北聯爲一氣，目標在出北太平洋，以威脅韓國及日本。(乙)東窺中國之河西走廊，以威脅中原奧區——全國之重心。(丙)南向以抗英，目標在出印度洋，截斷英國東西聯絡之航線，最後達到其「由北京經加爾各答以到歐洲」而征服世界之野心。

(二)俄匪主奴依存關係之演變

徐志摩教授早年在「聯俄與仇俄問題討論集」中曾指出，俄共對統治其附庸之基本政策是：「赤化各弱小民族的根本政策既定，其次就只剩下實行赤化的方法或策略問題，策略固然因時因地而異，但無論何時何地，他們都有一個共同之點，就是除完全聽蘇俄共產黨直接指揮的政府外，無論何種政府，他都要無條件的攻擊或推翻。」我們都知道，中共爲俄共之支部，中共得俄共之哺育而成長，所以俄匪間之早期關係爲從屬關係，共匪完全處於附庸地位。抗戰勝利時，蘇俄曾將自日本七十萬關東軍手中接收之武器，悉數交給共匪，同時在佳木斯成立訓練班，訓練匪軍幹部，使共匪得以發動叛亂。所以，在一九四九年七月毛匪澤東發表一文，說明共匪之外交政策是一面倒向蘇俄，及匪偽政權成立，毛匪曾到莫斯科朝見史達林，簽訂所謂「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一切俯首聽命於蘇俄，以中國人民供蘇俄充「世界革命」前哨戰當炮灰。其時中國土地所有毗鄰蘇俄之邊境部份，尚不聞有邊境糾紛，即或偶而有之，雙方亦暫時隱忍設法遮掩，如所謂「東土耳其斯坦共和國」之終於消失，如共匪受蘇

俄之指使派遣軍隊，在韓國前線與聯合國軍隊作戰，蘇俄認為已獲得其匪全心全意之效命，自無須對匪偽在新疆等地製造邊境衝突。所以自民國三十八年以後約十年期間，以中俄國境鄰接邊界如是之長，過去對於控制邊疆領土觀念之不同，而不聞有邊境事件之發生。

但是，地理形勢為自然形成的，而人為的從屬關係則隨時可能發生變化，以故不論匪偽政權如何忠順於其蘇俄「老大哥」，而俄人對中國之東北、蒙古與新疆則始終未放棄其侵併之傳統。自貝加爾湖迄海參崴港，東北九省固陷入其半包圍中；偽外蒙古聽命蘇俄，瀚海大漠馳突無阻，內蒙古失其屏障，張家口、長城遂成為北平之第一線；蘇俄築成土西鐵路，環繞天山、阿爾泰山，伊犁重鎮之門戶敞待虎吻，況姦倭伏匿，時刻生變。故俄匪主奴依存之相互利用關係，終難敵先天注定控奪邊疆之鬥爭命運。在匪偽瞭解此種利害上之基本形勢後，曾依一般加強邊疆設施鞏固邊防之方法，派軍戍守，開發交通，移民實邊，以及推行教育等等，不顧民艱，盡力施為。在匪俄平居無事時期，蘇俄猶未或懈於暗中對我東北、蒙古、新疆之種種侵略佈置，一旦發覺匪偽竟然敢在上述地區積極動作，蘇俄為貫徹其傳統之政策，打擊附庸壯大力量，因而匪俄終至由局部的、枝節的，發展為全面的、根本的衝突與鬥爭。而邊境衝突者，不過為匪俄全面鬥爭各種方式衝突中之一面而已。

(三) 從主奴依存關係演變到赤化世界理論之爭。

匪俄意見之分歧，應從民國四十五（一九五六）年俄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時開始，而其相互關係惡化之起點，則自民國五十二（一九六三）年六月十四日匪黨中央以答覆俄共三月三十日來信之方式，提出「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建議」，要求俄共公諸報刊並列為「兩國一會談之主題，但遭俄共中央斥為「誹謗」而斷然拒絕。嗣因共匪在莫斯科及蘇俄各地散發此一函件，引起俄帝驅逐匪幹及搗毀偽使館櫥窗事件，從此雙方即接連發表聲明，互控對方製造分裂，俄共中央復發表駁覆匪黨所提總路線之公開信，並在蘇俄全國性報刊上連續發表近三百篇攻擊共匪之文章。除指責共匪進行分裂活動外，主要為攻擊共匪之「國家制度」，批評路線政策，指責毛匪之「人民民主專政」遠離馬列主義無產階級專政之學說，及其黨內生活不民主，一切都由毛匪個人決定；並指出毛匪「三面紅旗」是小資產階級意識形態之表現，所謂工業「大躍進」，農業「人民公社」為左傾冒險政策。指責共匪之文藝方針是教條主義和宗派主義，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極端。如一九六三年十月蘇俄「共產黨人」雜誌發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和中共領導的分裂主義綱領」一文，即認為匪黨對俄共新綱領之批判，是擴大論爭範圍，干涉蘇俄內政，指責共匪對社會主義社會中之階級鬥爭，對蘇聯由無產階級專政國家變成全民國家，蘇俄共產黨變為全民的黨等問題之錯誤議論，是由於不理解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社會過渡時之規律云。

為此，共匪亦由「人民日報」及「紅旗」雜誌發表批評蘇共中央之公開信，批評蘇俄共產黨「全民國家」「全民黨」之錯誤。並從理論與實際方面揭發蘇俄內部之腐化情況，指出黑魯雪夫篡奪蘇聯黨與國家之領導權以後，蘇聯社會、黨與國家已發生根本性之變化。且由蘇俄報刊中搜集許多具體資料，說明蘇俄從城市到農村，從工業到農業，從生產領域到消費領域，從經濟部門到黨政機關，從基層到高級領導機關，都大量地出現腐化情況。由此證明匪俄之論爭，已從理論分歧轉向實際生活之攻擊。而雙方自此即接連發表聲明，互控對方製造分裂。迄至五十二年十月，黑魯雪夫被迫下臺，曾是匪俄改善關係之重要時機，但經數月之折衝樽俎，終於仍不免走向公開決裂之道路。

(四) 由理論之爭發展為敵對狀態

匪俄間明爭暗鬭之局面，僵持至民國五十四年三月一日，俄共策劃世界十個共產黨及工人黨在莫斯科舉行「協商會見」，提出所謂「團結對敵」、「一致行動」之號召，冀圖誘惑共匪，但未為共匪所接受。共匪先以「評莫斯科三月會議」為題，在「人民日報」發表專論，公開指責俄共新領導者繼承黑魯雪夫衣鉢，製造分裂會議，實行「三假三真」（假反帝，真投降；假革命，真出賣；假團結，真分裂。）及「四聯四反」（聯合帝國主義，反對社會主義；聯合美國，反對中國（共匪自稱）和其他革命國家；聯合各國反動派，反對民族解放運動和各國人民革命；聯合狄托集團和形形色色的叛徒，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兄弟黨和一切帝國主義鬥爭的革命派。）並指出「團結對敵」「一致行動」之先決條件，是要俄共公開承認錯誤，拋棄俄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及第二十二次代表大會所確定之修正主義路線和綱領。此無異要俄共宣佈無條件投降，為共匪向俄共新攻擊之起點。此時俄共對共匪則僅利用機會，採取明守暗攻方式以為應付，如對莫斯科中共匪幫所派留學生反美示威之鎮壓，在「世界青聯」、「亞非人民團結組織」及「和平、民族獨立與普遍裁軍世界大會」等共產黨各項國際會議上，對中共匪幫之攻擊，以及在印、巴喀什米爾衝突事件對中共匪幫之還擊等例。

嗣因蘇俄新領導者柯錫金及布里茲涅夫對國際外交政策，繼續走所謂黑魯雪夫路線，毛匪集團乃稱之為「無黑魯雪夫的黑魯雪夫主義者」，且於民國五十五（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三日發表匪黨「八屆十一中全會公報」，展開對蘇俄之新攻擊，其要點為：(1)蘇共新領導集團，繼承黑魯雪夫的修正主義，他們實行的路線就是：在資本主義世界維護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的統治，在社會主義世界實行資本主義復辟。(2)背叛了馬克斯、列寧主義，背叛了十月革命的道路，背叛了無產階級國際主義，背叛了國際無產階級和被壓迫人民、被壓迫民族的革命事業，背叛了蘇俄人民和社會主義各國人民的利益。(3)在越南抗美鬥爭的問題上，執行假支持、真出賣的反革命兩面政策。(4)奉行蘇美合作主宰世界的政策，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民族解放運動中，進行分裂、破壞和顛覆

活動，積極爲美帝國主義效勞。」此外，共匪並聲稱：「同全世界一切革命的馬克斯、列寧主義者一道，把反對現代修正主義的鬭爭進行到底。」

由於上述共匪「八屆十一中全會公報」對蘇俄之攻擊，同時共匪又決定實行「文化大革命」與「紅衛兵造反」，因而蘇俄之態度突趨強硬，首於同年九月一日發表「蘇共中央委員會的聲明」，其要點約爲：(1)指責匪黨八屆十一中全會，在毛澤東領導下，對蘇共進行誹謗性之攻擊，以至在蘇俄駐北平大使館門前，組織羣衆進行胡作非爲。(2)指責匪黨以其反蘇路線，當作「官方政策」，實質上拒絕俄共與其他「兄弟黨」，關於在反對帝國主義鬭爭中所採取「聯合行動」之建議。(3)指責匪黨公報有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之團結事業，尤其當美國進行擴大越南戰爭之際，幫助了反動派大忙。(4)最後聲明，以後對所謂共產主義運動、社會主義大家庭分裂及削弱反動陣線之責任，全部應由中共匪黨領導人擔負。此爲柯、布二酋登臺後第一次較爲激烈之反匪聲明，其次則爲策動各國共黨向中共圍攻，羣起發表聲明，譴責匪黨「八屆十一中全會」對俄共之指責爲誹謗與誣蔑，並指出「文化大革命」與馬列主義完全不符，「紅衛兵」之暴亂爲「流氓」行爲。

總之，匪俄關係現已由互不友好，發展到互相敵對狀態。中共匪幫一再要求公開承認錯誤，拋棄第二十及二十二兩次代表大會所確定之修正主義路線與綱領；俄共却始終堅持其「唯一的、不可動搖的路線。」更由於彼此利害衝突，匪俄之間，亦如中共匪幫所謂「存在着根本路線的分歧」，「在當代一切根本問題上針鋒相對，有互相分開的東西，沒有聯合起來的東西，有對立的東西，沒有共同的東西。」所以，從當前形勢之發展觀察，匪俄關係，可說愈走愈遠；在可預見之未來，毛匪澤東死亡，也許可使中共與蘇俄之緊張關係，趨於緩和，但此舉將不致意味着雙方關係，立可復原。

(四)蘇俄對中共匪幫援之供給與斷絕

在現代化軍事建設中，發展核子武器是一個中心課題，亦爲匪俄軍事勾結之重要環節。民國四十四(一九五五)年一月十七日蘇俄部長會議決定幫助中共匪幫建設具有五千瓩熱能之實驗性原子堆，並爲其培養原子科學技術人員。四十五(一九五六)年四月蘇俄科學院決定協助中共匪幫設置一個六萬瓩之原子反應器。四十六(一九五七)年十月十五日匪俄更簽訂原子密約——「關於國防新技術協定」，規定蘇俄爲中共匪幫提供原子彈樣品及生產原子彈之技術資料。

但在此一階段，由於兩種重要因素，却促使匪俄之間發生了衝突，其一爲蘇俄協助中共匪幫發展原子工業，曾要求中共之軍事置於其控制之下，因而使匪俄在軍事路線及國防政策間發生深刻之矛盾。其二爲黑魯雪夫在民國四十五(一九五六)年二月俄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上清算史達林，掃清其在俄共及國際共產黨中之偶像作用，藉以鞏固黑魯雪夫自己之領導地位。但此舉却嚴重地

傷害了史達林主義崇拜者——毛匪澤東，因此共匪即發動對俄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所定修正主義之攻擊。而黑魯雪夫亦反對共匪實施「人民公社」，予以還擊。終至演成蘇俄片面撕毀匪俄「國防新技術協定」，停止對中共提供原子武器樣品與技術情報。其最嚴重者則是黑魯雪夫於民國四十九(一九六〇)年七月十六日突然下令，撤退蘇俄在匪區之一千三百餘名專家，携走各種施工藍圖，撕毀幾百項協定與合同，停止供應若干重要設備與物資，造成共匪在經濟上、國防上、以及科學研究工作上不可估量之困難與損失。且使中共匪幫之所謂「社會主義建設」，亦陷於癱瘓停頓。以故中共指名辱罵黑魯雪夫，集中攻擊蘇俄。民國五十二(一九六三)年八月十五日且發表其怨恨之聲明「中國(共匪自稱)在發展自己的核力量來抵抗美國的威脅方面，早就對蘇俄領導人沒有任何指望了。」所以，核援之斷絕，亦爲匪俄鬭爭尖銳化根本原因之一。

(六)蘇俄對共匪核試所感受之威脅

在發展原子彈方面，蘇俄雖不爲中共作幫兇，但中共科學研究在已獲得之俄援基礎上，仍不恤民艱拼命壓榨，採取竭澤而漁之方法，挖掘民間潛力以資利用，並向日本及英國分別購進原子科學探測儀器與原子防護設備，以所謂「螞蟥啃骨頭」之辦法，力求繼續發展核子研究。民國五十二年二月份英國「情報文摘」即透露，共匪已能從鈾——二三八提鍊鈾——二三五；同時我情報亦證實共匪在蘭州已建立氣體擴散工廠，大量生產高濃度鈾——二三五。及至五十三(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六日，共匪果在新疆塔里木盆地大戈壁沙漠以東羅布泊附近，爆炸第一個原子裝置，它不僅破壞全世界一百零七個國家簽字承認之三國(美、英、俄)部份核子禁試條約之和平使用，而且更對外進行其恫嚇訛詐，對內實施鎮壓反抗之政治作用。

中共匪幫舉行核子飛彈試驗後，雖然鬧開美、俄、英、法之所謂「核子俱樂部」大門，使局部禁試條約成爲具文，因而核子擴散之危機益加嚴重；同時打破世界核子平衡局勢，在國際政治上與心理上，產生強大之壓力，因此美俄兩大核子力量除更積極發展新的軍備競賽，企圖保持其核子均勢外，至於美俄對核子俱樂部此一新會員之接觸，却各有不同：

第一、就美國而言：由於其本土地理位置距共匪較遠，目前仍爲中共核彈輸運能力所不能達，因此美國之視中共試爆，計算其足以爲禍程度，不及蘇俄之緊張與焦慮，中共試爆核子基地在新疆之羅布泊，近且製造與放送飛彈，可達六七百英里，即以羅布泊爲基地而言，亦不足爲禍於越南戰場之美軍。所以，在民國五十五(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中共舉行第四次核武器試驗後，美國詹森總統仍照例警告中共，略稱核子軍械庫之建立，在軍事上不會有利於中共，且可能危及其本身，並向中共周圍非共國家重申保證，美國將支持他們反對中共任何核子勒索威脅。

第二、就蘇俄而言：由於蘇俄所屬之中亞細亞各邦，以及其東方最重要工

業區烏庫盆地，均已陷入共匪核子爆炸燬滅能力圈內，於是蘇俄因中共之試爆及飛彈發放成功，其反應則與美國大不相同，除即由「塔斯社」指責中共想要利用核子彈頭飛彈試驗，煽起更多反俄示威，並提出警告謂中共具有軍事威脅蘇俄之危險。又據日本一家雜誌透露稱：「據說葛羅米柯外交部長與詹森總統及魯斯克國務卿會談的時候，對於中共核子戰力的開發，曾反復的表示其憂慮觀點。中共如在新疆的國境地帶配備上核子彈，對蘇俄就成爲一個短刀插進心腹的形勢。」由此可知共匪在「文化大革命」中反蘇修之積極，既使匪俄關係瀕臨決裂，而共匪舉行核子飛彈試驗，將更令蘇俄感受到實際威脅，導致匪俄邊境情勢益加緊張，在可預見之將來雖不至爆發戰爭，但雙方增兵邊境，加強邊防措施之結果，當然增多摩擦衝突之機會。

(戊) 俄人侵略中國之傳統政策

溯自公元十五世紀初，莫斯科王國脫離蒙古欽察汗（金帳汗）國二百七十餘年之統治，伊凡三世自號沙皇，南攻西討以擴張領土，俄國國力即獲致迅速發展。一五四七年伊凡四世又自認爲蒙古可汗之繼承人，其侵地掠人向外擴張之積極行動，更與日俱增。但以連年用兵，國庫日耗，賦役繁重，人民尤不堪苛虐，遂多向東方之烏拉山區求發展。至明朝嘉靖三十七（一五五八）年莫斯科政府既委派斯助干諾夫族裔人，經營烏拉山一帶皮貨，向西歐諸國易取商品，獲利甚豐，增長了俄人東侵之野心。明萬曆九（一五八一）年俄皇又准僱傭哥薩克頭目葉麥克率領其族人越烏拉山嶺，向西伯利亞地區開拓新資源；翌年並命令俄國之官員查明：「中國之所在及國富如何？有無可以尋求者。」不三年間，葉麥克部即侵佔西部西伯利亞，其後莫斯科政府更派軍步步東侵，迄明崇禎十二（一六三九）年俄國建立鄂霍次克城，全部西伯利亞被併入俄國版圖。及清順治九年（一六五二）二月俄人侵略箭頭開始指向黑龍江，其後俄人犯邊事件即時有所聞。迨俄國歷史上所讚揚之「改革家的沙皇」彼得親政，將沙皇尊稱擴大爲帝國君主之稱號，其侵略野心亦隨之增大，且有征服世界實際而具體之計劃。

至於沙皇時代俄人侵略中國之方法，除武力手段外，又有俄國財政大臣微德所倡「和平姿態走進北京城」之策略，光緒二十二（一八九六）年二月十四日李鴻章奉派爲慶賀俄皇加冕專使，李爲貫徹其「聯俄制日」政策，竟簽訂所謂「中俄密約」，當時微德曾於奏報俄皇時說明其陰謀企圖：「余遂動手向李遊說，……爲保護中國安全計，我們第一必要先有一條鐵路，而且該路必須最爲直接以達海參威方面，如此，則非穿過蒙古北部以及滿洲境內不可，並且該路對於經濟方面亦復極感必要，蓋中俄兩國產品由此可以增進。」此約簽訂後，俄國雖未派兵援助中國以對抗日本，但却使俄國取得北滿兩條鐵路建築權、東三省之採礦權、旅順、大連之使用權等，而素以通曉東方事務之俄國財務大臣微德，尤不以此爲終極目標，據一九二八年俄國出版羅曼諾夫編著之「俄

國在滿洲」（商務譯本名俄帝侵略滿洲史）記述，微德曾謂：「西方諸國在亞洲是只爲經濟利益，而俄國則有更崇高的使命。」又謂：「自太平洋沿岸至喜馬拉雅之巔，俄國應在亞洲，而且在歐洲，支配一切。」又有俄國東方語言學家巴德瑪也夫向微德建議：「西伯利亞鐵路不僅修至海參威，且應從貝加爾湖向南深入中國經蒙古以達蘭州，並鼓勵蒙古、西藏等地方暴動。……」（一九五四年十月十二日，匪俄發表關於修建從集寧到烏蘭巴托的鐵路並組織聯運的聯合公報，此路南由集寧接平包鐵路，北經庫倫、恰克圖至烏蘭烏達接西伯利亞鐵路。又，同日匪俄發表關於修建蘭州——烏魯木齊——阿拉木圖鐵路並組織聯運的聯合公報，在中國境內再接蘭包鐵路。如此，微德侵略計劃獲得實現矣。

所以，當馬克斯在歐美大呼「遏止俄國兼併計劃實在是最爲重要的事」之際，我國先賢林則徐亦曾向國人提出：「終爲中國患者，其俄羅斯乎！」之警告。

(己) 妄想實現征服世界經由中國之迷夢

民國二（一九一三）年列寧曾發表論文，提出中國在世界之重要性，並研討可能隨俄國革命而來之亞洲革命運動，從此其注意力即集中在亞洲，特別是中國，而發出「從北京經加爾各答是到達歐洲的捷徑。」妄言。至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列寧使用暴力奪得俄國政權後，完全繼承沙皇時代所定：「堅決反英、勾結日本以侵略中國」之政策。例如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五日，蘇俄政府既由其外交委員會委員長加拉辛名義，發表宣言，申明放棄沙皇時代對中國一切侵略之所得；却又故意將一九〇七年至一九二二年日俄之密約公佈，所謂日俄密約悉爲互相勾結，合以謀華。舉一九〇七（光緒卅三）年七月卅日所訂密約言，其要點有：（一）劃分南北滿界線，各不侵犯對方勢力範圍權益。（二）俄國承認日本在朝鮮的特殊政治地位，日本承認俄國在外蒙古的特殊利益，相互擔任禁止可以妨害此種利益之任何干涉。」但當民國十一（一九二二）年八月俄國所派專使越飛來中國後，初向表示：「蘇俄政府將依一九一九年及一九二〇年兩次宣言之精神與原則，以討論兩國間一切問題。惟在我外交部向其表示我方見解後，俄人之真面目即開始顯露，十一月六日越飛竟以節略回覆我國：「……本代表尤有應行聲明者，倘以此項宣言爲俄國完全放棄其在中國利益者，實屬大謬不然！蓋俄國在其宣言書內，雖曾聲明拋棄帝制政府之侵略政策，並允拋棄俄國因此項政策在中國所得之權利，惟此項問題未經中俄自願協商解決以前，則俄國在中國之權利尚未失效，且其合法而且公正之權利亦不能因此項宣言而消滅。……此外更有應行聲明者，一九一九年及一九二〇年宣言書所載之允許事項，現勞農政府尙自認爲必需遵守，惟不能永久履行於無期。」

就列寧當政前之言論以及當政後兩次發佈對華宣言等事來看，可說列寧完全接受微德之教訓，表現出比微德更可怕的偽善態度！而其用以腐蝕中國人心

之方法，則較微德更變本加厲。蓋微德是使用金錢收買中國老朽官僚，以攫取中國部份領土主權，列寧則為開始即用金錢栽種中共匪幫，以邪說蠱惑中國知識份子與青年，澈底毀壞中國民族精神。所以，早在民國六年，國父發表中國存亡問題一文，既認為「俄人之待中國人又較德人為酷。」十三年講三民主義更明白昭示國人，共產黨執政之俄國與沙皇專制之俄國，都是一脈相承的侵略主義者，並指出：「俄國新產生的所謂世界主義，就是變相的帝國主義，是想保存他特殊地位，做世界的主人翁。」當十六年四月十二日我總統首先領導清共反共，十八年七月中東路事件發生後，俄人公然以武力進犯我國疆土，更足以暴露俄共與沙皇完全為後先一轍之侵略者。德國著名東亞問題專家喬治克拉克且為此特著一書，警告我國人，其中曾謂：「俄國無論在何時代，似均有一種奇特之人物出現，欲將其才力施之於實際方面，此類人物，即先後作俄國疆土上之佔領者，或解放者。其方法不外以寶劍（武力）或聖水（宗教）及貿易之途徑，以實行其侵略。」

迨史達林接長蘇俄政權，更極盡狡猾的執行勾結日本侵略中國之政策，虛實實，巧妙變換，既玩弄默認日本「田中大陸政策」手段於前，又自創武力進犯東北惡例於後，大大鼓勵日本軍閥野心，演成「九一八」事變。而史達林又對滿洲國予以事實上之承認，使日本得意忘形，且在聯使中共匪幫擴大叛亂成立所謂「蘇維埃」後，又針對我國國民心理，煽惑中國對日作戰輿論，藉使中日一戰，彼可坐收漁利，挾持外蒙古獨立，搶掠東北物資，最後竟助中共匪幫竊據大陸，幾淪我國族為其附庸臣屬！

三、匪俄邊境衝突之情況

(一) 新疆地區

匪俄邊境糾紛最初發生與揭開均在新疆地區，迄至目前其糾紛仍是層出不窮，某記者在所著「中共的內幕」書中曾指出：「中共政權成立後，新疆的行政權雖歸了中共，但新疆的豐富的鑛產資源，一直成為中蘇兩共產黨間爭奪的對象。……根據一九五〇年二月締結的中蘇條約，蘇俄提供採鑛機械及技術，中共提供勞力，來共同開發新疆資源，生產物由雙方對半分取。如果新疆是中蘇兩國的共同管理的地區，這種分配也可以說是合理的。然而新疆的主權，事實上是屬於中共的。這種措施不能不說是蘇俄侵犯了中共的利益。史達林死後的二年，一九五五年五月經莫斯科會談，蘇俄才將新的主權完全還給了中國。」迨阿富汗、印度、巴基斯坦相繼獨立，於是帕米爾境界成為中國與蘇俄、阿富汗、巴基斯坦間之問題。及一九六三年三月中共匪幫與巴基斯坦訂約劃國界線，一九六〇年八月中共匪幫與阿富汗締結所謂不侵犯條約，並於一九六四年劃定國界線之後，所剩餘者則為共匪與蘇俄間之邊境問題。

於是，匪俄在新疆邊境之衝突，便由小而大，由隱忍而公開化。民國五十

三（一九六四）年八月為新疆「伊犁哈薩克族自治州」成立十週年紀念，匪新華社特發佈專稿，曾謂：「近幾年來，帝國主義、現代修正主義和各國反動派，掀起了囂張一時的反華大合唱。在伊犁地區，最突出的是黑魯雪夫修正主義集團同我國的一小撮地方民族主義份子、反革命份子、壞份子勾結起來，瘋狂地進行顛覆破壞活動。他們利用電臺、廣播、報紙、造謠誣蔑。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中國共產黨，全面攻擊我黨的對內對外政策，攻擊我黨的民族政策，煽動和脅迫我國邊民外逃，進行種種顛覆破壞活動，無所不用其極。」

自此以後，匪俄在新疆地區即形成敵對緊張狀態，尤其是共匪之核子裝置主要設在新疆，為蘇俄所不能忘懷，因而以邊界問題為藉口，雙方之衝突便時常發生，五十五年十二月西德國際社特稿對此曾加剖析稱：「中共的宣傳並指控蘇俄與美國勾結包圍中共。這使得注意力集中於中共區的西部邊界，北平業已在增強該地防務。」根據報導，莫斯科已組成一支為數五萬人的難民游擊隊。此舉目的在滲透、煽動暴亂，及鼓起「新疆自治」的呼聲。……中共一想到該地的不安，一定感到很害怕。在新疆中共有龐大的軍備工業，在天山中有中共最大的原子反應器與核子試驗場。」至五十六年三月香港時報亦報導：「在軍事行動方面，除了外電迭次報導新疆中俄邊界的軍事衝突外，最近來自莫斯科的外電，正在證實蘇俄對付毛共的大規模核子軍事佈置，俄共軍事機關報「紅星報」說，戰略部隊司令克里羅夫曾在一個軍區的共黨會議席上，發表有關批評毛共的講話，該軍區毗連着中國大陸，……而日、印、各大報也均已先後刊出近日被紅衛兵迫害的中國大陸難民數十萬自新疆逃入俄國，及俄共在新疆邊界發生大規模軍事對抗的消息。」同時日本每日新聞駐蘇俄特派員半野，為實地採訪匪俄邊境衝突新聞，曾到中俄接境之阿拉木圖訪問，認為「蘇俄與中共邊境情勢緊張，因素複雜，維吾爾族人的逃亡是其主中要的關鍵。」五十六年九月二十七日香港電訊報導：「目前新疆地區的情勢緊張而混亂。據靈通人士消息，造成這種緊張局勢的原因之一，是由於中共匪幫驅策「紅衛兵」在邊境加強對蘇俄展開恫嚇性的挑釁行動。」由上述各方之報導分析，就現狀言，匪俄在新疆邊境之衝突，不但無從和解，而且勢將持續下去，甚至時常會爆出偶發事件。

(二) 蒙古地區

外蒙古自民國以來，屢次鬧「獨立」，實際上均係受舊日帝俄與今日俄帝之操縱和指使，近數十年來無論其內容與形式，均為俄帝之附庸，在戰略上俄帝用以屏障西伯利亞，且進而以之控制中國之北部。所以偽蒙「獨立」，對毛匪言，猶如芒刺在背。某記者在其「中共的內幕」書中曾指出：「中共政權成立的時候，中共不得不承認蒙古人民共和國獨立的事實，從所有中國人看來所謂外蒙的共和國，只是虛有其名，事實上完全是蘇俄的一部分。蘇俄從中國領土上割去外蒙古的事實，以中共政權忍受着不法的既成事實一點，對於中國人

來說，均認為像從前的「滿洲國」一樣是無法容忍的」。故如五十五年九月二日蘇俄真理報社論所指：「中共領導人欲剝奪外蒙古獨立，使其成為中國的一省。一九五四年黑魯雪夫和其他蘇俄領導人訪問北平時，中共領導人建議成立此項協議，但為黑魯雪夫拒絕。」云云，事情經過雖未必如此簡單，但形成匪俄衝突原因之一，自無疑問。

年來由於匪俄關係日漸惡化，共匪為力謀爭取外蒙作其屏障，或求其次以外蒙作為匪俄間緩衝地帶，除提供各種援助外，還利用成吉思汗，企圖由內蒙古發動一項崇拜成吉思汗，作為統一蒙古民族主義排俄理論，進而滲透外蒙之運動。惟此項目標均被蘇俄設法破壞，首先是偽外蒙政權蘇俄之命，大舉清算「成吉思汗崇拜」運動，將其影響勢力逐出外蒙。繼之，復將中共匪幫援蒙之經濟技術勢力排除。最後蘇俄第一書記布列茲涅夫等，於民國五十五年（一九六六）年一月十二日抵庫倫訪問，與偽外蒙政權簽訂友好互助條約，形式上此約為「俄蒙廿年友好條約（一九四六年二月——一九六六年一月）」之續約，內容方面則大有不同，一月十八日美聯社首先指出此項新約之目的，「是為對付中共」。再從軍事形勢上來看，蘇俄透過外蒙古，已從遼遠之外貝加爾湖一躍而伸到北平、包頭、蘭州、與蘭新鐵路外圍，加強對中共一系列戰略要地之威脅。芝加哥美國新聞記者奧斯汀·康威爾於訪問內外蒙邊境後，曾報導：「中國難民——實際上就是非正規的軍隊——目前在這個區域。我曾經看到由於意外事件，中國人與俄國人互相射擊着。……當經過能看看到有俄國「監視者」的地方，我的嚮導笑着說：「現在你不要看他們，因為他們正注意你，如果你是一個中國人，此刻你可能已經被打死了。」」五十六年二月十六日徵信新聞「東京特訊」報導：「據稱：日本獲自外交界可靠消息，蘇俄最近曾在外蒙烏蘭巴托（即庫倫）召集新疆及內蒙地區的反毛派軍事高級人員，舉行秘密會議，俄方在會議中極力鼓勵反毛派以武力與毛林集團周旋，並極願提供武器與軍需物資之供應。」同年六月二日共匪「新華社」報導曾在歸綏發動一次大規模之反偽蒙集會，此次集會在一日舉行，有十五萬「紅衛兵」和共匪軍隊參加，以抗議所謂「蒙修血腥鎮壓中國外交人員和愛國華僑。」據「新華社」謂：偽「內蒙軍區」代理司令員滕匪海清曾在集會中代表匪軍宣稱：「駐在內蒙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密切注意敵人的行動，嚴陣以待，隨時準備打擊膽敢來犯的敵人。」另據早先外電報導，偽蒙已加強對中共匪區邊境的軍事力量。此次因偽蒙驅逐在庫倫之「中國學校」三名教師，導致匪偽政權與偽蒙關係達到惡化之高潮，相信今後衝突事件將會不停的發生。

（三）東北地區

自匪俄由赤化世界政策路線之爭，進而形成領土之爭，中共會要求蘇俄歸還黑龍江邊境之土地，但為黑魯雪夫所拒絕，因而雙方互相指責，各不相讓。據蘇俄「真理報」報導謂：「僅一九六二年中共即在黑龍江邊界發生五千次的

侵犯事件。」嗣後外電即時常報導匪俄在東北發生邊境衝突之消息，如民國五十五年十一月四日合衆國際社在莫斯科發出電訊稱：「最近蘇俄部長會議主席波哥尼在遠東邊陲伯力城之會議席上，用手指着劃分中蘇邊界之黑龍江謂：「伯力這座邊界城市，受到遠東軍區，太平洋艦隊及我們的邊防部隊的保護。」」同時俄領濱海省政府主席庫茲尼左夫在該省議會宣佈，一九六五——六六年度投資於該地區之建築經費合美金九億八千九百萬美元，更在海參崴附近積極建築軍事工程。又據外電報導：「年來包括柯錫金在內的俄共頭子們前往全國，特別是西伯利亞各地旅行訪問，到處鼓動俄人反毛，」又據傳從烏拉爾迄日本海之間，駐有蘇俄重兵，配備軍艦潛艇，並有裝甲部隊由東德調至東部西伯利亞。另一方面，共匪因軍事工業大多在東北，向為蘇俄所洞悉，故近來沿黑龍江流域亦部署重兵以為防範。五十六年三月八日共匪「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播出匪「黑龍江軍區」給全省民兵的一封信，曾籲求那些反毛的民兵「覺醒過來」，並稱：「黑龍江是我「國」重要的工農業生產基地，是我「國」防禦修正主義和美日反動派進攻的前哨，全省民兵擔負着保衛無產階級，鞏固專政，加強國防的重大責任。」同時自南斯拉夫傳出消息，亦謂共匪在黑龍江地區加強對「民兵」之防禦性訓練，黑龍江匪「軍區司令部」曾申言當地民兵和警察要具有「革命性」，該省是防禦現代修正主義者與日、美反動份子之要塞。而蘇俄總理柯錫金於三月六日亦公開承認共匪對蘇俄所形成之威脅，可能是一種軍事威脅。蘇俄海軍政治部所發行之「三軍共黨」雜誌，則奉命揚言，蘇俄三軍準備擊潰「任何侵犯蘇俄國土的侵略者。」

早在五十六年二月十四日，日本共同新聞社從北平發出消息稱：「北平大字報星期一報導，沿黑龍江省中蘇邊境的黑龍江，中共與俄軍發生衝突。俄軍一營向中共軍一連開火，但遭擊退，有數名俄軍被俘，但其後獲釋。大字報未說明衝突發生於何時何地，這是北平大字報報導中共與蘇俄衝突的首次。」該通訊社又說明：「毛匪澤東曾使中共邊境軍隊戒備，尤以中蘇邊境及臺灣對面的海岸為然，以增強對「反華」活動的警惕。」其後數天即有消息稱：「先是中共副總理兼外長陳毅宣稱，美、蘇、及日本陰謀奪取黑龍江，但因毛的「革命造反」者已由劉少奇的擁護者手中奪得權力，其陰謀遂告失敗。」

四、結論

基於以上各節之分析，對當前匪俄邊境衝突問題，我們似可作以下之結論

（一）目前大陸上反毛反共之鬭爭，是中華民國人民包括漢滿蒙回藏各族，要求根本擺脫共產黨控制中國之靈魂與支配人民之生活方式，為既反毛反共亦將反俄反修之羣衆性自由精神之覺醒，如新疆之「榮復軍」、「八一野戰軍」等反毛抗暴武裝力量，雖然仍披着共產主義之外衣，其本身却有爭自由反極權之內

容。其他遠離蘇俄邊境接近自由邊緣之上海、江西、福建、與西藏等地，敢於缺乏「俄援」之孤立狀態下，堅決反毛，應無蘇俄修正主義實質之影響。因此可以說目前大陸新疆、西藏、內蒙古及其他各省地區之反毛反共新情勢，將是中國人民的抗暴運動，爭自由運動。

(二)就當前匪俄邊境衝突雙方情勢而言，共匪內部分崩離析尙待整頓，雖謂解決內部問題可能對外冒險，但其目的將是「拒敵於千里之外」，決不願招來敵人壓境，所以，共匪向蘇俄算帳是假的。但蘇俄欲分割中國大陸邊疆地區，使其脫離中共匪幫則已有新事實，特別是在新疆地區，蘇俄已將逃至俄境之難民組織成游擊武力，且此種武力形成邊境上之小衝突騷擾。由此可以推斷，匪俄邊界今後對峙局面仍將持續，一時決不會爆發正式攻奪戰爭。惟蘇俄將利用中國邊疆民族問題以搞親俄派運動，諸如利用外蒙傀儡政權以影響內蒙，利用哈薩克與維吾爾民族以擾亂新疆，甚至進而製造割據獨立，深值吾人警惕。

(三)匪俄之間相互攻訐，雖仍繼續存在，而且已成勢不兩立，惟此僅屬共黨集團內部之鬭爭摩擦，為赤化世界爭取領導權之尖銳衝突，演變下去，匪俄關係將更趨惡化，但即使蘇俄對共匪有所行動，在目前亦不會公然訴諸武力，而

蒙古心臟地的右疆

(于右疆于蒙古性心之地口也)
ichi gar in monggol sethil gi taryia)

趙尺子

上期本刊發表拙文「蒙古的心臟地」，指出「以庫倫、烏蘭烏德為半徑劃一圓周，便是匈、元兩大帝國的心臟地」。匈奴的頭曼，建都於庫倫東南的多倫；蒙古的鐵木真，建都於庫倫西南的和林。頭曼由這心臟地向左發展，轄地東到朝鮮；向右發展，轄地西達中亞。鐵木真和他的子孫更由這心臟地發展，統一亞洲和半個歐洲。但近四百年來，這一心臟地的上疆(谷蠡)即鮮卑利亞、右疆即中亞，先後淪陷在俄羅斯帝國手中；而自一九一一年迄今，便是心臟地自身也踐踏在俄羅斯帝國的鐵蹄下了。拙文並指出「如果外蒙古一朝脫離俄帝獨立，則布裡雅特蒙古、東西鮮卑利亞、中亞乃至烏拉嶺以西共約一千九百萬說蒙古話的蒙古支派都將永絕淪為俄國附庸的恐怖。」本文將就蒙古心臟地的右疆——庫倫以西至中亞作簡扼的描述。另有「蒙古心臟地的上疆」(ohi gar in monggol sethil gi taryia)一文，將在下期刊出。儘管我們是不侵畧並反侵略的民族；但我們不能遺忘了蒙古心臟地以外的歷史和地理。因為被俄帝奴役侵略的蒙古人士有知道自己光榮的必要。

一 唐努烏梁海被俄吞併

必然是扶植匪偽政權中之親俄份子，從事內部權力生死之搏鬥，決不是匪俄間之正面戰爭。因此站在自由世界之一邊，固然樂見匪俄關係之惡化，匪俄對立之日益加深，但絕不能把摧毀匪偽政權之行動，寄望於蘇俄。所以，目前流傳於西方國家間之以美俄聯合對付共匪之說法，或以俄制匪之幻想，對自由世界反共大局均屬極端危險之事。

(四)由於匪偽政權內部權力鬭爭，演變到中國大陸「天下大亂」之情勢，共匪為轉移目標，可能携大陸之廣土眾民，盡力向世界擴張，並積極策動世界革命。為確保世界和平與人類之生存自由，必須首先拯救中國大陸，推翻匪偽政權，而推翻匪偽政權，自當由我海內外之反共軍民，結合大陸上抗暴力量，向共匪進軍，遵照 總統所指示的目標：「中國人的問題，必須由中國人自行解決，」目前匪俄間一切關係之惡化，只能視作反共鬭爭過程中應予注意之環節，絕不可看為構成自由世界反共鬭爭勝負之決定因素。所以，反共國家亦應在精神與物質上，支援中華民國反攻大陸，不能再把自由世界之反共鬭爭，寄望於匪俄相互衝突，而失去千載一時之良機。

首先我們站在外蒙古來看它的右疆(ichi gar 右谷蠡)的實情。

由庫倫向(西)方看，眼前出現一塊內陸臺地，約在五〇、〇〇〇至七五〇、〇〇〇方哩之間。北境是薩彥嶺，南境為唐努烏拉山(tangu ulagan sina 唐努絳絳山崖)，使它在鮮卑利亞和外蒙古之間成一孤島。流向北極的葉尼塞河，發源於此。歷史所示，這臺地上至少從東晉以後所居住的人民便名為禿髮，即拓跋(taba 田后)。中國歷史稱他們為烏桓(ulagan humin 絳絳伏民)或烏洛澤(ulahun 縉伏乃 ulagan humin 之省)。西晉末年，烏桓人中的拓跋珪(tarigan hagan 田里野后君，簡為 tahaga 譯音拓跋珪)，在中國北方建立北魏帝國，由公元三八六年至五三四年。後因君位之爭，分成東西魏，卒被隋朝所滅。北魏帝國的領土，北至今鮮卑利亞，南以淮河與南朝接壤。元朝名失必兒(siber 鮮卑)，又稱「林木中百姓」，降順元太祖。在今鮮卑利亞，繁殖頗多，建有拓跋城。俄人侵入，抵抗甚烈。清朝時為外蒙古的一盟，自稱為 ulahun (烏洛澤)，譯音為烏梁海。一八六〇中俄北京條約中，准俄人通商。一八六九年，俄人向中國政府保證絕不進入烏梁海建立移民居留地。一九一二年，俄國承認為「共戴帝國」，次年便把烏梁海由偽外蒙古割下，自行統治。列寧政權繼之導演禿髮偽「共產黨」，以托加(toka 頭頁，乃 torogai

頭顱頁的簡稱)爲首領,成立爲「禿髮人民共和國」,以唐達克(dondak)端傳,乃dundak的簡稱,意爲中央)爲傀儡。不久唐達克因主張與外蒙古聯合在一起,被俄人操縱的禿髮僞「共產黨」所清算。一九四四年八月十七日,禿髮僞「呼拉爾」(hural會命),在俄國導演之下,送過將僞「禿髮人民共和國」併入俄國,改成「禿髮自治省」。這和俄國克嘉林女皇派蘇維洛夫製造波蘭「王黨」,控制波蘭國會,通過波蘭合併俄國案,完全相同。

俄國吞併禿髮的基本原因自然在於領土要求;次因則爲削弱蒙古心臟地的實力,並藉以綏靖中鮮卑利亞南部的蒙古和鮮卑人,主要爲瓦剌(oirot,今譯衛拉特)人、叙利亞人和哈喀斯安人。瓦剌就是柔然,在我國中古時代便和鮮卑不分,迄今叙利亞人仍自稱爲禿髮。華特·柯拉茲在所著「蘇俄遠東民族」上說:

「在瓦剌人中的民族主義者看來,他們既與禿髮人同族,自應併入禿髮,成立一個獨立的禿髮國家;實無理由隸屬於蘇俄之內。所以獨立的禿髮一日存在,瓦剌人以及哈喀斯安人傾向禿髮的心理就一日不能消滅。蘇俄爲免除此一危機,竟自將禿髮兼併。」(邵國律譯本一三六頁。譯者將禿髮依俄文音譯爲「土文」,瓦剌譯爲「歐柔」。茲予以校正。)

華特的研究指出,禿髮的被合併,是俄國人免除瓦剌等人向禿髮的傾心,依民族主義觀點看來,她是正確的。

二 瓦剌的興衰

其次看看右疆最西的瓦剌(oirot 靠近的許多人之意),這一宗族,在晉、北魏、唐朝稱柔然,係oirot中間ira兩聲的譯音,他們是靠近鮮卑的人物。當年插花游牧在今烏梁海、阿爾泰山一帶。元太祖派長子赤亦收撫的「林木中百姓」,就指住在烏梁海到阿爾泰山一帶的瓦剌而言,元朝秘史譯爲「以必兒」,元史又稱全部瓦剌爲幹亦刺惕。明朝,後元自亂,篡弑相仍。瓦剌馬哈木、脫歡先後領導,一四三四年攻陷和林,控制東部蒙古。脫歡的兒子額森繼續征服了察哈臺汗國,控制了今天的新疆。但他仍擁護蒙古的脫脫不花爲傀儡,而自稱「太師」(taishi),掌握軍政大權。額森進一步經畧內興安嶺的兀良哈(烏梁海,貴族是蒙古,人民是烏桓即刺惕),繼而席捲松花江流域的女真(滿洲之先,與鮮卑不可分);向西南佔領甘肅。這時名義上是蒙古實際上是瓦剌的極盛時代,東至松花江,西至新疆,南至甘、寧、綏,北至貝加爾湖,內包內外蒙古,都是瓦剌的疆域。於是進攻明朝,土木之變,英宗被俘,時爲明正統十四年(西元一四四九)。後經代宗抵抗,額森北旋,釋回英宗,彼此媾和。景泰五年(西元一四五四)額森被殺,瓦剌退往天山北路和阿爾泰山以西。清朝,阿爾泰的瓦剌分爲四部:綽羅斯(churs羣)/杜爾伯特(durbet丁,第四之意),土爾圖特(turhut)及和碩特(hosigut,旌旗飄動之意)。

綽羅斯在左翼(Jegui sar 左翼),故又譯音準格爾。康熙年間,準格爾的首長噶爾丹勢盛,統一內部,自稱大汗,於康熙二十七年(西元一六八八)攻佔外蒙古。外蒙古不敵,正式歸服清朝。康熙三十年(西元一六九一)親征進攻外蒙古的噶爾丹,費時五年,纔把他打回天山北路去,外蒙古流亡人士始得返回故里。三十四年(西元一六九五),噶爾丹反攻,直抵克魯倫河,外蒙古人士再度避難南來。清廷又全力出擊,爭戰三年,殲滅了瓦剌主力,清兵直抵塔爾巴哈臺。當時適逢噶爾丹的侄兒策旺阿拉布坦篡位,噶爾丹憂鬱而死,戰爭告一段落;外蒙古人士才得再回老家。其後瓦剌仍不斷攻擊科布多,並擴張勢力到西藏。康熙帝又派兵援藏,五十九年(西元一七二〇)瓦剌大潰,西藏也正式歸服清朝。清軍直搗哈密、吐魯番,瓦剌退處天山北路。戰爭一直延續到雍正十二年,清兵才肅清了侵入外蒙古(烏梁海、科布多)的瓦剌。乾隆二十二年(西元一七五七),瓦剌最後首領阿睦爾撒納所部始全部覆滅,遠在西周就是中國領土的新疆到此又經清朝收入版圖。這一戰爭,凡歷三朝,六十九年。中國爲保護外蒙古、內蒙古、西藏、新疆所付的代價是無比之大的。今天我們重讀聖武記,深深感到這書應該譯成蒙藏文,給親俄的澤登巴爾和誤認紅頭阿三爲父的達賴一讀。若非清朝三帝傾中國之力以保衛你們的先人,則瓦剌早將蒙藏吞併並使蒙、藏兩族成爲歷史的名詞了。瓦剌至少在晉、唐就脫離了匈奴,更不知有蒙古了。

清廷於是向新疆移民,把東北的鮮卑(時名錫伯)、索倫、吉卜賽、甘肅的吉爾吉斯,科布多的哈薩克,南疆的塔爾齊;遷入天山北路伊犁流域,守護國土直至於今。同時瓦剌的阿睦爾撒納逃往鮮卑利亞;杜爾伯特歸服清廷;和碩特一部份移牧青海;另一部也隨之而來;土爾圖特追蹤十七世紀移牧窩瓦河的先人,也遷往當地,成爲沙皇的奴役。一七七一年,不堪壓迫,重返新疆,這就是今天的舊土爾圖特;留在窩瓦河口的土爾圖特就是今天俄國的「卡爾馬克自治州」。——他們係同治五年(公元一八六六)編入俄籍,倍受壓榨。瓦剌人緬懷往昔的光榮,感慨目下的壓迫,有喬提·謝班諾夫其人者,改良佛教(burhan)而創佛陀教派(burkhanism 英譯名),以期團結全民,開始反抗。這派教義以反正教和反俄爲主要内容。所供奉的神祇稱爲「瓦剌后君」(oirotu hagan),但卻說是元太祖的後裔。「瓦剌后君」囑咐他的人民不要和俄國人維持任何友誼,不可和正教徒飲同壺中的水,不要稱俄人爲「俄羅斯」,只能稱他們爲「瘦腿人」。沙皇派軍剿辦,逮捕喬提·謝班諾夫和許多首領。

列寧革命初期,瓦剌反對沙皇統治,組織民團,擬建瓦剌共和國,被列寧引爲統一戰線;但不旋踵便派紅軍將瓦剌田里佔領,導演瓦剌僞「共產黨」和「青年團」,實行俄化。到了史大林時代,更指佛陀教派爲喇嘛教的一個支派,是代表中間商人資產階級的宗教(華特:「蘇俄遠東民族」一四〇頁),大學

清算。二次大戰之後，更指瓦刺首領意圖親日，逮捕殺戮。一九四八年又發動一次檢舉，並禁止瓦刺一詞的使用。現在瓦刺為俄國一個「瓦刺自治省」，人口雖僅有二〇八、〇〇〇人，其中土耳其人佔一三五、〇〇〇人，面積七五、〇〇〇方里；但向左可與烏梁海人向南可與新疆瓦刺人互通聲氣，瓦刺獨立派（民族主義者）仍不斷努力奮鬥中。

三 喀山的奮鬥

和瓦刺運命相同的還有「喀山自治省」。喀山原文為 *kaksia*，義為「發水後樹上掛的草」，今譯哈克斯安。原為欽察汗國的一部。沙皇伊凡三世於一四八〇年滅欽察汗國，伊凡四世又於一五五二年滅喀山汗國，蒙古拔都的遺裔流亡烏拉嶺以東，多次參加鮮卑人的抗戰。現在中心住地在美奴辛斯克（即夏朝銅刀出土之區），和「瓦刺自治省」毗鄰，人口雖僅有五二、〇〇〇人，但土地為比利時、荷蘭的總合。喀山人的反俄始終未曾停息，便是喀山「共產黨」也曾提出「我們不需俄國人的協助」的口號。這種思想被俄人斥為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若干領袖認為最好是聯合鮮卑利亞的鮮卑族、土耳其族，組成類似瓦刺人所提倡的自治單位，以便排除俄國勢力。

四 敘利亞的滅亡

在喀山人、瓦刺人之北還有敘利亞人一六、〇〇〇人，土地約和比利時相等。一九二九年曾被准建立「敘利亞自治區」。這地的敘利亞人究竟是土耳其人抑蒙古人？頗有問題。齊鐵恨教授供奉有元刻漢、蒙、敘文佛像，其中敘利亞文即為蒙古文，較畏吾音符紀錄的蒙文更為古老，和現在的阿聯中的敘利亞人（幾乎全部阿刺伯化），除若干單詞外完全不同；人種也和阿聯中的敘利亞人不同，一望而知為蒙古種，並非黃白混血種；這地的敘利亞人自認和禿髮（烏梁海）人為同族；據這三點看，他們可能係純粹蒙古人或鮮卑人，至少不是純土耳其人。敘利亞人所住為庫茲巴斯區，屬於基莫弗羅省，乃鐵米爾·陶（英文 *temir tau*）大鐵礦所在地，一九五〇年產鐵二、〇〇〇、〇〇〇噸。這個英文 *temir tau* 是敘利亞語 *temir téi*（鐵銀鑲的）的譯音。（參看華特「蘇俄遠東民族」一三七頁，敘利亞人隱瞞鐵礦又指出的經過。鮮卑利亞地名之所以迄今尚可認出為蒙語或滿語，由於當年俄人不通蒙滿語，不得不使用蒙滿人命名的地名。蘇俄雖故意改成俄名，以圖俄化；但以帝俄舊地圖對照仍可查出蒙滿語舊名。）亦可知敘利亞人所稱為蒙語即夏股語言。「敘利亞自治區」於一九三九年已被撤銷。

五 古代中亞的真像

除了上述烏梁海，瓦刺支派的卡爾馬克、喀山、敘利亞都是外蒙古的右疆之外，尚有中央亞細亞的哈薩克、吉爾吉斯、烏孜別克、塔吉克和土庫曼，在地理上也屬於外蒙古的右疆。

中央亞細亞是俄國人從清朝的中國侵奪去哈薩克、吉爾吉斯、烏孜（月支）別克、塔吉克和土庫曼五部以後所命的新名。我國史地學者蔣君章教授為之正名曰西亞。在我國歷史上，中亞係顓頊帝（*danista degeu* 供在虛宿上的帝）的領土。當年新疆天山（*tegri sina*）譯為單孤之山（*tegri sina*）。山海經北山經云：

「北山經之首曰單孤之山，多機木，其上多華草。澧水出焉，而西流注於澧水，其中多菰石、文石。」

澧水就是羅布泊。由單孤（*tegri*）向北二五〇里曰求如，三〇里曰帶，四〇里曰黠明，三五〇里曰涿光（*jüge* 濯淨即涿鹿），應為黃帝打蚩尤的真正戰場，其他多鐵和駱駝。再北四〇里曰號，二百里曰丹薰，二八〇里曰石者，一一〇里曰邊春，二〇〇里曰蔓聯，一八〇里曰單張，三二〇里曰灌題，二〇〇里曰潘侯，二〇〇里曰小咸，二八〇里曰大咸，三二〇里曰敦薨（敦煌），二〇〇里曰少咸，二〇〇里曰獄法，二〇〇里曰北獄，一八〇里曰渾夕，多銅，有蛇一首兩身曰肥遺（*humbie matar* 麥文辯幾蟒蛇，*hue* 譯音肥遺）。再向北五〇里曰北單（*butu tegri sina*），一〇〇里曰罷差，一八〇里曰北鮮，是多馬（*mor*），鮮水出焉，而西北流注於涂吾（窩瓦河）之水：以上由天山到窩瓦河共為古里五二三〇里（古里小於今里），都在中央亞細亞境內。山海經是用夏語（聯語）所著的地理歷史宗教書，周朝譯本留傳迄今，保存着許多複音語都可還原為蒙文，迄今仍為蒙古喇嘛所誦讀。藏文經典裡可能保有山海經，大唐西域記所記印度南瞻部州等說，可能傳自西藏。

據山海經西山經記載，黃帝的首都名為「軒轅之丘」（*sirou gi gidiugur* 軒轅之丘，義為黃色的國都），在今天伊朗高原；禹攻共工的地方名為不周山（*bujalik sina* 赧緒山崖）即今吐魯番左右的紅山；而顓頊（黃帝之孫，昌意之子）的封畛又遠達今窩瓦河：可知遠在四千五百年前，中亞本是中國人的領土。周朝始祖后稷生於羅布泊左右，穆王（公元前一一〇二——一九八一年）曾遠遊新疆，上昆侖（*gidugur* 郡都郭，尾音 *gür* 譯為昆侖），奠祭黃帝故宮，瀏覽「策府」（圖書館），並封當地周族為「留國」（留守的國）於伊犁河流域，見穆天子傳，推知「留國」當和伊犁河下流的中亞有關。

中央亞細亞重被我國人所知，在張騫時代。當時匈奴殺月氏王，用王頭（*gabala* 頁顛頤、橫格口）作成酒杯，西域成為匈奴的右臂。漢武帝派張騫出使月氏。月氏用蒙文寫出為 *uga бага*（*uga* 殺，*bage* 殺，意為殺角小公羊），元史簡譯為月即別（*uga ba*），英文譯為 *uzbek*。其後月氏、烏孫（*usun* 液水）、龜茲（英文 *krigiz*，我譯古爾吉斯）、康居（今譯坎巨提）等三十六國均通

使於漢，匈奴右臂乃斷。下迨北魏、唐朝，中亞都是中國的友邦。元太祖時代，吉爾吉斯、瓦剌先後歸附，一二三年滅花刺子模，將中亞北部（吉爾吉斯）到窩瓦河封予長子朮赤；將中南部和西遼故地封予次子察哈臺；阿母河以西（今土庫曼以西）由元太祖直轄；於是中亞完全成為元朝的領土，設達魯花赤 daroga(ha)chi，史記譯音大監(daga)，意為總督，以監視各部。清朝擊破瓦剌，鮮卑山（今譯沙賓山）口以西有我烏梁海十佐領，迄西南有我阿爾泰諾爾(alan noor 口鑲釘淖)、烏梁海兩旗，西逾額爾齊斯河至阿雅古斯河，復沿巴爾喀什湖南岸至西南角，沿哈什塔克河，繞挪滾泊西，沿吹河繞特穆爾圖淖爾(témur tú noor 鐵銀鑲淖)之西南到帕米爾，均在伊犁將軍治內。（參看程發軔教授「中俄西北邊界圖」，載「新疆研究」。）道光二十六年（一八四七），俄人侵佔阿拉木圖，同治四年（一八六五）又佔領塔什干（大食），五年俄佔布哈爾，光緒元年（一八七五），俄佔霍占、浩罕。至九年，塔爾巴哈臺界約成，中亞遂全部淪為俄屬。

六 中亞陷俄後的狀況

中亞面積四百萬方公里，人口約一千七百餘萬人，多數為黃白混血的突厥人。基本語言為蒙古語即夏殷語，十一世紀後才滲入阿拉伯語。俄人分割其地

論反攻復國時期的蒙古教育（一）

郭振芳

一、前言

蔣總統在「教育與革命建國的關係」一書上，曾經痛心疾首的指示說：「我們從前的教育、假使能够對於國家觀念，民族思想和傳統道德精神，即對國父所訓示的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的八德，和新生活所提倡禮義廉恥的四維，在教育能够注重有所成就的話，那共匪決不能在這樣一二年乃至一二月之間，很快的完全把我們固有的民族倫理道德一手湮滅，而變成了今日在大陸上這樣禽獸不若的慘無人道的鬼域世界。若是大陸人民果有明禮知義，明廉知恥的教育基礎，還知道一點民族大義，國家責任，和他父母子女兄弟夫婦間孝悌忠信的天性至愛，那也決不至於受匪這樣容易煽惑與盲從，被匪導演成這種滅絕人倫的悲劇了！」由這段沉痛的訓示中，使我們領悟到在大陸上的失敗，教育的關係是很大。緣大陸時期的教育工作者，未能澈底實現國父八德的訓示和總統新生活運動中四維的信條，間接的使軍事上的努力也無法挽回大陸的淪喪和民族的浩劫，這是我們從事教育工作者不能不深自警惕和懺悔的。然而「前事不忘

為五個「共和國」：

一、哈薩克為一廣大草原，位於中亞北部。出名馬。「哈薩克騎兵」向來是著名的。礦產有卡拉干達的煤和巴爾喀什的銅。首府阿拉木圖是土西鐵路大站。

二、烏孜別克即月氏，在哈薩克之南，西部和南部盛產棉花，東部穀物水菓較多。首府塔什干即大食，為土西鐵路的中心。撒馬爾罕在塔什干之南，元朝帖木兒建都於此。

三、塔吉克在帕米爾西北，首府史大林阿巴特（現已改名）。

四、吉爾吉斯即龜茲，居哈薩克東南。首府佛命日。亦產名馬。

五、土庫曼東界烏孜別克，北界哈薩克，西至裏海，南隣伊朗。首府阿什卡巴德。

自從俄國控制中亞以來，這裡的人民成為奴隸，物資成為贓品，虐待掠奪，難勝其苦，不斷逃入新疆：哈薩克、烏孜別克、塔吉克、吉爾吉斯已成新疆十四個宗族中的四宗了。

我們把中亞列為外蒙古的右疆，因為在匈奴時代它是右臂，在元朝它是欽察、察哈臺兩汗國的疆土，而且所用乃蒙古語（加入阿拉伯語若干）。

後事之師」，我們要反攻復國，要復興民族，就要記取以往的慘痛教訓，必須以「昨死今生」的精神，正視現實，認清現實，重視現實才可以。作者以為過去不澈底的教育之中，蒙古教育的頹敗為尤甚，今後更要進一步針對匪偽在蒙古地方的教育措施，依據我們的教育宗旨，進而適應蒙古地方的「人」「時」「地」「事」之客觀需要，從事研究設計，提出我們切實可行之蒙古教育對策，以期於反攻時期對匪展開草原社會的文教戰鬪，從多方配合的總體戰中，首先瓦解共匪在蒙古地方的精神武裝，根絕赤禍。進而從事文化的新生，以及三民主義的文化教育之重建工作。

因為反攻復國是我們當前的堅定國策，完成中興大業更是我們共有的信心和決心，一旦反攻開始，衝鋒鐵幕，擺在目前的是千頭萬緒。因此事前必須殫精竭慮，妥為籌算，迅速完成反攻前蒙古地方教育之準工作，以及光復初期文教工作之實施，依此推進，方可收事半功倍之效。否則一旦勝利來臨，不免張慌失措，抗戰勝利後接收之混亂情形可為殷鑑。總統曾昭示我們說：「現在國家的生命力，由教育、經濟、武力三個要素所構成，教育是一切事業的基本

，亦可說教育是經濟與武力相連繫的樞紐」。因此當反攻開始勝利來臨的時候，在百事待舉的繁務中，而繼往開來的教育工作，絕不容有片刻的停滯。繼軍事的進展，立即施以教育的重建，以肅清匪化毒素，在反攻復國的大業中，無疑的這是一項最為迫切的主要課題。今當反攻前夕，對光復前的蒙古文教工作如何準備；光復初期的蒙古文教如何重建，怎樣才能澈底撲滅洗清赤匪教育的毒素，建立三民主義的文教體系，謹就研究所得，略抒竊見，以供策劃反攻復國時期蒙古教育者之一項參考。

二、蒙古地方教育之準備工作

自匪俄竊據蒙古後，無疑的所有兒童、青年、及成年人均在馬列教條之箝制下，普受毒化教育之薰陶。所以蒙古地區收復後，必須根據三民主義教育政策，經由學校教育以及社會教育分別施以適當訓練。而擔任此項艱鉅任務之人員，須於事前預為儲備，妥為訓練，以待反攻大陸時隨軍前進，聽候派遣，且中上級幹部，亦非任用隨同政府前往之忠貞份子不為功。目前我政府所儲訓之蒙古青年，大專畢業者不足百人，杯水車薪，相差太遠，非大量儲訓無以善其後。其次留在蒙古地方之教育人員固有一部份為匪脅迫之忠貞人士，將來可以錄用，然此等人士為數究有多少？無法預知，且此等人士十多年來在匪共恐怖脅迫下，自由意志無由發揮，心理必有若干變態，光復初期驚悸未定，自必缺少積極奮發之精神，以為我用。故光復初期蒙古文教之接管以及重建工作，所需大量之教育主管與佐理幹部人員、只能求之於反攻前之儲訓工作。由此可見蒙古文教工作人員之儲訓，誠急不可緩，而儲訓工作可以陸續培植者最為重要。

蒙古教育工作之準備，為反攻前準備工作中之一部門，故一切設計須與其他部門之準備工作相配合，分工合作方易收效。茲為統一協調，便於集議計，最好在行政院內，就各有關機關，組成「邊疆教育工作統籌委員會」，專司反攻前邊疆教育工作之調查、設計、指導、聯繫、協調之責。其他如儲備人員之登記、訓練、以及教科用書，宣傳用書等之編撰及翻譯，均應兼籌並顧，統一籌劃，研擬製訂辦法後交由業務主管機關付諸實施。一旦勝利來臨，當不致發生手足失措，蒼皇應付之弊。

三、蒙古教育工作人員之儲訓問題

甲、人才的羅致：後漢書有云：「政無大小，以得人為本。」凡事非人莫辦，但人不是盡都可用者，用之得人，在任何艱難困苦之環境中，定能應付裕如，而有所建樹。反之，非獨一事無成，且將遺害於國家民族。歸有光曾說：「養之不以其道，則才不成。求之不以其方，則才不至。任之不以其宜，則無

以使之效其用」。怎樣養之以道，求之以方，任之以宜，使我們所羅致的人員，都能訓練成健全人才，都能成為優秀之蒙古文教幹部而又能效其用，首先就要從羅致之範圍和方法上着眼，而後才是養之以道的訓練問題。

先談羅致，羅致人才應着眼在各地地方、各階層、各角落，才能使野無遺才，盡歸所用。例如在海內外從事教育之蒙古人員，或願從事蒙古教育之內地人員。或陷在匪偽蒙古地方從事教育之蒙古忠貞人士。或正在自由中國中等以上學校肄業學生中有志於蒙古教育事業之青年學生，以及退除役之蒙古軍官（含政工人員）及轉業警官等能擔任文教工作者，都是我們羅致的對象，果能從這些地方着手羅致，深信光復初期蒙古文教之工作者就可獲得部份之解決。

培植選拔養之不以其道，則才不成，所以培植和選拔工作，不能忽視。培植之道則在全國各級師範院校內，酌增班次，加授蒙文及有關課程，以養成蒙古中小學教育行政人員及師資。各大專院校之新聞、廣播、電視、戲劇等科系，加授蒙文及有關課程，以養成蒙古文化工作人員。現有訓練機構中，擇一機構專一召訓各級學校畢業生，志願服務蒙古教育者，施以蒙古教育幹部之專業訓練，以充任各類文教幹部。現在舉行之高普考試，應即酌增邊疆教育工作人員之特種考試，施以短期蒙語訓練後，以充任蒙古教育之中高級幹部，這也是儲訓蒙古教育工作者的最重要措施。其次是選拔，選拔任勞任怨富有經驗之優秀人員，以為未來擔任蒙古地區教育人員訓練工作之用；遴選對國父遺教有研究之人員，施以短期之專業訓練，以備將來充任蒙古地區各級學校三民主義課程之教師。

乙、人才的儲訓：

一、儲訓的先決問題：無論以何種方法羅致的人員，除授以蒙古語文外，並應授以有關蒙古史地風土人情之常識，使其瞭解蒙胞之特殊習俗，俾能獲得居民充分合作，藉以順利展開工作。各類人員之儲備除思想、品行、學識與能力應予注意外，更應注意其有無任勞任怨，不顧犧牲而貫徹到底的決心和勇氣。此類人員非具有傳教士精神，不足以期其有成。此外對於各類儲備人員之錄用資格應酌予放寬、待遇應酌予提高，以為鼓勵。如無現職以維生活者，均暫由蒙藏委員會以額外人員錄用，藉以見習蒙藏行政業務，支給最低生活費用。

二、儲訓的條件：蒙古地方情形特殊，工作人員的選拔條件應予從嚴，方能期其有所作為，其條件應為（一）對三民主義有堅定信仰而能衝破危局獲得成功者，（二）服膺反共國策始終如一，至死不渝者，（三）能瞭解組織運用組織，有擔當而有果斷能力者，（四）能克己自制，有恆務實，而身心健康者，（五）心地坦率無我無私，不遷就不苟安者，（六）能顧大局識大體，重道義而成功者，（七）以上六項條件，雖然顯得苛刻些，但為適應地方和環境，就不能稍作遷就。上項條件倘能全備者固為上選，應優予錄用，寄以重任。最低限度亦應具備其中之二三項方可，用其所長，棄其所短，也可有所建樹。惟六項條件全不具備者，雖具

大材，也不可。此種人多係口言善而身行惡的造地小人，用則反生亂也。

三、訓練機構及方式：訓練機構和方式非常重要，究由何機關何方法？拙見如下：(一)中下級的蒙古地方教育幹部或師資應由蒙藏委員會同教育部協同辦理，按教育工作的種類及主管人員與佐理人員之性質和程度，分別設立訓練機構或委託適當機構予以訓練，(二)預定任為蒙古教育高級領導幹部者，統使參加國防研究院研究，(三)各級各類教育工作幹部，以分類集中訓練為原則，(四)實施訓練時，可分別採取專題講述，業務報告，集體研究，分組討論，業務見習，蒙胞習俗之瞭解等。

四、訓練主旨及內容：我以為訓練之主旨及內容，應作如下之處理及安排：(一)確認三民主義為復興建國最高指導原則，從而堅定革命信仰，以加強其戰鬥意志，(二)洞察共匪對蒙古之陰謀，瞭解蒙古地區之匪偽教育概況，以為將來之對策，(三)發揚中國文化恢復民族精神，作為對共匪鬥爭之武器，(四)熟悉光復後蒙古地區之教育政策及應有之措施，以及將來可能遭遇之困難，(五)培養互助合作，任勞任怨，冒險犯難，沉着奮鬥之革命精神。訓練內容應以(一)思想訓練，除加強其對三民主義之認識外，並應對馬列教條加以研判，以為與匪鬥爭之準備，(二)業務訓練，研究有關蒙古教育之專門業務與其他業務之配合運用等，(三)軍事訓練，授以軍事常識及戰鬥技能，以培養其隨軍前進時之自衛能力，(四)生活訓練，利用小組研討蒙古情形，以便工作上適應。

匪俄邊界的緊張情勢

共匪與蘇俄的分裂導致雙方漫長邊界地區的緊張情勢，西從帕米爾高原東到日本海邊界地帶，匪俄雙方均在不斷增強防衛佈置，以監視對方動向。

蘇俄指控毛匪澤東像希特勒一般，進行侵略政策而大做其擴張領土的美夢，譴責毛共一再挑動邊界糾紛並侵入蘇俄領土。毛匪則反控蘇俄在中國大陸邊疆內煽動顛覆活動，並對中國在新疆省的主權進行挑戰。

起初，領土與疆界的爭論只是這兩個主要共產政權發生敵對行動原因的朕兆，但在國際關係中邊疆衝突僅是一種偶發事件，惟當匪俄的鬭爭加深，則其在邊疆利害的衝突，對於北平與莫斯科間尖銳的矛盾，無異火上加油。他們都搬出深植人心的歷史記載中所描繪的三個主要邊疆衝突地區即東北、蒙古、新疆，以加強各自的理由。

全世界上首次知道匪俄邊界緊張是在一九六三年初，其時北平政權猛烈進行宣傳以攻擊蘇俄撤退古巴飛彈基地。

先是在一九六二年，毛匪澤東對於黑魯曉夫的幻夢已漸覺醒，因為黑魔在

五、訓練教材及期限：教材之選授至關重要，應審慎為之，下面提出幾項原則性的意見：(一)思想訓練教材，由蒙藏委員會同教育部參照革命實踐研究院及國防研究院訓練教材，依學歷及性質分別商討編撰，(二)業務訓練教材，由蒙藏委員會同教育部邀請專家及文教工作專門技術人員編撰課本，並須注意匪區蒙古教育措施、針對實際情形編撰，(三)軍事訓練教材，應由蒙藏委員會、教育部、國防部，依照蒙古地方實際需要，會同編撰實施，(四)訓練期限，視訓練對象及業務需要而定。但不得少於四週，多至六個月為原則。

六、訓練後應行注意事項：這項最為重要，否則等於前功盡棄，和沒有訓練一樣。因就管見所及提出如下幾點：(一)凡已訓練結業人員，應由蒙藏委員會分類編造名冊存查，並設輔導單位與之聯繫或輔導之，(二)凡已結業人員，就其工作崗位，須按期報告工作概況或研究心得。必要時得舉行定期性會議，研討有關蒙古教育工作問題，研究結果彙送輔導單位參考，(三)蒙藏委員會之輔導單位，應編印「光復地區蒙古教育工作人員須知」一種。分發各結業人員備用，並將有關蒙古教育之新資料，隨時印發參考，(四)蒙藏委員會輔導單位，對於結業人員，應就其日常生活，服務熱誠，工作勤惰等項予以考核記載，以作遴選任用之重要依據，(五)凡結業人員於反攻開始時，非因特殊原因，應聽候調遣，必要時得隨軍前進，如藉故規避或不聽調遣時，應予適當而有效之處分，務使結業人員均能參加蒙古教育工作，各盡所能，各有所長。

巴奈特作
李映光譯

匪印邊界衝突中不支持毛匪，同時中共又認黑魔對古巴危機處理錯誤，因而怒地指責黑魔是冒進主義者與投降主義者，而黑魔則在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二日嘲弄共匪容忍西方殖民主義者在澳門與香港繼續存在。因此，雙方邊界衝突的秘密揭穿。在一九六三年三月八日，共匪「人民日報」在回答美國共產黨問題時，對黑魔加以譏諷、反擊，並暗示雙方領土糾紛在爭執中。

匪「人民日報」社論中列出九種不平等條約，這些條約都是在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初期，中國被迫簽訂的；其中包括帝俄沙皇時代所訂的三個條約，中國割讓了數千平方英里的土地予俄，社論中明白地指着黑魔說：「你不是不知道，像香港、澳門這些問題，都是屬於歷史上遺留下來的不平等條約的範疇，這些條約都是帝國主義強加於中國的。在提到這些問題時，你是否有意談談全部不平等條約的問題，以及如何通盤解決的辦法？」

在一九五四年與一九五七年，共匪曾先後與蘇俄商談領土問題。至一九六二年，發現蘇俄在新疆製造顛覆的嚴重事件，故在一九六四年七月，毛匪澤東

宣稱：「蘇俄藉口確保外蒙古的獨立，而着實地把這個『國家』放置在他統治之下」；故在一九五四年，當黑魯曉夫和布加寧來到「中國」，我們曾提到這個問題，但他們拒絕和我們談論」。周匪恩來主張在一九五七年一月同黑魯曉夫談判：「我要求蘇俄爲領土問題作適當的安排」，但「我不能獲得一個滿意的答復」。「當一九六二年，正是領土與邊疆發生歧見而公開破裂之前，在新疆發生嚴重事件，中國大陸邊省與蘇俄交界發生了爆炸性的情勢。

新疆是一百多年以來中俄衝突的地區，該地所居住的大部份是突厥部人，如維吾爾人與哈薩克人，他們與中國邊界外的俄國地區所居回族團體曾經透過各種途徑聯繫，在一九五〇年後，他們由於不滿共匪在新疆的統治，親俄的回民，開始在新疆騷亂，於是俄駐新疆領事人員一下發幾千個護照給維吾爾人與哈薩克人，鼓勵他們移居到俄國去，至一九六二年四、五月間，竟有五萬多人跨過了邊界投奔俄境，匪當局深知不妙，立即關閉邊界阻止人民外奔，這些在伊犁與其他地區的暴亂，迫使匪軍開鎗射殺抗暴之平民很多，此後，中共即命令關閉蘇俄駐新疆領事館。

一九六二年的新疆事件，再度喚醒了中國人對蘇俄的恐懼以及三百年來其侵入中國領土的血腥記憶，這使中國人想到反要向俄國人收回在中國東北部與蒙新地帶所失的土地，同時也引起莫斯科的憂慮。毛匪自不免又要利用這個機會大做宣傳一番。

在過去幾百年來的中俄接觸史就是一部衝突再衝突的故事，十七世紀時，兩個龐大的帝國——俄國的羅曼諾夫王朝和中國的大清帝國，在兩國邊界的各個重要地區相接觸，且訂了兩個條約：一爲一六八九年（康熙廿八年）的尼布楚（Nerchinsk）條約，一爲一七二七年的恰克圖（Kяхtha）條約，這兩個條約曾將兩國的疆域作了一個「公平而固定」的劃分（實則中國仍失去了一大片土地），一直維持到十九世紀中葉爲止。

大概在一百年以前，蘇俄的擴張主義再度出現，並立即向所有中俄邊界的重要地區進行略奪，迫使行將衰敗的中國王朝無法抵抗。在鄰接現在的東北九省地區，蘇俄要求訂立了一八五八年的璦琿（Aigun）條約，和一八六〇年的北京條約，並根據此等條約強佔了黑龍江（Amur R.）和烏蘇里江以東的中國領土。在中國的西北地區，於一八六〇年與一八七〇年，蘇俄又佔據了大片的中央亞細亞和東部西伯利亞領土，這些領地一向被視爲是中國的勢力範圍，在一八八二年，由於伊犁條約，蘇俄又強佔了新疆省西緣土地的一部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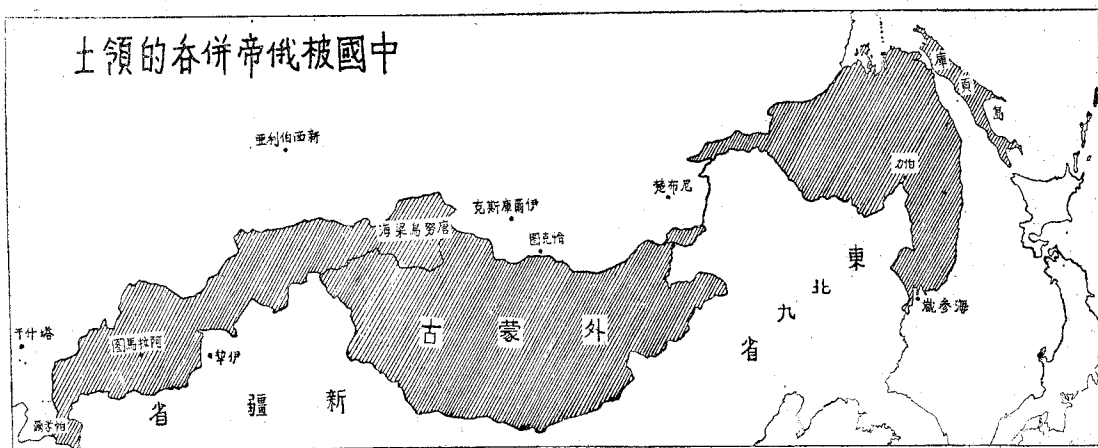
在一八九六及一八九八年，蘇俄獲得在東北建築鐵路の特許權，並控制旅順和大連兩個港口，此兩港口後來被迫放棄轉讓予日本。

當一九一一年清政府被推翻以後，外蒙古在蘇俄誘迫下宣佈脫離中國獨立，蘇俄勢力乘機侵入，一九二〇年，蘇俄實行軍事侵佔外蒙古，在一九二五年，蒙古建立偽政權時，蘇俄成爲其主要的支持者。

從一九三〇年初至一九四三年，蘇俄在新疆支持一個偽自治政權，並在那裡操縱着決定性的勢力。自此以後，從一九四四年到一九四九年共匪攫奪中國大陸時蘇俄一直支持着新疆省伊犁地區的分離運動。在世界二次大戰末期，史達林要求重新建立帝俄沙皇時代在東北及旅大所獲得的特權，同時迫使中國政府對外蒙獨立的認可。當中共攫取政權之後，對於國民政府被迫承認外蒙獨立一事亦加認定，同時又加簽了許多協定，再度給予蘇俄在東北的特權，和在東北及新疆地區的聯營公司的權利。直到一九五五年，蘇俄所獲的這些特權由於毛匪相互翻臉乃無疾而終。

在一九五〇年匪俄友好關係的蜜月時期，儘管過去兩方由於邊界領土而引起可悲衝突的歷史，中共的頭目無疑間地感覺到一切都已過去了。但是在一九六三年，由於匪俄衝突的結果，毛匪乃決定把過去的舊賬重新翻出來，從那時起他們就利用領土問題作爲主要的政治武器，對蘇俄強施壓力，蘇俄也同樣採取報復性的反擊。在一九六三年共匪的指控被蘇俄認爲是無窮盡的製造邊界動亂。在一九六四年雙方叫罵暫時停止，蘇俄代表團在二月間抵達北平開始談判，關於邊界問題的討論內容未加報導，而且自從一九六四年迄今，他們沒有產生任何共同的協議。在蘇俄代

中國被俄併吞的領土



表訪問之後，共匪再次採取主動，戲劇化地掀起爭論。在七月十日，毛匪澤東親自接見日本社會黨人士訪問時，談到蘇俄在遠東所屬地區的法律地位問題，此一方式，莫斯科深為瞭解，這是共匪對於蘇俄幾百幾千平方哩土地的再次要求。當此一訪問之初，毛匪曾作了若干的聲明，這些聲明給蘇俄提供了主要的根據，蘇俄認為從那時起，共匪即從事一項領土擴張主義的魯莽政策以嘲弄蘇俄。

「蘇俄佔據中國太多的領土」，毛匪在被訪問中說：「蘇俄有兩千兩百萬平方公里的土地，而它的人口僅祇有二億二千萬，這種分配土地的時代應該結束了。」他繼續說：「大概在一百年以前，貝加爾湖以東的地方，都變成蘇俄的領土，自那時起海參崴伯力堪察加以及其他地區，均成為蘇俄的領土，這一筆賬我們還不會清算。」此一聲明是有計劃的鼓動騷亂，以便威脅蘇俄，並煽動中國人對蘇俄的仇恨。

不足驚奇的，蘇俄採取了強烈的反應，在九月二日真理報的社論中宣稱：「從中共匪黨主席的訪問談話中可以看出來，中共頭目們，甚至不再掩飾其對外擴張的野心」，該社論的結論中說，「毛匪澤東引據事實說，世界的人口分佈不均，因此要求重分領土」，在拒絕共匪對於蘇俄現有領土的任何要求之後，該社論警告說，「不要忘記，歷史上記載的很多事件，就是當最反動的戰爭，其開始均為要求領土的擴張。」自此以後黑魯曉夫曾暗示，共匪提出舊有的領土問題，別的國家也可玩同樣的把戲，在九月十九日，當他接見往訪者而談到新疆時，他問道，「中國人是否從太古時代就在那裡定居的呢？」

自從匪俄雙方相互叫罵，指控及威脅領土要求之時起，匪俄邊界事件的緊張情勢，一直保持著高潮。在去年初，俄共黨第一書記布里茲涅夫和其他的俄共頭目們，曾至外蒙作了一次正式的訪問，在那裡簽訂了一個保衛外蒙領土完整的條約，又據最近一項可靠的報導，俄在沿著新疆邊界地帶加強其武裝力量，本年初，俄共更增強其地方軍事力量，俄共指控共匪的反俄活動已達到一個「新的危險階段。」蘇俄總理柯錫金並在接近中國邊界地區，作了一次炫耀式的訪問。

共匪繼續進行其擴張主義的威脅手法，見之於最近出版的地圖，其中顯示在蘇俄連接新疆的七百平方里地帶劃作未定界，在那一帶，更早的地圖曾被劃作已定界線，東北九省以北的全部地區也同樣以未定界標出，其東部一直連接到黑龍江與烏蘇里江，仍屬未定界，（早期的共匪地圖，的確把這些地區均劃成已定界線，只有連接黑龍江烏蘇里江的一個小島形地區屬未定界）。

關於外國船隻在中國大陸河流及水道航行一事，共匪曾宣訂了一項嚴酷的新的安全規則，其目標至少是在針對蘇俄使用東北邊界的河道而為。很明顯的，共匪亦如蘇俄，同樣加強其邊界地區的防衛，在某些地區匪俄，雙方均撤離了密接邊界地帶的所有居民。

全部這些活動的意義何在？除了某些可能的事件之外，一個人僅能觀察到

匪俄的動機與目的，而某些事也似乎可能發生。共匪不像是真的要求蘇俄所佔大片的領土，中國人現在居住在那些不毛之地也無何意義，最大多數的土地對於中國的從事農業並無吸引力，而且，北平偽政權現正全神貫注於其內部的權力鬭爭，並且充份瞭解其面對蘇俄核武器與飛彈力量之前其本身所處的軍事劣勢。

可以相信的是，共匪預料蘇俄在有限的邊界衝突中將不會使用核子武器，但是來自北平的任何主要軍事挑戰——要求從蘇俄攫取領土——將會構成一種軍事的冒險主義，此種情形，共匪匪首是一直力求避免的。

大致說來，共匪最初提出領土問題，是對蘇俄總體的政治作戰的一部份。他們利用中國人對蘇俄憤怒的具體形態，他們企圖嚇阻蘇俄對於共匪領土任何新的壓力或攻擊，並削弱蘇俄現在的領導地位及對世界的政策。

根據帝國歷史的權利，有很多事件促使共匪在所有的領土問題上可能妥協。自從一九六〇年起，在事實上，共匪曾與緬甸、尼泊爾、巴基斯坦、阿富汗甚至外蒙古簽訂了邊界協定，在這些協定中，毛共放棄領土要求，現在，它強迫要求的僅只有蘇俄與印度。

在現有的情況下，假如說共匪軍隊首先發動戰爭似乎不像，而審慎的俄共掀起大規模的軍事衝突，也同樣的不可能，雖然在過去的記憶中，俄軍曾入侵中國的邊疆，但在目前都是著重於防衛。很顯然的，俄國現在的決心是保衛其現有的領土並對抗任何威脅與勒索。他準備反擊共匪繼續增加壓力的挑戰，但很少理由相信它是準備再行擴張在中國大陸的利益。無論共匪或蘇俄，大的軍事衝突均非其目的。唯只要現在雙方的領導階層情緒仍然存在，則有限衝突的可能性是不能避免的，但爆發的情勢常常隱藏在真正爆發的危機中。

在現存的緊張情勢尚無跡象顯示立即消除，在匪俄的爭執中，將來會發生何種變化，其依賴於邊疆情勢本身者更少於共匪現正進行內部權力鬭爭之結局，假如毛匪澤東路線獲得勝利，則匪俄的爭執將會繼續緊張下去，雙方的摩擦將沿邊界繼續進行。但是，假若——似乎不可能——新的匪酋在北平出現，並決定與蘇俄作某種程度的調和，則現存的邊界問題將少有重要性，而緊張情勢立時減低，不過無論如何，在一九五〇年初的匪俄關係的「良好」氣氛要想在最近的將來恢復則仍屬值得高度懷疑的，過去的鬼魂在那個時代是可暫時埋葬的，但他們卻不容易再埋葬，至少，共匪與蘇俄將會繼續焦慮地相互監視著雙方連接的漫長邊界。

本刊徵求有關邊疆史地文稿，如附圖片尤所歡迎。

佛教的美術 (下)

彫刻及其系統

現在讓我們想一想屬於佛教美術的彫刻吧。從這一地方所發現的彫刻，不管它的材料怎樣，在數量上是比較少的，尤其在石彫方面更極爲尠少，其偶能殘存者，在形體上也幾乎都是小型的。木彫除用於建築物的裝飾之外，所得的彫像也比石彫爲多，不過也決不能說它的數量是多的。這當然是基於這一地方適於彫刻的石材、木材乃至金屬的生產極爲缺少，即使在今天情勢也仍然相同。可是我們若單就這些少數殘留下來的東西研究它的系統時，便可發現多數具有顯著的犍陀羅彫刻風味，出於它的流派是無可置疑之事。插圖五(1)爲魯·柯克在庫車附近庫姆·阿立克 (Qum-ariq) 廢寺之中所得到的木彫觀世音菩薩



圖 五 第

圖 六 第



(?) 立像的殘餘部分，由其通體的姿容、衣紋、裝飾的刻工上看，可以很明顯地看出是犍陀羅彫刻的樣式。圖六(2)爲日本學者橋氏得自和闐的銅佛頭，它之屬於犍陀羅式佛像，已更無庸詞費了。

泥像

現在我們若從在這種情形下且在這一地方所發現的佛教彫刻爲數甚少這件事看起來，終難認爲古代佛教曾在此地盛行過。那末是否屬於這一部類的美術，就在此地未臻發達即告終了呢？事實絕非如此。前面也講過，因爲材料的關係，木、石、金屬的彫刻，事實上難以發達。可是在這種情勢下，代之而盛行的就是迄今自此地發現爲數甚多的泥像。這種泥像或用泥灰所造成，或係泥土所造成，普通都是用它代替應以木石金屬等之彫刻而做的裝飾和造像，且應用甚爲廣泛。因此我們必須知道這種泥灰造像在這地方的美術史上所佔的地位是極爲重要的。現在先將泥像的製做方法略述梗概。

泥像的做法

雖然不能說所有的泥像的做法都係如此，但是無疑很多都是用模型製成的。第七圖(8)是魯·柯克在蕭秋克 (Schortschuk) 位於焉耆附近之西南方) 發現的



像泥部天的土出克秋蕭自

宋念慈譯

泥灰製做模型，由此可以證明泥像的面部是用它來做成的。這種模型以外還有不少的發現。大的泥像和許多裝飾物體，因為都是裝點佛龕內部或其壁面的關係，自然屬於浮彫形者為多，至於全身都露出壁面者，在迄今所獲得的東西裏說無寧是少數。因之，所發現的模型亦多屬半浮彫式，其製做方式，如果是全身的那就要分為前後兩半身，合起時則成為一體。由這些模型所做出的像或物體的材料，如前所述，有時用泥灰，有時則單使用泥土。而如同在犍陀羅的彫刻，是在石頭的素地之上鋪上金子，在金色上更施以種種顏色，同樣情形在製做泥像時，底子是白的，在白色上面很多是再把各種彩色和金箔共同使用，這點只要把獲得的泥像一一檢查，便可知覺。又，製造巨像時，也有用石頭做一較粗的心子，然後再將另做成的各部分附着在一起的例子，譬如在庫車附近庫姆圖拉 (Qumtura) 河岸所樹立的兩座巨像，即屬於這一種類。這種作法和前文



圖七 第八圖(4)是這種泥像的心子，在頂到頭部石頭的部分鑿開一較深的縫隙木，將釘插入其中，然後用泥灰或泥土使之固着起來，再將另已做好的頭部附着於釘上。假如在材料方面若不用泥灰而僅用泥土時，就要用切碎的稻草，或以其他植物纖維、或混以毛類以補脆弱。在胴體或物體之各部分用這種材料和

這種模型做成之後，則用極簡單的方法將它們連接起來，只要我們檢視一下今天壞了的泥像，就可發現或是用木釘胡亂釘起的，若是小一些的則用稻草和木片之類為心，用細繩加以連結。等到全部都連結成為一體時，然後才在上面敷上細泥，並在仔細加工之後，塗上顏色。

泥像模型的使用和樣式的永續

因此模型便成為泥像美術的根基了。這是一件極堪注意的事情，在這個原因之下才顯露了重要的現象，那就是說，在泥像美術方面比繪畫還更長久地保持着古老的樣式，若把同一時代同一場所的繪畫和泥像加以比較，便可知繪畫的樣式雖已發生了變遷，而泥像却依然保持着舊有的樣式，兩者的情調很不甚調和的時候。魯·柯克(5)在吐魯番的發掘品中經常注意從某處所出現的泥像，仍有希臘樣式的佛像，惟在同一場所發現的繪畫，便已經變化為東亞的作

風，他想這或者就是由於使用範型而造成的。長時間使用同一個模型，可以做出許多同樣的佛像，縱有時模型可能破壞，但依照成品也可以重新製成同樣的東西，由此想見其間能以採納新設計的餘地，比較起繪畫便少得多了。

泥像樣式的系統

據以上所述，此地的泥像美術較彫刻美術為發達，而泥像大概都是用模型來製造的，所以泥像的型式在性質上却是把古老的樣式比較能長期地流傳於後。現在單就此地現存泥像的一小部分為基礎加以考察，既然認為許多都是屬於犍陀羅式的，那麼毫無疑義誰都會想像得到這些泥像的型式，同樣也是發源於犍陀羅的型式。實際上若把現在的兩者加以比較，就可看出其間是有顯著類似之點的。為了明瞭這種原因，魯·柯克曾在他的名為 *Die Buddhistische Spätantike in Mittelasien* 一書的第一卷裏，起初就用意周到地揭載了十七頁的犍陀羅彫刻，接着又刊載了很多中亞出土的泥像，以為對比之便，如果就此加以參考，已經足够了，更無須一一加以論證。不過所應注意的是這種泥像，從彫刻材料的關係，也許有人認為它是在這地方最初發達的東西，但是事實上決非如此，因為從犍陀羅或帕米揚地方也會發現了若干這一類型的東西。不過按道理說原來應用石頭、木料、或金屬用做彫刻材料者，而在這地方却因材料所限的關係，一切都用泥灰代替了，因此要找尋它的系統，即在試圖和犍陀羅美術比較時，也不能不在和這種彫刻之間尋求其關係了。

蕭秋克出土的泥像



圖八 第

大佛像(6)是魯·柯克在距哈拉沙爾(焉耆)西南不遠處的蕭秋克地方佛洞所獲得的天部泥像，乃放置於鑿進壁面的佛龕中者。高約三二四、二一公分餘，全體着色，堪稱優美嚴肅兩者兼備的傑作。在同一地點還發現了幾尊與它約略相同的佛像，而和這種形狀相同的東西，也不僅在這一場所，即從其他很多地方也

均有發現。因此我想這種形式當爲這一地方所廣泛地崇尚。關於時代，編者認係八世紀之作，但這並沒有什麼確鑿的根據，有關這一點，迄今尚難臻明瞭。若以之與健陀羅彫刻樣式相比較，當然它和古老一點時代的東西之間，也有很多相異之點，即屬與加上許多新裝飾的要素相比較，也未必一致，例如，手鐲是從腕衣之上帶起的，眼睛有些向上斜釣等各點，是可以數得出來的，但是若有人關於它的頭髮、帽子、衣褶，再加上端麗嚴肅的顏面表情稍加注意，無論何人都不會否認它是出自健陀羅彫刻系統的。至於它的部分的差異，也就是在本來形式之上又特別加上此一地方的變化和發達，那簡直就是證明這尊像的製作並不遠溯那樣古老的時代而已。前節關於這一地方的佛教繪畫，已經對它的系統，以及由於時代而發生的畫風轉變的概略加以敘述，除了它的變遷時期並不一定和繪畫相一致之點外，其他一切仍不妨視爲尚係應加諸泥像的說明。

古代西域佛教美術的作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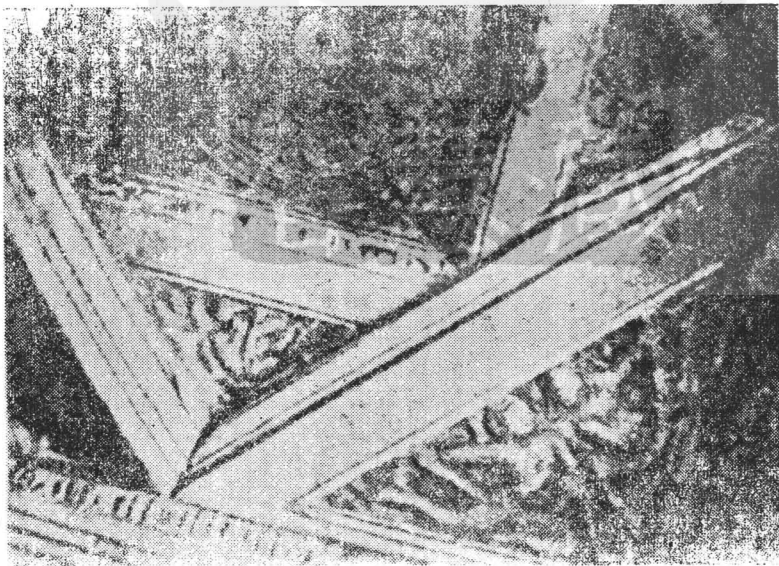
以上已經說明這一地方古時佛教美術多屬於健陀羅系統的情形。現在在此再想加以思考者，就是這種美術究竟是出自這一地方人士的手而製成的呢，抑係他處的藝術家進入此地，而將其地方的美術遺留於此地了呢？這倒是一個問題。這種問題倘若把它和對於日本的初期佛教美術見解相比較觀之，我想就可分曉那決不是一件得容易解決的問題，但是對此也並不是沒有可資參考的資

第九圖



料。首先應予注意的，是描寫這等繪畫中的某些事物的光景，在尙留存於今的繪畫中可以看到，關於它的相貌或在描寫之際的姿態和道具，是可以相當詳細知道的。在庫車附近有名的基奇爾千佛洞之中，在古留恩魏德爾氏命名爲「畫家洞」的洞窟壁畫上，繪有畫家實際描繪壁畫的光景，從這幅遺留下來的畫裏，可以很詳細地看出他的相貌、描繪時的姿態和道具。那就是說，在庫車附近有名的奇基爾千佛洞中，由古氏所命名爲「畫家洞」的洞窟壁畫上，畫着畫家繪畫壁畫的

情形，從這幅畫來看，他的服裝就是在他其他畫(7)中所看到的所謂吐火羅人的服裝，決非中國或土耳其人的服裝。他的相貌也約略和吐火羅人相似，而髮型則極爲特殊，向左右和後方垂下者，到頸項的周圍剪斷，恰如戴一頂假髮一樣。在服裝方面頗爲顯眼者，也和其他壁畫裏所見過的騎士一樣，在胸部下吊着一支短劍，簡直完全不像藝術家的服裝。(在其他佛洞中也有描繪畫家的壁畫，並也同樣帶着短劍。)右手拿着中國所用的毛筆，左手持一小壺。那當然是一種裝畫具的東西。古氏(8)對於這幅畫從各點觀察的結果，定爲係出自繪畫千



第十圖

佛洞中古老部分畫家的手筆。因此可說這位畫家大概不是此地人士，而是來自他處的。依照古氏對於畫上題款(9)研讀的結果，畫家名字之一寫的是(Μιραδάττα)米特拉達它。這當然是個希臘名，或爲希臘化的波斯名，這就足以證明他是西方人了。不過關於這個名字的讀法是否正確仍屬疑問。如依魯·柯克(10)的說法，對此恐怕還不能盡信，但是縱令這一讀法是錯的，那麼單從這種相貌和服裝看，倘若他不是所謂的吐火羅人，則他必定是由他處來此的西方人了。魯·柯克氏(11)則說從這幅畫所表現的風貌上來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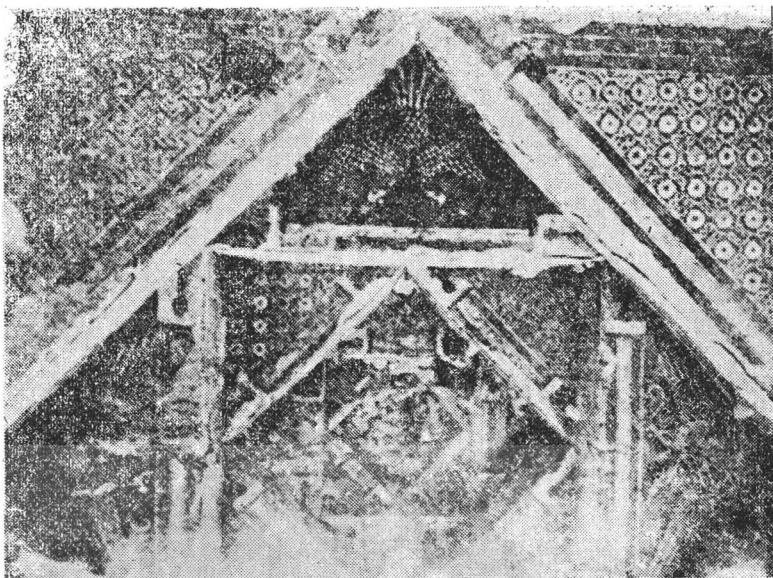
，可以知道他是吐火羅人。

關於奇基爾千佛洞佛畫的記事

佛教建築

現在再簡單地講述一下占有佛教美術一重要分野的佛教建築。此地一向因建築材料極為貧乏，所以在這裏也就沒有用石、木起造大建築的道理。因此講到與佛教有關係的建築，便不能不首推用磚和泥建築的佛塔或千佛洞了。關

多。幾經年月之後，此種藝術與當地居民發生了親密的關係，而這些人又對這種藝術加以模倣，又畫出了同樣的東西，更進而在這些畫上加添了自己的趣味，這是極為自然的經路。今天為一般所知曉的這一地方的繪畫，其所以也很能表達原來的樣式，而且在它的題款上使用了應用中國字、土耳其字或布拉夫米字的吐火羅語文者，這無非證明說那些筆者，彼此都是各汲其源流的中國人、土耳其人和吐火羅人了。因此，這裏所講的見解，也同樣可以適用於這一地方的泥像藝術之上。



另外古氏還獲得了在這千佛洞所在地方的地圖，在那上面有用藏語關於佛洞精細的記載。古氏在他題名為古代庫車 Alkutch 刊載奇基爾佛洞圖錄及解說的書裏，曾經把它譯載出來。根據這種譯文，可知從事於這些佛洞繪畫之人，或為敘利亞人，或為印度人，或為來自耶穌聖地之人。關於這種地圖和記是事的史料價值，我現在固不能加以明確地判斷，可假如古氏所相信的一樣，那麼在這些佛洞所描繪的古代繪畫，我們就不能不承認它們並不是出於土著人士之手，而是以來自西方諸國的人士之手為

於佛塔的材料可不具論，至於它的形式則完全是印度式的。至於佛洞，可以說也就等於其他地方的伽藍，因此乃是一種極為重要的東西。在當地平地上既難用石頭木料建造堂宇，所以採取了穿鑿山腹、作穹窿、柱子和堂宇，以建設洞窟寺而安置佛壇的方法了。當然這種方法在印度以及印度和此一地方之間的地方，也有實行的，可是單就此地講，許多大伽藍除了如此經營之外，可說別無好的辦法。因此，雖說是洞窟，但是在構造和裝飾上，却是極盡命與之美的，這從舊日的載籍上和今天所存的現狀上，都是可以詳細察看出來的。至於說它的樣式是怎麼樣子，那祇要引用一下伯希和⁽¹⁾ Pelliot 氏有關庫車奇基爾千佛洞的敘述就够了。他說：「健陀羅寺院統統都或多或少地瀕於廢滅狀態了，我們眼前在庫車尚可歷歷在目地看到那種燦爛的希臘佛教美術在西北印度佛教建築的遺跡」。做為這一說法的證據之一，我們且看看奇基爾佛洞天井的構造，該是怎樣和健陀羅的潘德連特平寺院的天井相似呵，第十圖即為後者，第十一圖則為前者。而這些天井都是由幾個正方形從裏面相接，並將它的結構逐漸昇高，從最高的一面的中央吊着照明燈。由內接正方形而劃成的各面三角形之中，每個都飾以天人，花鳥或雷紋，它的設計也是相同的。

佛教建築的特徵

根據上文所述，如把千佛洞全體都看做是引用健陀羅廟宇建築系統之作，也不為過。這種情景不僅在奇基爾佛洞可以看出，在其他佛洞的情景也約略相同。從這種建築本身的性質說，就是具有支配性的，它和繪畫和彫刻不同，在這個分野之中，加入中國風味樣式者很少，譬如曾經調查過答喇和卓佛寺遺跡的魯·柯克⁽²⁾氏就曾說，在那一建築上可以找出印度樣式或波斯樣式，可是在曾經由中國人長久支配的高昌，却反而找不出中國建築的痕跡。

參考

- (1) 據 Le Coq. Die buddhistische Spätantike in mittelasien, I, Tafel 44.
- (2) 西域考古圖譜彫刻之部第一圖。
- (3) Die buddhistische Spätantike in mittelasien I, S. 12.
- (4) Ibid.
- (5) Ibid. S. 13.
- (6) Ibid. Tafel 30.
- (7) 請看 Ibid III, Tafel I
- (8) Altbuddhistische Kultstätten in Chinesisch-Turkistan, S. 153.
- (9) Alkutch, S. 31
- (10) Die buddhistische Spätantike, III S. 8. Note 2.
- (11) loc. cit.
- (12) L'art bouddhique du Turkestan oriental. L'art décoratif. août 1910, p. 61.
- (13) Auf hellas Spuren in Ostturkistan. S. 63.

從英兵入印談到匪印邊界糾紛

李秉廷

自從其匪竊據大陸後，打從民國五十一年起，所謂匪印「邊界糾紛」乃層出不窮，從冷戰到熱戰，每年總有百數十起。談到中印邊界，從帕米爾東南麓，喀喇崑崙的穆斯塔格山口起，沿新疆省一小部份和西藏全部邊界，以至西康省的察隅縣南，這一帶的國界，都是清代盛世所開闢的，長達二千餘哩，其間除了錫金與西藏一段計一一〇哩經一八九〇年中英會議在藏印條約中劃定界線之外，其餘均是未定界，僅有習慣線存在。此界線以外坎巨提、巴達克山、阿富汗、拉達克、尼泊爾、哲孟雄（錫金）不丹等，或原係我國的領土，或原係我國的屬地，且和邊界問題極有關係，自從英國殖民東方，吞滅印度之後，這些地區均與印度遭受同一惡運，茲分述如下：

坎巨提：也叫乾竺特，位於帕米爾高原南緣，那與今新疆蒲犁西南邊相接，面積約九萬三千方里，境內南北兩面多山，峻峭壁立，中央有棍維河貫通，為新疆南部通往印度的門戶，人民以遊牧為業。清乾隆二十六年內附，定例三年一貢砂金一兩五錢，清政府則賞賜綢緞、銀、茶等物，道光年間，坎巨提因故與克什米爾發生戰爭，被擊敗，議和，每年進貢克部犬、馬各二頭，克酋長則賞坎部印幣一千五百元。同治、光緒年間，英據印度，取克什米爾，坎巨提便成為中、英兩國所共屬之地，後來坎巨提又和俄國通好，接受俄國的賞賜。光緒十七年（一八九一），英國企圖從坎部借路到帕米爾，坎部酋長賽德艾里罕出兵抵抗，失利，曾兩次到我喀什噶爾請求援助未遂，乃逃至色勒庫爾（即今蒲犁縣治），次年七月，清廷駐英大臣薛福成從英國奏請和英會商立賽酋的弟買寶蘇木做坎巨提酋長，從此以後，實權便完全操在英國人的手中，我國對坎巨提徒擁虛名而已。

巴達克山：位於起自帕米爾高原西延的興都庫什山南面，亦即今日瓦罕帕一帶地方，大清一統志說：有城郭，負山陸，土地肥沃，人民耕稼而兼遊牧，面積三十一萬方里。清乾隆二十二年，政府軍平定回疆後，聲威遠播，至二十四年，巴達克山酋乃和帕米爾同來內附，次年派使者入朝，進貢八匹駿馬，其後，英、俄協定劃界，竟將本區改隸于英屬的阿富汗了。

阿富汗：位於巴達克山西南，面積計一百八十八萬餘方里，在清乾隆二十七年，阿王愛哈默特沙聞風向化，派密爾漢等使者來朝，進貢寶刀及駿馬四匹，此後也常進貢良馬，這是我國最西的屬國。道光以後，英人因據印度而確認阿富汗為其西北屏藩，故常侵擾阿境。光緒五年（一八七九），英與阿王耶克普訂約：規定阿富汗此後和他國宣戰媾和，須經英國同意，於是無形中成了英國的保護國了。其時，俄國已佔據中央亞細亞，進侵阿富汗西北，英國乃幫助阿富汗抵抗俄軍入侵。及至光緒二十一年，英、俄協商，共同派員劃定阿富汗

北與俄境接界，議定從維多利亞湖起我國邊界一帶狹長地區，作為阿富汗屬地，並限制在此一地區不得駐軍及建築炮臺。按此一長表地帶即前述之巴達克山和帕米爾兩部的境地。帕米爾既為我國領土，而英俄擅自劃定阿界，又無我國代表參加，故迄未承認。

拉達克：又稱蘭伯特，位於新疆卡拉胡魯木達坂之南亦即西藏阿里部西北，印度河源右岸，其西南與克什米爾相接，中分為補仁、達巴噶爾、維仁、堆噶爾本及茹安等五區，面積計十二萬方里。在強盛的西藏第五代喇嘛時代，此一地區完全收入西藏版圖之內。其後，印度的西克敦教徒，為示威武，乃從克什米爾，東向掠奪拉達克，進襲西藏。光緒十四年，英人以拉達克邊民與印度邊民時起衝突，乃約我國議劃邊界，清廷以其荒遠，乃於光緒十六年（一八九〇），贈給英國，現為印度所屬，此為我國新疆南面的一小部和西藏阿里部與印度直接鄰接的境界，亦為一九六二年以來匪印經常發生衝突之地。

尼泊爾：又稱廓爾喀，藏語叫畢棒子，在西藏與印度之間，東界哲孟雄，為喜馬拉雅山麓的小國，面積三十二萬方里，風俗物產均類西藏，常進犯藏境，故在乾隆五十七年，命相國福康安等，出兵討伐，兵臨其都城加德滿都，尼酋恐懼乞降，貢馴象番馬，請求永遠約束，自定五年一貢，清廷允諾退兵。及孟加拉，東印度等為英所滅，獨尼泊爾能血戰保疆；嘉慶十九年（一八一五），英派大兵進攻，尼失敗；亦僅割東部伽爾華與古蒙兩邑歸入英屬哲孟雄。清代末期，彼常能擊敗印度騎兵，時或向清廷求援；民國初年，我派尹昌衡將軍入藏，尼則派岳倫至軍中，請允夾擊，唯求復藏後，准許尼民建省服官職，受平等待遇。後因袁世凱處理失當，尼民大為失望；民十三年派人修貢，十七年派留學生來留學，並考察政治以資仿效，民二十二年，我會派員修好，尼王代表歡迎。英人查理士柏爾所著「西藏之今昔」一書中附有一八五六年（咸豐六年）藏尼條約譯文中說：「彼等業已議定，對於中國皇帝，一如以往，加以尊重，如以前所記註者」。該約計十條，雖和界線無大關係，但可窺知西藏一向為我西南屏藩，同時，尼泊爾對我歷史上之關係至為密切。

哲孟雄：又稱錫金，西界尼泊爾，東接不丹，南連印度，北隔喜馬拉雅山與我西藏相接，面積約十萬方里，境內大吉嶺，為自西藏南下印度之要道，風俗人性與西藏相若，原為西藏屬部，故亦隸屬我國。自英經略印度成功，乃謀擴展殖民勢力於北印，故自嘉慶十九年，即着手經營哲孟雄，以謀通往西藏之道路，當英攻略尼泊爾時，曾迫尼王割二邑予哲孟雄，使之親英。道光十九年，英贈哲王年金三百磅，租得大吉嶺，咸豐十年增為一千二百磅，取得哲境鐵路建築權，於是哲孟雄乃被置於英人的勢力範圍，及至光緒十五年（一八八九

，西藏乘機派兵入哲部，並促哲王入藏與英開戰，終敗，索哲王反國議和，英置統監於哲孟雄，哲部遂亡。

不丹：位於西藏南境，東界西藏的塔汪等部，南接阿薩，西南連孟加拉，西達哲孟雄，面積十二萬方里，為紅教喇嘛總匯之地，舊分居魯克與葛畢兩族，時相仇殺，清雍正十年，先後至西藏投誠，貝子頗羅與之和解，旋各派使至藏示謝，兩族遂合而為一。此後派使來貢不絕。不丹人民悍勇，時入侵印度，英印派兵征伐，侵入領地，宣統二年（一九一〇）元月八日，英人查理士柏爾與不丹王烏根旺查克在不丹之班納加締結英不條約，主要兩點為（一）英國願將每年津貼不丹政府之五萬盧比，從一九一〇年起增為十萬盧比，（二）英國決定不干涉不丹內政，不丹政府承認有關外交事項，願受英政府指揮，倘與哲孟雄及科貝哈王發生爭執等問題，願從英政府判決，於是，不丹在實際上已成英之保護國了。

當時的英國殖民主義者，在征服印度及其與中國鄰接的小國之後，接着第二步就是想以征服印度的手法來重施於中國，由於中國土廣民衆，為列強紛爭之對象，英人欲獨吞中國，自不可能，故假設以長江流域為其勢力範圍，其蠶食鯨吞的策略乃一方面自上海溯江而上，另一方面，自印度入西藏，再北上青海、甘肅，東入西康、四川，即沿長江而下，於是半個中國將在其囊括之中。英國殖民主義者的這種設想，只要翻開近百年中國外史，幾乎每一頁都可找到證據，這裡就英國人從長江上游而下的構想摘要一段文字證明之。

在清光緒二年（一八七六），英以翻譯官瑪加祿在雲南騰越被殺事件，迫我締結芝罘條約，其所附專條說：現因英國的議，約在明年派員由中國北京起程前往，遍歷甘肅、青海一帶地方，或由內地四川等處入藏，以抵印度，為保險沿途之便，請發護照，並知會各地方大吏，暨駐藏大臣公文，屆時當由總理衙門，察酌情形，妥為辦給。倘若所派人員，不由此路行走，另由印度與西藏交界地方派員前往亦然。此即被視為我國政府承認藏英交通。故在光緒十年，印度行政廳馬可勒氏，遂依據此條，要求我國總理衙門，發給西藏探險護照，及西藏官廳的優待。馬氏得護照後，忽又變更計劃，改為調查西藏礦藏，且從印度入藏，引起藏民激烈反對，會英吞併緬甸，我國以放棄緬甸宗主權，與英人取消西藏探險為交換條件乃免，但英人對我西藏之窺伺，決不會就此罷手。

英人入侵西藏的第一步就是鞏固哲孟雄，並使侵佔哲孟雄合法化，由於哲藏的既有歷史關係，故其對哲主權便非得我國承認不可，尤其其藏哲邊界，必須勘定，而我國對邊界之確定，亦確認有其必要，乃於光緒十六年（一八九〇）二月二十七日在印度的孟臘城（加爾各答）締結藏印條約（也叫哲孟雄條約），双方的代表所列官銜蠻長，我方為大清國特派駐藏幫辦大臣副都統銜升泰；英方為大英國特派總理五印度執政大臣第一等三式各寶星上議院候爵蘭士頓（簡單一點說，就是英國駐印殖民總督），該約共計八款：第一款規定，藏哲之

界，以自布坦（不丹）交界之支莫攀山起，至廓爾喀（尼泊爾）邊界止；分哲屬梯斯塔及近山南流諸小河，藏屬莫竹及近山北流諸小河分水流域之一帶山頂為界。第二款為，哲孟雄由英國一國保護管理，其內政、外交，均應專由英國一國選辦，該部長暨官員等，除由英國辦理准行之事外，概不得與無論何國交涉往來，其餘各款論及通商交涉，游牧及換文等另定日期議訂。此約之簽訂，英國統治哲孟雄已獲法律上的保障了。

關於通商、交涉及游牧等項，英人一再催促，終於光緒十九年議就藏印續約九款；第一款，藏內亞東，訂於光緒二十年開關通商，任令英國諸商民前往貿易，並由印度國家隨意派員駐寓亞東，查看該處英商貿易事宜。第六款，凡英國商民在藏界內與中國商民有爭辯之事，應由双方派員查明秉公辦理，如兩邊官員意見不合之處，須照被告所供，按其本國律例辦理。第九款，從亞東開關之日起，一年後，凡藏人仍在哲孟雄游牧者，應照英國在哲孟雄隨時立定游牧章程辦理，凡該章程內一切，須先曉諭通知之。

此約締結後，英人獨享通商利益，藏人游牧哲境，反受限制，藏人見之，憤怒不平，乃發生排英之舉，英人向我總理衙門交涉，終因藏人反對而無結果。其時俄對達賴十三活動，希望拒英迎俄。光緒二十七年，中俄滿洲密約之後，又傳有西藏密約，英人驚駭，會日俄戰起，英乃於光緒三十年（一九〇四），藉口藏人不履行條約而派雅昔哈士巴德（榮赫鵬）率兵攻西藏，駐拉薩，達賴十三出亡青海，乃於七月二十八日由葛爾丹赤大喇嘛接印，與英締結英藏條約十款；第一款，西藏應允遵照光緒十六年中英所立之約而行，第二款，開江孜、噶大克及亞東為商埠，貿易過道不得阻滯，第八款，凡自印度邊界至江孜、拉薩之炮臺山寨等一律削平，所有障礙交通之武備，全行撤去，第九款，下述五端，非英政府先行照允不能舉辦：（一）西藏土地，無論何外國皆不准有讓賣租典式別樣出脫事情，（二）西藏一切事宜，無論任何外國皆不准干涉，（三）無論任何外國，皆不許派員或派代理人進入藏境，（四）無論任何項鐵路、電線、礦產，或別項利權，均不許各外國或隸各外國籍之人民享受，若允此項權利，則應將相抵之利權或相同之利益，一律給予英國享受。（五）西藏各進款、或貨物或金銀錢幣等額，皆不許給予各外國或籍隸各外國之人民抵押撥充。

由於此約之成立，西藏全境盡入英國勢力範圍，損失主權太大，我政府乃電駐藏大臣有泰拒絕簽字，同時向英政府提出抗議。幾經周折後，乃於北京續議藏案，訂正約六條，附約十款。双方全權代表，我派唐紹儀，英派薩道義，條文要點如下：第一款，光緒三十年七月廿八日，英藏所立之約，附入現立之約，作為附約，彼此允認，切實遵守，第二款，英國允不佔併藏境，及不干涉西藏一切政治，中國亦應允不准其他外國干涉藏境，及其一切內治，第三款，光緒三十年七月二十八日，英藏所訂之約，其第九款內之第四節所定各項權利，除中國所獨能享受外，不許他國及他國人民享受，唯經與中國商定在該第二

款指明之商埠，英國得設電線，通報印度境內之利益。第四款，所有光緒十六、十九年，中英所訂兩次藏印條約，其所載各款如與本約及附約無違背者，概應切實施行（附約之主要內容與英藏條約完全相同，此處免錄）。

此約雖收回了英藏條約所損失的若干權利，唯將該約作為附約，不啻開創以新約承認舊約之先例，且默認西藏對外有直接訂約的權力，而使此後中英藏三方面在光緒三十四年之藏印通商章程上並列簽字。

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五日零時零分，印度國大黨尼黑魯宣佈自英殖民主義者手中收回政權，這對於亞洲的民族運動而言，是一項輝煌的成功，印度不但承繼了整個印度半島，也包括了英人掠自我國的坎巨提，拉達克，至於在尼泊爾，錫金及不丹也承襲了英人的勢力而成為其保護國，唯自共匪竊據大陸後跟着進兵西藏，情勢乃發生變化，尼泊爾王馬漢特拉於一九六〇年十二月解散內閣

，收回國政，實行「計劃議會民主」，尼黑魯表示不滿，共匪乃乘機以大量援助相引誘，馬漢特拉乃轉而親匪，近年來尼國受匪滲透，國內共黨勢力壯大，尼王後悔，頗有重新親印儘傾向。不丹則量保持中立不作左右袒，但實際上仍然親印，境內雖無印度軍隊，但有印度派遣的軍事教官。至於錫金則完全為印度的保護國，僅有內政獨立，外交及國務全由印度負責，印度在錫金駐有軍隊二萬五千人，與共匪在邊界對峙，另在接近錫金的印度境內，尚有二萬五千人，作為後援。故自一九五九年西藏抗暴受挫，達賴喇嘛逃印以後，匪印邊界衝突乃層出不窮，共匪之暴虐政權，對內屠殺人民，奴役西藏，對外侵凌鄰邦，威脅東南亞，可謂惡跡昭彰，甫經脫離英國束縛之印度人民，亟應及時覺醒，而西藏同胞更應同仇敵愾，與我們齊一步伐，併肩作戰，誓復神州。

我國西北沙漠生物地理之研究

虞 怡

一、沙漠的重要性

我國西北地方遼闊，而沙漠分佈，範圍更廣。東至興安嶺，南抵陰山脈，西迄阿爾泰山系，北達外興安嶺。世人談及沙漠，頓起「不毛之地」，或「浩浩乎平沙無垠，迥不見人」的感慨，而認為毫無價值。實則隨地而異，亦不盡然。有些地方，湖沼散佈，碧草穠秀，灌木叢生，鳥類和馬牛羊駝，蕃殖其間；有些地方，動植物具有「適者生存」的特徵，奇異萬狀；有些地方，湖泊含有白色結晶的鹽質，利也甚厚。我人於天日晴明之際，跋涉其間，那種「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的景象，不但惹起無限詩思，反過來對於生物資源上，尤其是動物資源，在經濟上更重要意義。或謂沙漠在蒙古，俄人已曠其獨立，何必徑徑於此。作者以為一部雖在蒙古，但一部尚在我熱、察、綏、寧、新諸省，中國內地與蒙古境界又未勘定。何況唐努烏梁海及科布多，向來就不屬於偽蒙範圍之內，該兩地方既未經公民投票，亦未經我國承認其獨立，故仍應為我國版圖，從事研究其生物分布狀態，不僅有益於學術上，即復興後的資源開發，也屬重要之事。

我們觀察沙漠四周一帶，森林繁茂，動物叢集；內側砂原蟠踞，多成砂丘，有固定的，有移遷的，前者稻科植物叢生，後者植物較少。這砂原的內側為礫原，動植物奇異奪目，這些礫石附有堅固的黏土，缺乏水分，頗妨害植物之生育，由此向沙漠的中央部，礫石漸次減少，而成黏土的平原，中央部則岩盤

露出，成為岩原，多地衣及石鼠。這樣在山嶽地帶圍繞着沙漠，以岩原為中心，向外而黏土原，而礫原，而砂原，而山地的內側，順次配成同心圓狀。又濕度自周圍向中央部漸次減少。因之生物的分布相，受了地學的和氣象的影響，亦略成同心圓狀的分布狀態。茲將生物分布情形及其特殊性與夫生物種類演變的歷程，分述於下，以供參考。

二、一般生物的分布狀況

生物分布狀態，如上所述，既受地學的支配，所以從地學的特性上，來考察生物的分布狀態，實是最適當的方法，以下就把山嶽地帶、砂丘地帶、礫原、礫土原、岩原、湖沼地帶，順次述如左：

1 山嶽地帶

環繞沙漠四周的山嶽地帶，向來森林繁茂，後以人為之故，多所殘害，以致童山濯濯的地方也有，惟現今北部高原，針葉樹蔥鬱，尚成為西伯利亞森林帶，棲息於其間的動物，有蝙蝠、鼯鼠、松鼠等。地上除鹿類食草獸外，又棲有虎、豹、狐、狸等食肉性的獸類。這些動物供給品質優良的毛皮，當由駱駝隊商，自庫倫經戈壁而運至萬全，以銷售中外。

陰山脈僅有數處，殘留疏林而已。尤其是花崗岩所成的岩山，除針葉樹以外，還混雜有山楂子等木本植物，在地榆、紫地榆等森林之中，也產有山地性的草木，如洪波爾山即其佳例。此種疏林，有鹿類棲息其間，惟棲於樹上的

動物，殆不多見。自陰山山脈的西部，綿亙至阿爾泰的岩山，有野生的達爾文羊，諒為現今蒙古羊的原種。其大螺旋角，肥短體格，叢簇的羊毛，細肢硬蹄等，均為適於棲生在岩山的形態。此類自我國北部及山東半島擴布於這些地方，從化石上推考起來，這是無疑的。

陰山山脈的南斜面，因自南方吹來的雨雪而降雨，所以雨量較多，其山麓展開為萬全臺地，利用之為農耕地，栽培小麥、莜麥、粟、高粱等穀類、馬鈴薯、甘藍、罌子粟等。乾田之間，到處有柳、榆、白楊等喬木聳峙；路傍有大飛燕草、山羅蘭草、鑿菜、落葉松等高原性草木，野花怒放，鮮豔奪目；荒蕪地蟲實、黃芩等叢生。

這森林周邊帶，帶松風類為其特有動物，代低地性的溝風類而出現高原性的齧齒類，又有鳥類棲息其間。具備低地性的紋白蝶，殆皆絕跡，而出現草摺生蝶，夜間如夜蛾、燈蛾類，全集燈火的昆蟲類極多，此即表示着植物種類多而繁盛了。

陰山山脈之北斜面，與森林周邊帶同；雨量比南斜面顯少，因之生物狀態一變。即高原性的草木不見生育，而多為稻科植物。所以帶松風類比南斜面顯著減少，另成一亞種，是其特異之點。

2 砂丘地帶

陰山山脈的內側，砂原發達，乾燥度強，為地學之特徵，因之生育於此地的稻科植物，大體上分為二型，即長莖與短莖二種。

A 長莖稻科草原 近山嶽地帶之砂原，多長莖的稻科植物繁殖，例如刺苦丟葛耶是。尤其其一部分窪地，水分易留，更為繁盛，其莖長達二公尺。其他苦菜、羽茅、野麥等，也莖近二公尺。在長莖稻科植物生育之邊，始有沙漠性的動物出現。即新明之西方與布爾臺蘇木之北方，自東北走向西南，聯成一線，可視為森林週邊帶與稻科草原的區劃，沿此線始出現砂地蜥蜴、豹紋金蛇、稻灰色蟲等沙漠性種類。此草原地帶產有羚羊類的一種 *Prodon Cus gutturosus*，此草原擴布至興安嶺之西麓，都有大羣羊類繁生。其他有蝶類之蛱蝶，蛇眼蝶，甲蟲類之馬糞蛆，特異獸類的狷等。

B 短莖稻科草原 由此向戈壁中心，濕度漸低，長莖稻科植物，順次換置短莖種類，如小麥、粗樞、一本芒等。這些砂質的土壤，本多含黏土成分，保水力少的地方，短莖草科比之生長於砂丘上的長莖種類，其適應性更大。這地帶特有的動物，有羚羊類的一種柵沙地羊 (*Procavia Przewalskii*)，此種自西蘇尼特附近遠布至中亞細亞之西部。鳥類如鴉 (野雁)、梟類似砂地顏色的種類，以及西伯利亞鵲 (大雀) 的一亞種 *Oenanthe deserti atrogularis*，其具備沙漠性為其特色。

砂丘地帶不論稻科莖之長短，以其均適於生育而且密度甚大，故均為供給食草獸類之良好飼料，成為羊，山羊，牛，馬，駱駝等家畜的大牧場。蒙古人

民之從事遊牧，良以此故。蒙古人以家畜為最大之寶，而於金銀却不重視。所以沙漠的稻科草原，可謂蒙古人的最大寶庫。因之牧草生育之良否，給予蒙古人的生活影響甚大，是則預防驅除害蟲，改良或保護牧草等，實有極大注意之必要。傷害牧草有飛蛾類，飛蝗類。飛蝗類之種類及其個體都甚多；螟蛾類之種類少而其個體却很繁殖，此二者如大發生，則牧草蒙受大害，這是人所害怕而周知的事。

3 礫原

礫原本身，因保水力少及外圍乾燥劇烈之故，植物之生育比之砂丘地帶顯著惡劣。其植物之分布相，主要為艾類。其種類甚多，在形態學或生態學上講，具有適應水分缺乏，乾燥異常或有機物缺少的荒地之特性。其他如露冰草、刺芹等的果實成熟，地上莖自根本擴成球狀的枝幹，全體如毯，隨風四散種子於草原，可算是奇異植物。礫石較少的粘土質地方，生育有長根的甘草、小灌木及細葉錦雞兒等，礫石多的地方出產麻黃。這地帶動物之種類及個體均少，獸類有錦毛鼠，軀體叢生短毛，尾甚短，為其特色。又獾面生色，也適於馳驅。以刺芹的繖形科為食料的金鳳蝶，此帶甚多，其色彩之濃豔，尤惹人注目。艾草原之特有甲蟲，多為馬糞蛆，此種自中央亞細亞經阿刺伯遠布至非洲，也就是沙漠地帶之特點。

4 粘土原

粘土原接連礫原，縱向奧地展開，乾燥度更烈，地味也更瘦。植物在這地帶之繁殖密度低而且多係短莖，以菲類為其主體。小旋花等次之。其特有動物為跳鼠，因後肢和尾巴長，又有大袋鼠之名。其他尾肢都短的鼠類，多在傾斜地而穿孔，作成巢穴。沒有樹木繁殖的地方，除營巢於地中外，別無他法，又其對於乾燥特具適應性。此等鼠類，和平野所產的種類迥異，並可看到原始的種類甚多。這是特別堪以重視的事情，從這事實又可以推想沙漠地區，或為鼠類之發祥地吧。原始的種類，限於特殊地域，得以保存，這於此類之進化上，頗饒興趣。此等鼠類殘食植物而妨礙其生長，穿通地孔而阻礙交通，又為鼠疫之媒介，所以對撲滅之法，非特要注意不可，其方法，即為利用天敵，例如這些地方多禿鷹、大鵟、鷹等猛禽類，頗可利用是。

5 岩原

岩原佔沙漠之中央部，顯花植物幾無生長餘地，露出岩磐，生着地衣類。其種類與分布於新疆、中央亞細亞等西方系統的種類近似，與分布於東北九省方面的東北系統遠緣。此種岩原，因乾燥過度，植物既少生育，動物亦不多，只有岩鼠而已。

6 湖泊地帶

不含砂質的粘土質窪地，湛潑雨水，形成一時性或永續性的湖泊，地下湧

出的砂丘地帶，也生湖沼。此等湖沼因蒸發盛及周圍地學關係，多含各種鹽分或曹達成分。鹽湖之周圍，生着海濱性的植物，例如原岸草（藜科）、杉海苔、海藻等。湖中棲息豐年蝦、介蝦以及橈腳類的浮游生物甚多。其中 *Artemia Salina* 棲於各種濃度的鹽湖，依其濃度而異其形態，可算特異之種類。

曹達湖的周圍，生着曹達木的特殊植物，但曹達白苔的地方，殆不生育植物。鹼性湖產兜蝦，尤以一時性的湖沼為多。在短期間產生介蝦類甚多，且能善耐水分缺乏，其卵雖甚乾燥，但長期間亦得保持其生命。諸湖之間，也有淡水湖，蕃殖如眼子菜科的水藻，有時棲息椎實螺，扁卷螺等淡水貝類及龍蟲、牙蟲、松藻類等水棲昆蟲等，反之浮游生物却甚少。

以上不論何種性質之湖沼，動物只限於無脊椎動物，而魚類的脊椎動物，殆未之見，此可謂沙漠湖沼之一大特性。魚類僅於流入大型而永久性之湖的淡水河或其河口附近見之。其種類亦不超過十種，就中以鮎、泥鰱等類占大部分。然東北九省所產魚類却有百餘種之多，由此可見沙漠如何缺乏水域了。

湖岸之葦類，頗為繁茂，水禽以之為窩巢，成為淹鳥、蒼羽鶴等之蕃殖地，又為雉鴉、鐵嘴鴉等千鳥類，鵲鴉、鵲鴉、鷹鴉、反嘴鴉等類，大嘴燕鴉、燕鴉、大鴉等夏季棲息地。所以生存於湖沼的水棲昆蟲、豐年蝦、介蝦等，便成為鳥類之良好食餌。

砂丘地帶之東邊，近興安嶺地區，砂丘和砂丘之間的低地，多成湖沼，杞柳類成行，並生育有綠草，野黃蘭的山地性之植物。沼地或川岸，密生羊蹄類，杞柳叢林之間，棲息有戴勝、鵲等鳥類，又有山黃蝶，白蛇目蝶等山地性種類出現，顯示森林性之形相畢露了。

三、生物在沙漠分布的特殊性

動植物分布於沙漠之間，顯示着生態學上及分布學上之特色，分述如下：

1 生態學上的特殊性

生態學上的特色之最大因素，即為地學上的特殊性。

A 高原性 沙漠既是高原，所以其生物一切均適應於高原之生活，其中適應性特別發達的，以動物為最，羊、山羊等，便是其代表，帶松鼠、草摺白蝶等，也是佳例。

B 乾燥性 生物在水分少而乾燥劇烈的沙漠，善能適應此等生活的惡條件，也就是多沙漠性的生物，向稱沙漠之舟的駱駝，可為其代表的動物，不論在形態學上或生理學上，都是適於沙漠之棲息，這是無待贅述的。植物如艾類、芨芨草、小旋花、薺苳、蚊母草、蚯丘草等，在形態學上，都顯示特色。即使外部形態學上沒有特色的生物，在生理上却忍受水分之缺乏與乾燥。例如這裡的馬牛比之內地的，更能忍耐無水之長途旅行。又內地所產的蟻類，包於紙中忽形乾死，而蒙古所產，却不如此。

C 草原性 自沙漠外部之森林周邊帶，至近中央的韭菜類，雖綠葉瀾望，但生長却有疏密之差，在這裡以草原性動物為主。有蹄類如馬、牛、羊、山羊、駱駝等，當然甚為蕃殖，野生種有陰山山脈奧地的達爾文羊，北沙漠的野生山羊，自南貝加爾至北沙漠的野生驢，沙壁阿爾泰地方的馬等。又食草性的齧齒類，妨害稻科植物的直翅類、螟蛾類、浮塵子類等甚多，此不能不說為沙漠之一大特點。

2 分布學上的特殊性

沙漠之生物狀態，與構成其現狀的種類，及其發展至現狀的過程，均各表示其特色。茲述其概況於左。

A 同心圓狀分布 沙漠生物的分布如上所述，以岩原為中心，向外分布略成同心圓狀的差異種類，與接近地域大異其點，此為沙漠地區之一大特色。發生此種分布狀態，可斷為由於地學上及氣象上的因素，而支配為同心圓的。

B 生物之種類與時代的變遷 沙漠有特產之生物，同時與接近地域亦多其通性之種類。因之探討對於此地域與生物分布上有如何關係，以明沙漠生物分布之現狀，是為極重要之事。論及生物過去之狀態，則探求化石當可瞭解。自第三期以後的化石，淡水貝類頗為豐富。此等化石本來就是現在的貝類，自北歐經西伯利亞分布至東北九省的種類，其他動物羣，沙漠地域當然產出亦約略相同。如 *Lymnaea auricularia* L. *Stagnalis* L. *ovata* 等椎實螺類，薄殼蝸、白扁卷螺、黑扁卷螺、螢螺等貝類，蚨蝶、赤黃蝶、草白蝶等蝶類，便是佳例。

次自北歐廣布至西伯利亞的種類，在沙漠攔住其東進。例如 *Bulimus inflatus*, *Spirulina gracilis*, *Armiger crista*, *A. nautilus*, *succinea Pfeifferi*, *Sphaerium Steini* 等是，然此等在沙漠尚待深究。尤其 *Armiger* 屬，向來不知其確實產地，但從化石方面許多證據上推究起來，確實是產在亞洲的。

自新疆省綿互分布至西伯利亞的 *Lymnaea obliquata*，在多爾莫科爾砂丘，產化石甚多，甘肅省所發見的 *Pupilla grandis*。現尚生存於沙漠之東邊。

其他如我國北部所產的運口椎石螺（現在）*Hippeutis Pepinensis*，（現生化石）*Corbicula obtuschevi*（化石）為主，如產於東北九省的鞞韃蛾（現生）、樹娘鞞韃蛾（現生、化石）、田舟蚌（現生）等種類，也有發現。

沙漠所產種類，觀上述當可視為自其周圍侵入，惟此等不能斷為自周圍始與同時或隨時雖然侵入的。從化石產狀考察起來，先自西部侵入此區，然後自東或南侵入而成各種化石，或形成現在者。要之實際上經過悠久年代的時代，其侵入方向當然有變更，或者發生局部變更，此等絕滅的化石都是由地學上或氣象上的因素所致。就是因由地質時代侵入來之方向與其繁殖的狀態不同，所

以表示着現在更複雜的分布狀態了。

C 生物分布於沙漠上之意義 在北半球溫帶的高山，現今尚殘留寒帶性之生物，但我國中部以南的高山則不見此種現象。只因沙漠相當古久，又係一大乾燥地帶，從北部阻住水河而不使其南下，所以沙漠是妨害西伯利亞方面的生物之南進，這是顯而易見之事。

四、結語

沙漠為高原，春夏時候，綠草平鋪，成為天然好牧場，在此沒有農業的蒙

西藏宗教概觀

西藏位於我國的西南邊疆，與蒙古同為我國未建省縣制度的地方。面積約一百二十餘萬方公里，人口一百餘萬，是全國人口密度最稀的區域之一，若合青海西藏兩省的西藏族同胞而言，共有藏胞二百五十萬至三百萬人，所以民族上的比西藏地理上的西藏，較為廣泛。西藏北以崑崙山與新疆為界，西及南以喜馬拉雅山與印度、尼泊爾、錫金，及不丹為鄰，東以橫斷山脈緊接西康，四面叢山峻峙，雪峰綿亙，構成了世界屋脊亦即世界最高的高原。

西藏政治上雖有前後藏之分，政治之界線與自然的界線恰好相交切。岡底斯山及唐古拉山以北之地為藏北高原又稱羌塘（高曠之地）。西起喀什米爾，東至通天河流域，為一極性氣候之高原地帶，多湖泊，出產食鹽。此外僅有粗草，氣候乾燥，而寒冷不宜糧作（年雨量在一二五公厘以下）。藏南區域為山中縱谷，東部為雅魯藏布江，兩岸海拔較低（三〇〇〇公尺），西部乃印度河谷，又得季風之惠。故雅魯藏布江下流雨量頗豐，尤以夏季為最（拉薩一〇一六公厘），能種小麥、青稞，而東南部之季風有半熱帶之氣候，可產玉米。西藏人口及都市大都在東南部。如拉薩、日喀則、江孜等皆是。

自人文地理的眼光來看，西藏峯巒重疊，湖川環列，有些地方終年積雪，有些地方雖在盛夏時亦是冰雹交加，草木難生，鳥獸星散，藏胞居住在這山河包圍，窮荒寂寞的環境裏，最容易發生懷疑恐懼心理，疑神疑鬼，對大自然產生震懾崇拜之感，於是宗教觀念發生了，大家均用宗教來解決不可解的神秘自然現象。這或是藏胞篤信宗教的由來。他們一方面利用游牧耕種生活，滿足物質上的欲望，一方面祈禱山河自然，以滿足精神上的要求。總之宗教在西藏歷史上佔極重要地位。歷史與宗教糾纏不分，而且以宗教為主，物質文化，政治消長反而是附屬宗教而得以流傳。故欲了解西藏，得先了解藏胞以宗教為主的觀念。

西藏最早的宗教形式，是對大自然的崇拜。占封，卜筮，驅魔去邪等是西

人，便以飼養家畜為其惟一之富源。蒙人親友見面時，必見問家畜好否？然後始敘寒暄，又以家畜數之多寡，而計其財富，可見其重視之一斑。所以增產或改良牧草，預防驅除害蟲，預防或治療家畜疾病，驅除寄生蟲等，即是一大問題。如若解決這些問題有成效，則不能不立腳於生物學的基礎上，因之生物學的研究，更為開發西北重要的一環了。同時沙漠最多之動物為齧齒類及蠅，而此等均為傳染病之媒介，尤其是我國內地每臨炎夏鼠疫時生，故此反攻復國後作科學的基礎調查，也倍覺需要了。

宋龍泉

藏人民最早的宗教行為。直到西元六世紀佛教輸入為止，敬鬼神之事在西藏的社會中無處無之。等到佛教真正代替了鬼神，然後西藏同胞才停止了對大自然的鬼神的崇拜。

西藏同胞對於其佛教信仰，並不冠以特別稱呼，僅簡稱之為「宗教」，或「佛陀之宗教」，所謂喇嘛教，原係漢人依其僧侶的稱謂，所加之稱號而已，寢假遂成為蒙藏佛教的專名，英文稱之為 Lamaism，在藏文與蒙文中，均無適當之名稱，可為對合。總之喇嘛教僅屬佛教一支流。喇嘛係西藏語，「喇」為上，「喇嘛」意即上師，長老。（一般多誤以喇嘛表最勝無上之義，如辭海之註喇嘛。）其初喇嘛僅限於稱謂寺院院長，或住持與最高級僧侶，現則普遍用以對所有和尚僧侶，禮貌性之稱呼。

佛教在西藏開始傳佈，在唐代貞觀年間，時松贊崗普（西元五六九年—六五〇年）統治西藏，中國唐書上稱他做「棄宗弄讚」，在近代的譯著中也有寫作松貞甘布，松贊幹布或松贊甘布的。是中國陳宣帝到唐高宗時代的人。松贊崗普，為西藏史上一代英主；先與尼泊爾通婚，娶尼泊爾王之女「勃里勃遜」為妃，後兩年，即唐太宗貞觀十五年，復向唐宗室文成公主，二妃均為虔誠佛教徒。尼王之女「勃里勃遜」赴藏時，曾攜帶有「金剛菩薩」、「彌勒菩薩」及「妙目菩薩」等佛像及尼泊爾的一切佛典。文成公主赴西藏時，除豐富的贈禮以外，並携有靈驗顯著的釋迦牟尼佛像、諸博士的文集、歷史編年紀以及經典三十卷。此項經典中記載聖德尊崇有如萬願成就的「純陀」(Cunda)「如意珠」(Mani)的聖教。二妃之虔信佛教，頗能影響松贊崗普於佛教事業之弘揚，建有六召寺小召寺，以供奉二妃所攜帶來藏的佛像。其後並招致許多的印度佛僧入藏講經，更選派大臣子弟端美三菩陀 (Jhoms Samhoda) 等十七人赴印度迎濕彌羅，習梵文，求佛典，七年而歸，其中端美三菩陀為最傑出人物，他回藏以後，以梵文為本，仿效梵文，創造西藏文字，又著文法書。

更進一步以西藏文字翻譯佛教經典行世。他雖做的翻譯工作，但文筆忠實，而且詞藻又富麗，特別是寶雲寶篋諸經，更為精美，因此西藏就變為佛教的根據地。信佛的藏人日多，不過，他們所謂的佛教，並非是印度本土純粹的佛教，乃是印度佛教與西藏本來的蕃教結合而成的喇嘛教，經歷代藏王之提倡闡揚，寔成今日之崇高地位。茲將西藏宗教之派系及現狀，概述如後：

甲、佛教

(一)紅教：藏人稱「薩嘉巴」，為佛教傳入西藏最早的一派。松贊崗普死後，藏地佛教，曾遭迫害，大形衰落；再三傳至墀德祖教（唐書稱棄隸縮贊），他於唐中宗神龍元年登位（七〇五）於天寶十四載卒（七五五）。他即位後，復向唐室求婚，唐中宗以宗女金城公主下嫁之。金城公主子墀松得贊繼承王位後（或稱天孫德贊，亦松德贊），又復振興佛教，廣事弘揚。派人赴印度聘請阿難陀等來藏，從事翻譯，又遣巴沙南赴尼泊爾訪求大德，遇寂護即請入藏弘法。其時原有漢僧以大乘和尚為首在藏講學，其學近乎禪宗，不事操持，流於放逸。而西藏舊有蕃教（Bon 或稱棒教），藏胞信仰仍盛，阻礙重重，弘化不宜，寂護遂廢然返印。但藏王又重復聘致，後遂住藏十五年，漸宏調和唯識的邏輯中道立量派之學，乘律行持，悉從舊範。又仿印土歐丹富多梨寺制，建立三治寺於拉薩東南百餘里處。寺成，又從印度聘來持律比丘二十人，如法建立僧伽制度。更派遣藏人英俊子弟七人赴印學法，以為後繼。時漢僧領袖大乘和尚仍在藏說法，其學以為直指人心，乃得開示佛性，依教修行均屬徒勞，後世稱為「無所有觀」，此與寂護的「立量中觀」大相逕庭，於是評論益然，久不能決。最後藏王集兩家公開辯難。寂護弟子蓮華戒，精通中道，雅善因明，與大乘和尚相辯，陳詞破難，大乘和尚無以為對，自是，漢僧遂放還漢土，而「立量中觀」之佛學遂代禪教而興，唐朝佛學遂絕影響於藏土。為克服民間蕃教迷信鬼神的勢力，西元七四七年，藏王墀松得贊復依寂護之薦，遣使至烏仗延那（Udyana 在克什米爾西北 Ghazni 河谷，見馬哥波羅書），聘請蓮華生大師偕弟子二十五人入藏弘法。為契合機宜，以其所持「立量中觀」及密宗（即大乘派之真言宗）學說，參合部分蕃教（棒教）之祭禮，形成一混合融攝各派的喇嘛教。後來之所謂寧瑪巴（Nir-ma Pa 即舊派），即起源於此。蓮華生大師在拉薩附近東南約三十里建桑高寺（或作三耶寺），至今猶存，為西藏現存最古寺院。又蓮華生大師的門人，皆著紅衣紅帽，後人皆稱他所創的教派為喇嘛教紅帽派，或簡稱紅教，而蓮華生大師亦被後世尊稱為紅教之祖師。至元世祖入主中原，禮迎紅教高僧八思巴（一作帕思巴或發思巴）至北京，命就前成吉思汗時設堅贊改制之蒙古文字，重事修訂，而成「蒙古新字」。元世祖因此對八思巴禮遇隆重，封其為大寶法王，詔曰：「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宣文輔治，大聖至德，普覺真智，裕國如意，大寶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師……」並以西藏為其領域，統攝西藏政教大權，西藏有佛教的「宗主」，

自此始。喇嘛教且成為元代的國教。降至明代，因襲元代舊制，對西藏（元代稱烏斯藏或烏思藏）的喇嘛大小「教主」照樣加以「法王」「國師」的封號。嗣後教徒以世受尊崇，流於侈情，驕奢淫佚，無所不為，且以吞刀，吐火，幻形，移遁，殺魔，符咒等欺世惑人，更有娶妻生子者。佛教本旨喪失殆盡，教律廢弛，勢力漸漸衰微，黃教遂起而代之。然迄今西康一帶，紅教的勢力仍盛。

(二)黃教：明代以後，紅教日衰，乃有有宗喀巴者出，倡改革之論，別創黃教。宗喀巴於元順帝至正十七年（西元一三五七年），生於青海西寧西南五十里之宗喀，（宗喀巴猶即宗喀人），名羅桑札巴，十六歲遊學西藏，目擊藏地各派僧侶，均濫用勢力，勾結土豪，把持政治，競事爭權，驕奢淫佚，欺世炫俗，置弘法於不顧，乃慨然有改革之志。遂尊阿提沙大師的正統，兼採菩提大師的學說，融合顯密，嚴定戒律，採擇各派所長，成一家之說，禁娶妻，尚修行，勵行戒律。由於他的學問德行，卓絕一世，具有慈悲救世的襟懷，教化所及，全藏靡然景從。因其門人學者，皆著黃衣黃帽，故有黃教之稱。

十五世紀後，黃教徒衆，建噶登（或作噶點，甘丹）寺、哲蚌（或作別蚌，白棒）寺，色拉寺三大寺於拉薩，建札什倫布寺於後藏札什倫布，迄今六百餘年成為黃教弘揚佛法的中心。宗喀巴對後世的影响，可謂至深且鉅。戴季陶先生於民國二十二年二月，特撰「宗喀巴傳」頌揚之，傳曰：「宗喀巴生於青海，宗喀譯言湟水口，在多坎麥之東，巴猶言人也，如藏人稱藏巴，康人稱康巴，大師為世人所欽，不敢直稱其名，故諱而尊之曰宗喀巴。內地亦多此例，張南皮李合肥之類皆是也。西人某曰，宗，惹也，喀，地也，其地多惹，為惹之原生地，故曰宗喀，其說亦近是。父名達羅法起妻，母名香茂阿趣，族曰納書，姓曰麥，為西方十八大姓之一。千餘年中，其族曾生七代高僧，皆能行菩薩道，證羅漢果，至師而遂直承法統，振衰起敝，為龍樹而後中興佛教之第一人。且建立佛國政教所及萬餘里，近五百年間，中國之國權，無形之中，為師所建之佛國所統治。孔子耶穌雖偉，而未能建國，穆氏能建國，而不免於殘殺。純以和平教義，治人於無治，行權於無權之間者，古今來一人而已。」（見戴季陶先生文存第三冊一六六頁）。宗喀巴於明憲宗成化十四年示寂，臨寂滅時，命其八大弟子中的根登珠巴（即根頓翳巴），凱珠（或開翳，名格勒杯桑）二人以「呼畢爾罕」嗣續黃教宗主之位，蒙古語「呼畢爾罕」涵有「自在轉生」（轉世）亦即「再來人」意，詳釋語意，應謂「身死後，能不昧本性，寄胎轉生，復援其前世的職位」，達賴一世即根登珠巴的呼畢爾罕，班禪一世即凱珠的呼畢爾罕。達賴是蒙古語「德廣如海」義，班禪是梵文「博學（班）廣大（禪）」義。由於達賴一世是藏王的後裔，本為藏王，因此轉世的達賴兼有前藏之政權。至達賴四世，黃教傳播到漠北和伊犁等地，至達賴五世，黃教勢力更擴張到後藏，以其恩師阿旺羅桑闕接為札什倫布班禪，兼理後藏政權。

此後西藏政教合一，黃教成爲唯一的統治教派。

乙、黑教：藏人稱「棒那」即棒教（或蕃教）爲西藏原始之固有宗教，古代盛行。崇奉智慧大師（藏語丹巴喜饒）爲祖師，分左右兩派，左派近黃教，持戒律，守清規，右派近紅教，以能鎮妖平魔，禳祓炫奇爲教旨，黑教的中心，現只限於後藏薩迦及西康青海毗連地區三十九族之噶魯部分信奉之，勢力極小。因教徒黑衣黑冠，故稱黑教。

丙、白教：宗喀巴創立黃教的時候，白教也乘時而起於後藏，高張護教旗幟，戒律尙嚴，現僅後藏部分地區信奉，信衆雖祇八千餘，但據說其在登龍的楚布結造寺，却有僧侶五千六百。白教藏語稱「捧噶」，崇奉文殊菩薩爲祖師。勢力比黑教還小。

由以上之敘述，可知西藏除佛教外，雖尙有黑教白教，但勢力均微不足道，佛教在西藏民間，尤其是今日之黃教，有絕對的勢力。西藏同胞，無論富貴貧賤，士農工商，都虔信佛教，見了喇嘛，就虔敬俯立，表示尊崇，認爲喇嘛是純潔高尚的人，一家有三個兒子，必送一個去學喇嘛，認爲才是門第的光榮。倘若三代沒有喇嘛，便引爲恥事。鄉村窮苦人家，祇要有房子住，便設一小佛堂禮佛，即便只有一間屋，亦設一佛桌或佛臺，供奉幾尊銅佛像，泥佛像。行旅出門，皆隨身攜帶佛盒，盒中佛像雖不一樣，但不外佛像或是大喇嘛所賜之綢條哈達，認爲可以護身，設若有吉凶禍福之事，都相信是因因果報應，須請喇嘛誦經禱解或祈禱，每逢初一十日和節令的時候，都買酥油點燈供佛。藏胞一般觀念認爲家庭是監獄，妻子是枷鎖，財產是夢境，名位是幻泡，並且憂惱繫縛，無始無終，今生死了還有來生，人死了就要墮落惡趣，受地獄種種苦處。小孩不到三歲，便知道念瑪尼（六字大明咒），大人多會誦念廿一度母讚偈經及普通發願文，並且有能了解更深經論的，大家庭的子弟，差不多都受過僧教育，因爲西藏教育宗旨就是佛法，普通的學校只能學寫字拼音及普通書信算術，每晨學生所誦的妙音天女讚和文殊菩薩讚，都須喇嘛講解後纔能明白，至於若要深造文法，更須向有大學識的喇嘛請教不可。

西藏貴族或作官的家裡，有幾個大佛堂或幾部大藏經的很多，就是中等人家，也有莊嚴的佛堂，有大藏經和般若經或者諸祖著述經的人家，不足爲奇，即是小戶人家，也有佛經和佛堂，游牧藏胞雖沒有專設佛堂，但是信心更加純厚，漢胞在藏當商的多信仰佛教，家裡每屋都有佛龕，並且很華麗。藏胞認爲出家不是滅種的禍事，假若一家人除了天災人禍能死絕以外，出家絕對不是絕種的禍事，倘若真因出家而絕種，那也是可以的，認爲是真能解脫生死關頭，比流轉生死受輪迴之苦強的多。這種信仰觀念，除蒙古同胞外，在別地難得一見。

喇嘛的訓練很嚴格，八歲進學，受十二年的教育，才可得到喇嘛的法名。女子也有很信佛的，但不必進寺院，只須在家闢一間佛堂，誦經念佛即可。西

藏的喇嘛，不獨有無上的名義，並且有無上的實際，大凡政府的命令，不經喇嘛的通過，是行不通的。他們可以左右地方政治，支配地方官吏，達賴和班禪是最高領袖，都是世以「呼畢爾罕」的方法擇嗣，然此法積久弊生，竟有兄弟子侄繼登法座者，等於世襲，釀成後患。清高宗乾隆五十六年始定金瓶（金奔巴）抽籤法，杜絕後患。先頒製二個「金奔巴」，一個放在拉薩大昭寺，一個放在北京雍和宮（清雍正朝爲管理中國本部佛教之駐京喇嘛，特建雍和宮使之居住）。凡達賴與班禪爲「呼畢爾罕」有爭議時，由駐藏大臣會同各僧至大昭寺，將籤童名字寫好，投於金奔巴內，然後誦經降神抽籤定之。爲清楚了解抽籤法起見，茲將擇立達賴班禪之過程，詳錄如下，以供讀者參考：

『初，達賴圓寂時，先以降生地示人，其弟子大堪布（僧官）往訪。得其小兒，即爲呼畢爾罕。達賴喇嘛一世二世出於後藏，三世出前藏，四世出蒙古，五世前藏，六世出裏塘，皆非出於一地一族，班禪亦然。至乾隆末年，各大喇嘛，代代皆出於兄弟子侄間，而斯時佛教傳言，達賴六世班禪七世以後不再來。故登座不復有貞觀密諦，祇憑垂仲（巫師之類）降神之指示爲標準。高宗遂乘兵後之機，創製籤法。爾後達賴班禪圓寂，由駐藏大臣行文各路，命民間生子有靈異或徵驗者，其父母攜帶來德慶（地名）。遇有靈異小兒二人以上時，由駐藏辦事大臣至大昭寺行禮，用牙籤書各小兒名號縫之，投金奔巴瓶內，封後由辦事大臣啓封，掣取其一，當衆拆封，當籤者即爲「呼畢爾罕」。沒有中籤的小兒隨同其母回家，西藏政府每人贈銀五〇兩。旋奉衆至德慶，所有拉薩市民，都跪在街上，迎此小兒至大昭寺，由堪布朝夕保護之且奉中國皇帝，將其名登入呼畢爾罕冊中，皇帝即命駐京之章嘉呼圖克圖至西藏照料之，令該達賴喇嘛六歲學經，七歲受小戒學禪，常坐不臥……，至達賴十六歲，始自理事。』

當前一世達賴圓寂，後一世達賴尋獲後尙不能正式執政時，新尋得的小達賴，六歲起學經，加以嚴格訓練，授以特殊教育，完成宗教課程，對佛經的瞭解，達到「格西」的水準，格西是最高學位的意思，類似現代的博士學位，格西學位得到後，年齡也到了十六歲，才開始躬親政務。

從前一世達賴圓寂，到後一世達賴親政，這一段時間，至少有十六年，這十六年期間的全藏政務，統由攝政王（諾納汗）全權處理。（見李方農著神秘的西藏四六頁）

西藏四大寺的喇嘛人數，根據吳忠信先生統計，別蚌寺號稱有七千七百多人，色拉寺五千五百人，甘丹寺三千三百人，扎什倫布寺四千人，此外還有大喇嘛寺，小喇嘛寺，寺院總數目約有三千六百座，喇嘛總數約達八萬六千以上。每一個大喇嘛寺內，有四個喇嘛，分別治理寺院的事務；管家喇嘛，鐵棒喇嘛，掌經喇嘛，貿易喇嘛，可見喇嘛寺院兼有宗教，政治，商業的性質，不僅如此，喇嘛寺院還有武器，倘若一旦有事變發生，全寺院喇嘛可以武裝起來。

新疆的漢族

楊鳳鳴

一、漢族的西移

漢族在中國全國範圍說，雖是一大「多數民族」，佔有支配的地位，但是在遼闊的新疆省境內却不是最大多數民族。差不多十個新省居民之中，只有一個漢人，其餘七個倒是維吾爾族，還有兩個是別的少數民族。

漢族在新疆原是少數民族，他們在新疆取得實際的和名義的「統治者」的地位，還只是最近一百年前的事。雖然，早在漢武帝時代，漢族已經開始經略「西域」的工作，但是並沒有確實維持對「西域」全境的統治權。後來也對「西域」某些地方維持統治，但是非常暫時的和非常不穩定的。實際上的統治，可說是滿清末期左宗棠將軍征服新疆以後才開始的。漢民族對新疆的殖民事業，也是從那時開始的。不幸由於當局「封建性的帝國主義政策」的錯誤，到新疆去的漢民族，並不能穩定地生存和發展，而新疆邊境外的帝國主義侵略勢力，又和新疆各民族分別發生種種聯系，使新疆變成中國邊疆上最大的火藥庫之一，新疆的漢族，就長期地在不幸的爭戰中顛沛流離乃至於死亡。

漢族從漢唐時代曾在「西域」建立某些「武功」之後，歷史上就不斷地發現漢人在「西域」經略的事績。但都偏於政治和軍事上的，而且都是暫時性的，所以雖有統治新疆的名義，而實際上漢民族西移人「西域」的人數並不多。大概因為漢族文化發展很早。內地文化程度較高，生活安適，大多數人因為「西域遼荒」「流沙遙阻」，若不是「服官膺命」或「待罪戍邊」，不得已而至其地，都不願意到這邊遠窮苦的地方。這一點當然又和漢民族一般人民缺乏冒險拓殖的民族性有關。漢族文人，就愛用「西出陽關無故人」這種文句來作惜別之辭，充分表現這種不喜歡遠征窮荒的心理。

近百年來，中國受到西方帝國主義的侵略，國內的情勢有了極大的變化，當東南半壁已成爲帝國主義侵略蹂躪之地時，有一部份比較遠見之士認爲西北受俄國侵略的局面較之東南沿海省份尤爲嚴重。左宗棠將軍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他的主張曾遭到滿清和同僚的種種反擊，但是憑着他的「雄才大略」，終於不顧一切的幹去。他率軍大舉西征，平定了叛亂，將全疆統一起來，遂創議新疆建省，並積極推行政治和經濟的「經略大計」，從事屯墾。在戰爭和屯

，他若在寺裡得個相當的位置，家裡的人更是引爲極榮幸的事了，有時候在山野閉關，或往他處求學，若果離家不甚遠，家人也是照常去看，若在遠方，也必見人就託帶信慰問，就以四大寺中專門學佛的喇嘛來說，他們每年不足的經費，也多由家庭中供給，由此可見西藏同胞對於崇敬佛教信念之堅了。

墾初期，平津一帶「近畿」的商人，看到數十萬大軍西征，需用必定浩繁，就利用機會，帶了些日用必需品，追隨出關。當時清兵以哈密爲大本營，消費很大，有銀子買不到物品，正在感到恐慌，得到這批平津商人的源源供應，這就成了兵商交相爲利的局面，「一時哈密城外，商肆駢列，百貨雲屯，街市長至四里有餘」。而且從河北到新疆，一路上的商市也爲之繁榮起來。左宗棠統一新疆以後，新疆建省成功，以迪化爲省會，於是迪化也就形成漢化的城市，開闢了漢人的市場。到新疆去的漢人逐漸增多了。

自從新疆建省以後，百業齊舉，迫切需求人力的供給，所以鄰近幾省，如陝西、四川、甘肅各省人民，也都把新疆看做「新大陸」，相率出關移殖。民國以後，主持新疆政局的楊增新氏は雲南人，因此雲南省人到新疆的也很多。加以內地各省，天災人禍，交相煎逼，民不聊生，聽說新疆太平無事，有利可圖，就當做是世外桃源，紛紛前往。那時陝甘二省的災情比較嚴重，所以陝甘居民西移的特別多。漢民族的西移，一時有「如水赴壑」之勢。

新疆漢人勢力的膨脹，引起了土著各族的驚疑。再加以漢族統治技術的拙劣，更加激起土著各族的仇恨；其間復以帝國主義者及其走狗的挑撥離間，所以當金樹仁督辦激成哈密回亂，和馬仲英部一再侵入新疆的時候，維回各族的反對專制統治者的運動，竟發展而爲排漢運動，全省各地的漢族，無分官商工農，無分男女老幼，都遭劫奪和慘殺，除了省城迪化一省以外，漢人被殺的據傳曾達三分之二。這是新省漢人的不幸，實際上又何嘗不是新疆全體民族的不幸呢？因爲除了少數統治者以外，絕對大多數的漢族，都已在新疆奠定了和平的正常的事業基礎，不論是經商或是務農和做手工業的，由於文化水準和生產技術的優越，對於新疆經濟文化，實有極其重大的貢獻。經過這幾次屠殺，不幸漢人歷來在新疆經營的文化與經濟事業都遭毀滅，同時，新疆社會經濟的元氣，也大受斷喪了，這確是最可痛心的事。

在盛世才統治新疆的初期，曾有一大批東北人擁到新疆，他們都是東北抗日軍人和民衆，經過蘇聯遠道到新疆來的。他們具有高度的軍事技術和政治認識，他們有着強烈的反帝愛國的思想，也可說是漢族的精華。同時，因爲盛世

才當時標榜「民主革命」，提出「六大政策」，建立「反帝會」，在表面上一切都像有相當吸引力，所以各省人士和熱情愛國青年，也紛紛前往。這一批中華民族優秀份子湧到新疆，在數量上雖然遠不足以補充過去被屠殺的漢人，但是却已大大提高了新疆漢人的素質，展開了新疆漢族新的光明繁榮的前途。可惜當時新疆的最高統治者盛世才，表面要民主人才，實際是怕民主怕人才，所以所謂大量移入內地難胞的計劃始終不能實現，即對於內地前往的熱情的青年和一般技術人才，也長期地被盛世才嚴峻的閉關政策排斥在新疆境外，甚至對於業已移居新省的漢人，只要稍為有點民主要求和有些才幹，就嚴加防範壓制，一部分却又不免被拘禁和殺戮。盛世才滿口「計劃經濟」「建設新新疆」「缺乏幹部人才」，實際上完全不是這麼一回事。後來張治中懷着鬼胎入主新省，從此新疆的政治更是江河日下，不可收拾了。

二、新疆漢族的幫派

民國三十七八年時新疆人口號稱四百萬，維吾爾族約占百分之七十以上，漢族約占百分之十以上，其他各族約占百分之十，約五十萬人，所以漢族在新疆省的人口數量上，占第二位。

漢族在新疆的分佈，除省會迪化以外，居住北路比較南路為多，南路漢人大部分是做官的和經商的，但富於流動性；北路的漢人大部份經營商業及農業的，比較有定居性。在新疆相當安定時期，建設事業相當發達，南路尚有許多荒地可耕，而且氣候溫和，所以漢民族移居到南路的也不少。

組織力和團結力方面，漢族不及新疆其他兄弟民族，他們還抱着狹隘的鄉土觀念和迷信的思想，自分幫派，分散力量，雖然其間也不乏頭腦清醒志氣非凡的人物，但是，如果政治不上軌道，他們的力量也無從表現，不知埋沒了多少人才！現在且就新疆漢族中舊有的傳統的幫派，略加分析：

首先所謂平津幫派，北平幫（舊稱「京幫」）多是清宛一帶的人，天津幫則幾乎都是楊柳青人，他們比北平幫勢力還要雄厚。平津人在新疆的，都以經商為主要事業，世世相傳，從事農耕的居第二位，或以農作為副業。因為他們資本充足，做事勤敏，腦筋清楚，衣履整潔，有手腕，有精神，善於和官廳機關的人物結交，而且沒有不良的嗜好——他們信奉「理教」，不飲酒，不吸煙，富有朝氣，所以勢力一天一天的發展，天山南北各大城市的較大商號，幾乎完全是平津幫所經營的。他們向以迪化為中心，南大街的崇樓大廈，多數是平津人的產業。他們在南北兩路各城市設立分號，一面把華北的特產及京滬一帶的工業產品供應新省的需要，一面利用各分號收集各地土產，運銷內地及沿海各地，從中獲取鉅利。抗日戰爭時期，因為新綏公路交通斷絕，甘陝一路也幾乎停頓，一時不得不轉變經營方針，受到影響很大。但是近來西北交通逐漸發達，對西南的通商路線也漸開闢成功，如果國內統一和平，新省民族問題解決

，關內關外的連絡一定還會改善。

平津人在新疆的，除了經商的以外，又有兼營及專營農業的。迪化南郊一帶小規模的農場，其中也有溫房設備的。所種蔬菜，可供應全市，獲利也不少。大部份都是平津幫所經營的。近來迪化近郊之外，南疆等地，也逐漸可見他們所經營的農場，他們對於新疆各族開展農業上面，具有些推動和改良的功勞的。但從事手工業的不多。

其次是兩湖幫。原來從左宗棠將軍出關到清末，新疆政治上，以兩湖人最佔勢力，曾有「經略新疆的急先鋒」的稱號。民國成立以後，雖然尚未全部退出新省政治上的地位，但是實力已經日趨衰落。特別是以樊耀南刺殺楊增新督辦事件為中心，金樹仁乘藉口肅清樊黨，排斥和殺戮兩湖人士，不僅在軍隊裡和在政府裡的兩湖人士，都被掃蕩殆盡，換用了金的同鄉甘肅人充任，而且連境內經商的兩湖人也遭受壓迫，造成了凡是兩湖人即不能在新省立足的局面，兩湖幫在新疆，經過金樹仁政權的排斥和壓迫，日益消沉，回首清末掌握政權志得意滿的時代，真是春夢一般。

湘鄂人之在新疆的，也有大部份人是業商和務農的，從事茶商、豆腐、養豬、種菜各業，一向受人稱賞。但是他們的手腕不及別人靈敏，而兩湖到新疆的交通，又不及別省便利，如販運貨物，須由陝甘一路，過去不通，必須輾轉繞道河北。抗戰時期，這條路也不通了。鄂湘兩省的一部份，且曾淪陷。兩湖人对新疆的生意，更加不能做了。本來，新疆對茶葉的須要很大，向來由兩湖人包辦，但因交通不便，只好由郵局寄遞，磚茶一項，尚稱暢銷，然而量重價賤，很不合算，而且多數遲滯於道，曠日持久，這買賣怎麼做法？加以新疆的商業，首重所謂連環性，即輸出新疆物產，同時輸入內地物產，只有這樣經營的，才可望維持不敗。若專以內地物產輸運入新，而不同時兼營新省物產出口，則絕少利益可言。兩湖人在政治上打不通關節，商業自然只有衰落。不過，兩湖人風俗習慣，敦厚篤實，和各族相處也還算融洽，較之平津人之「持籌握算」，當然另是一種風度了。

第三要算雲南幫。雲南人自從楊增新以滇人入主新政以後，陸續有人不遠千里而去，大部分在政府機關服務。袁世凱稱帝竊政的時候，新疆的雲南人都同情蔡松坡將軍的起義討袁，企圖在新疆響應，為恢復民主共和政治而奮鬥。但是，當時楊增新正在執行其閉關政策，不想參加內地任何政治活動，只怕新疆民主派一抬頭，對他的專制統治也有所不利，所以對雲南人領導的反袁運動，痛加打擊，幾位參加共和運動的楊氏親信滇人如李寅夏鼎等，竟遭殺害，一部份人被捕囚禁，大部份旅新滇人，都被迫離新。從此楊督辦肅清了新疆各級政府和軍隊裡的雲南人，同時，楊增新自己也從此不敢回到故鄉，反而在遙遠的大連經營起富麗的別墅來了。是不是和當時支持袁世凱的日本帝國主義有關，且不必去說，雲南人這次反專制運動雖然失敗了，但是已給落後反動腐敗的新疆政治水潭中，投下人民支持民主共和運動的石子，激動了以後不斷的反

對專制鬭爭的波瀾。

三、小幫派的動態

新疆漢人，除了上述幾派，在政治和經濟上曾佔有過支配的地位以外，還有許多小幫派，也會在某一時期的某些地域，發揮過他們對新疆經濟和政治的支配的力量，有的在新疆文化上一直保持自己的地位。

首先是山西幫。早在清末「協餉」時代，山西「票號」的勢力顯赫萬分，新疆的山西幫，會經利用他們的金融實力，左右了新疆的政局。民國成立以後，停止「協餉」制度，山西人多改營商業，但是在金融界仍佔首要地位。他們有勤儉耐勞的工作作風，埋頭苦幹，不求表面的浮華。他們的商號錢號，外表上平平常常，但內部大抵都很充實，往往做了表面上很得勢的平津幫的後臺老闆，其他各族人多仰仗他們的金融上的支持。但是就目前說，經過八年抗戰，他們老家山西的基業早已動搖及崩潰，他們在新疆的金融和商業，也「不堪回首話當年」了。

其次是甘肅幫。甘肅和新疆近在比鄰，在元代蒙古人統治時代，新疆曾是甘肅的一部分。因為甘肅新疆兩省關係的密切，除了地理上的關係之外，在民族和宗教方面，更為重要，甘省居民，就有大部份是回教徒。至於甘省漢人在新疆的活動，也因歷史地理的關係，比別省早而且多。不過在新省政治和經濟上，都沒有什麼了不起的實力。在金樹仁統治時期，雖曾大量引用其甘肅同鄉，甘肅漢人官運高照，連甘肅的難民逃到新疆，也受特別優待，從維族和回族那裡，奪取耕好的「熱地」給他們。但是，因此更激起新省維回二族的反金排漢暴動，造成了又一次的民族悲劇。不過，說老實話，除了少數貪污的上層份子如金樹仁等以外，甘肅籍的旅新漢人，大都沉毅果敢，有作有為，務農經商，有自謀生活的能力。

四川人和陝西人，旅居新疆的，人數不多，他們多數經營小規模的販賣商業，特別是新疆各地的國藥號，都是川陝人經營的。從事農墾的也有，在邊

治方面，一直沒有什麼地位。抗日戰爭末期，陝西和四川的漢人，到新疆的着實不少，他們開始進入新省政治經濟各部門，掌握相當重要的地位。

新疆省的下江幫，又稱「三江幫」，包括江蘇、浙江、江西、安徽等省人士，因為各省旅新的不多，彼此相叙，就稱同鄉，大概也有互相拉攏壯大聲勢的意思。下江幫在新疆，說起來也有五十年以上的歷史，在政治上也有相當的活動，尤其以做「幕賓」的為多。後來當公差，做小公務員，經商和務農的也有了。她化的江浙會館，規模宏大，凡是下江人士，每年春季，在會館聚會一次，演劇盛宴，還是和江浙故鄉一樣，而有聯絡感情的作用。也有利用會館集會，做些較大的生意的。抗戰前後，下江人到新疆去的更多，其中不少政治、文化及新聞工作人才，在郵政、電力、和交通方面服務的也不在少數。

華南閩粵人在新疆的更少，過去到新疆去的，不是從政作官，便是戍謫遣配。最近始有技術人員遠從閩粵各地到新省服務。新省政府機關及官辦企業中，也有不少福建和兩廣人。農業方面，從林則徐氏謫戍新疆，會經努力創造，有不少貢獻。

最後，我們不能不說到東北各省漢人集團西移入疆，還是「九一八」以後的事，以東北抗日各軍官兵及其眷屬為主，在盛世才統治時代，曾遍布軍政各界，文化方面也相當活躍。其中也有從事新農業和工廠企業工作的。抗戰初期，盛世才以虛偽的「革命」「進步」的「六大政策」等為號召，東北志士前往新省的不少，杜重遠先生就曾抱着滿腔熱忱，帶領和介紹許多熱心愛國的人士前往，企圖給抗戰建國的大後方有所貢獻。那時新疆的東北籍漢人，都受過現代化的教育，在軍事和學術方面都有相當程度，既具有和日本帝國主義者作戰的經驗，政治方面，也都有相當正確的認識，愛國、反帝、民主的情緒很高。可是，後來盛世才的虛偽陰謀和殘忍的本性暴露，在與共匪八路軍勾結之餘，東北人士中許多優秀有為份子，都慘遭捕殺。使大後方反共的知識份子和抗日有功官兵消滅殆盡，這也就是張逆治中得以順利出賣新疆的原因吧！

一年來時局之回顧與前瞻

宋念慈

一年來的世界局勢，正是一個山雨欲來的架勢，好像自由與極權雙方都在摩拳擦掌，準備大決鬭的前夕，最後勝負雖然還有待時間的證明，但是暴虐無道又侵略成性的共產惡魔，大勢所趨已經是色厲內荏，敗相畢露了。雖然如此，在這一年中仍有許多波瀾壯闊的局面和若干足為轉捩的躍動，也都是構成將

來偉大時代的寶貴材料。

今年是馬克思為害世界的著作「資本論」問世的一百週年，也是蘇俄共產主義政權成立的五十週年。五十年不是個短時間，構成一個世紀的一百年更不是一個短時間，可是這一百年理想和五十年的實行，共產主義不僅使人失

望，而且令世人普遍遭受荼毒。

馬克思本說共產主義一定在高度資本主義國家實行，而列寧却在俄國那樣農業落後國家勉強用暴力建立了無產階級獨裁的政府。如同他硬說獨裁就是民主一樣，取代了有農奴的國家，却又出現了奴工制度。在沙皇時代的農奴制社會裏，一般人尚可衣食無虞，可是篡奪了沙皇政權的共產黨，迄今五十年尚不能使工農大眾有充分食衣住行的供應。而歷年的饑饉災荒和血腥鎮壓，已經使千百萬的善良民衆從這個地球上消滅，他們眼睛也會看見，耳朵也會聽過共產主義的美麗謊言，但是不幸他們已經都成了共產主義思想和實驗的犧牲品了。黑魯曉夫之輩眼看形勢逼人，乃有限度地採取自由經濟的方法，強調利潤，企圖刺激工農生產，這是千萬萬確共產主義此路不通的信號，而竊佔在中國大陸的毛匪澤東，竟然不顧現實，還強情地要拼死命推行違反人性的、西方人會經營之為螞蟻和蜜蜂社會的「人民公社」，它的敗亡命運，早已昭然在人耳目。不幸毛匪竟不顧全國人民的怨恨，教人民廢時失業地去反對修正主義。其實俄帝是在熬過了五十年窮苦生活之後摸索到這一條反省的道路，這證明「蘇修」尚肯稍微認錯，而毛匪竟是欲將億萬人的生命財產作孤注一擲，再蹈前人覆轍，實行試驗，硬要把黷武主義和馬列教條迷信強行到底，死不回頭，且從而破壞中國數千年固有文化道德，他的愚蠢和頑冥，真是世界歷史上任何暴君所不能企及的。

蘇俄自和毛匪翻臉以後，既不在經濟上和科學經驗上對匪援助，在支援越共問題上復互相誹謗，在邊界問題和援助印巴和非洲新興國家問題上互相衝突，就中對雙方邊界問題便幾會大動干戈，互控侵犯，終至互調重兵，準備大規模武裝衝突。毛匪既開口藉種種問題罵俄僞，蘇俄方面也不斷以私人資格和官方姿態公開大責毛共忘恩負義。在這一年裏蘇俄曾在有地位的報刊和電臺公開說它會對共匪十八年前竊據中國大陸作出了「巨大的貢獻」。譬如十月四日一個蘇俄軍事觀察家維涅夫就曾在莫斯科電臺坦白承認「在中國對日抗戰勝利以後，阻撓中國政府軍隊接收東北，以圖獲日本軍隊的武器裝備共匪軍隊，甚至與匪軍配合作戰，攻佔中國政府軍隊的重要據點。」

這是鐵的事實本無待於俄帝的親口招承，不過這話出自俄帝之口，就更充份地把這一個強盜和漢奸集團因分贓不均而反目的背後陰謀和事實，大白於天下，該是多麼值得令人警惕而憤恨的事！因此我們政府多年所主張的「反共抗俄」政策，才真是義正辭嚴，完全正確，而國際間譏諷國民政府為不得民心不

為人民所擁護而失敗的一切荒謬言論，都可不攻自破了。當然蘇俄的真面目也隨着自行揭破，這是我們從事復國建國之人所必需警惕的恥辱。

共匪一年來的紅衛兵造反和奪權運動，可算枉費了心機，白白地苦了民衆。在這一年來的慘烈砍殺之中，在毛匪掌握之中的匪軍，只是坐觀成敗，使費盡九牛二虎之力的毛匪毫無斬獲。本年九月以來匪紅衛兵一度銷聲匿跡，近來忽又重整旗鼓，攻擊新疆的王恩茂等人，許多省市都在展開了劇烈武鬥。醞釀已久的匪軍反毛運動最近忽呈表面化，毛林派份子在南河對反毛林派大肆屠殺，而反毛匪軍的活動也突然加強，祇在南河內就會佔領洛陽控制開封，據說，甘肅等地已出現了反毛司令部，而且大陸反毛風暴日以擴大，十五省區展開開爭。這種開爭，日益加深，將來蔓延成為武裝衝突自屬預料中事。

毛匪的形勢雖然如此惡劣，但他仍舊派遣嘍囉四出破壞，例如對印尼、印度、緬甸、尼泊爾、英國、荷蘭、義大利、蘇俄，和非洲的幾個國家，都是由他的所謂「外交人員」和駐在國的政府當局或警察、民衆，打得頭破血流，結果人員或被驅逐，館舍或被焚毀，在國際間造成了一個「流氓」和「第五縱隊」專門從事破壞對方自由獨立的印象。但毛匪的傳聲筒却說：「所有反動份子目前在中國大陸周圍已構成一個滿月狀的包圍圈，而不是如同過去一般的半月狀的包圍。這一局勢已非常緊張」。共匪且自稱「今冬或明春即將作戰，而第三次世界大戰已在形成中」。像它這樣說法，也可說就是準備對外侵略的一種暗示。共匪連年倚靠核子爆炸從事詭詐，自由世界和蘇俄集團固然極爲關心，姑息主義份子也藉此給它助勢，但是它的核子力量終歸微不足道，決不足與美蘇核子力量分庭抗禮。不過我們要知道，蘇俄的核子武器原本竊自美國機密，而共匪之能造成核子武器，最初既是獲自蘇俄的供應技術與樣本，後來更得到了在美國訓練成功的中國原子科學家的幫助，自由世界依照戰略需要，對共匪此項設施本應立予派機摧毀，而美國竟瞻前顧後，徘徊猶疑而不敢決，致令共匪力量坐大，利用核子武器為敲詐勒索之資本，美國實應戶其咎。

同時在歐洲及中東方面自由和共產勢力的開爭也至爲激烈。六月初以色列對阿聯戰爭，民主主義與共產主義及民族主義的開爭糾纏不清，以色列的勝利非常迅速，而俄帝在停戰後對阿聯的整補轉趨積極，俄帝援阿的意義，實在鼓勵阿聯的民族主義，而是在民族主義的煙幕下，進行其共產主義的擴張政策，由中東而蘇彝士，更進而將艦隊開入地中海，控制東西交通孔道，及北非沿岸國家，這一地帶雖暫時平息，仍係在繼續醞釀風暴。在俄帝本身，除努力於武力準備外，毫無建設可言，在中國大陸方面它曾和内蒙簽訂了二十年的條

約，在遠東方面除調遣重兵駐屯新疆、外蒙和東北沿邊以外，近更以高薪紅利爲餌，鼓勵它的人民，移居中國邊境，以八年爲期，並以赤塔、黑龍江地區的海蘭泡、伯力和濱海省等地爲重點，這是一個很遠大的計劃，在表面上它是在保障賊贓，實際上也是在移民實邊，作進可攻退可守的準備。

反觀我國，無論在政治、經濟、軍事、文教各方面，一年來均有長足進步。自從去年以來，世界局勢的重心，已由歐洲轉移到亞洲，而亞洲的重心則在中國。爲什麼呢？這就是因爲我們反攻復國基地的準備工作日益加強，我們的地位日益提高，我們已形成爲反共的主力同時並世各國對我們的認識也益臻清楚。

在政治上這十八年來我們政府在臺灣極力奉行三民主義的仁政，使全民都享有充分的自由與平等，在反共行動方面，我們會於九月間在臺北召開了世界反共聯盟的第一次大會，這是由亞洲人民反共聯盟發展而來的世界性組織，有七十多個國家參加，有十多個國際和民間反共組織派員觀察，這可說是本世紀反共行動的偉大成就，它所給予世人的影響至爲深遠。其次是聯合國大會第廿二屆大會於十一月廿八日又第十八次否決牽引共匪入會，這是一個意義重大的決定，友邦給我們的支持，表示正義尚未泯滅。在經濟建設上，我們的經濟成長率更超過了去年的百分之八點一，這種經濟的成長，充分反映出臺灣的經濟，正在加速往工業化的方向發展，深深獲得友邦的推崇與重視，咸讚爲奇蹟。在農業建設方面我們不但已作到全體民衆豐衣足食，並發揮餘力協助非洲十餘友邦，菲律賓、越南、阿拉伯以及中南美洲幾個友邦的農業建設，且都獲得輝煌成就，爲世所欽佩。最近美國林肯基金會因鑒於我國在臺灣省實施的土地改革，已獲得驚人的成就，所以邀請了十二國專家來臺作八天的研討與參觀訪問。這是一個由艱辛的歷程而獲致的結果。共匪當年曾以土地改革者自居，而許多外國的學者專家也曾把它當做土地改革者看待。可是到現在才看清楚它是騙人的，實際上是剝削農民利益的。

在軍事方面，我們的陸海空軍是士飽馬騰，戰志高昂，經常牽制共匪五六十萬大軍於沿海地帶，成爲亞洲的安定力量。一旦反攻復國的聖戰開始，我們的國軍必能以一當百，迅速獲得大陸廣大同胞的支持，消滅匪爲政權。

尤其深具意義的是在今年十一月十二日所召開的中國國民黨九屆五中全會深具成就。該次大會爲配合大陸反共形勢的發展，而確定了「建立討毛救國聯合陣線方針案」，這是因爲毛澤東匪幫內與全民成仇，外與世界爲敵，罪大惡

極，如果容許它繼續存在，必將陷整個國家和人民於毀滅的絕境。所以中國人民無論自救、救國，或救世界，應不分黨派、階層、宗教、職業與民族，建立討毛救國聯合陣線，携手合作，共同奮鬥。根據該陣線方針，曾決定了下列各點，作爲共同奮鬥的基本主張：(一)發揚優良的中國文化傳統。(二)尊重個人的人格獨立尊嚴。(三)重建民主自由政治。(四)推行社會福利經濟。(五)實施耕者有其田政策。(六)保障勞工的擇業休閒和其他應享的權利。(七)維護家庭倫理關係。(八)維護宗教信仰及學術自由。(九)保障國內各民族之平等地位與自治權利。(十)確保世界的正義和平。

以上十點在我中華民國都已具體有效實行，然在共匪十八年來所控制的大陸，人民却啼饑號寒，生命朝不保夕，更遑論「尊重個人的人格獨立尊嚴」了。因此這就成爲我們今後的重要工作目標數月以來新疆西藏兩省民衆都因不堪共匪壓迫，大批向外逃亡，其中自新疆逃抵土耳其的維吾爾族難民，就是因共匪最近對新疆維族展開殘酷屠殺的結果，據說在靠近阿富汗的古里沙（筆者按：疑係伊犁）地方，一日之間殺死一萬二千八百多人。中共竊據大陸後，曾沒收他們的田產和所有的一切，把他們當作奴工強迫工作，並禁止他們作禮拜。至於西藏難民之逃亡入印，則是因爲中共西藏「紅衛兵」，攻擊西藏佛寺和喇嘛，自年初以來，若干佛寺被毀，並有許多喇嘛受辱。這就是他們不得不逃亡的原因，同時那也正是我們政府不能不反共的原因，也更是一「討毛救國聯合陣線」促成的背景，本刊爲邊疆民族的喉舌，一向維護邊疆同胞利益，我們除了對最近携眷來臺的西藏字托噶倫及其眷屬表示衷心歡迎外，更願對此「討毛救國聯合陣線」表示萬分熱誠的擁護，並希海內外同胞一致團結起來擁護政府決策，共同爲討毛救國，獲得「蔣總統所昭示的「六大自由」而奮鬥。

我們回顧過去一年所發生的事實和展望未來，我們深感反共前途非常樂觀，在友邦美國方面，無論詹森總統或魯斯克國務卿對越戰的立場都非常堅定，在國內方面由於全體軍民的艱苦奮鬥和積極建設，而創出了驚人的成績，共匪方面因爲在內部以及和蘇俄關係都發生了嚴重分裂，互相屠殺，在整個大陸上已激起了普遍反共浪潮，反共愛國、擁護懷念「蔣總統的思潮已經蔓延且深入了羣衆之中，其中尤以知識份子爲甚，共匪今春除對吳晗、鄧拓、廖沫沙、彭真、陸定一之鬭爭至死，現在又指電影「紅日」的作者懷念「蔣總統，大肆鬭爭，毛匪實已陷於四面楚歌之中，在國際上更陷入了孤立的窮境，我們相信，海內外軍民在我們英明「領袖領導之下，選擇適當時機、適當地點，必定可以一鼓而消滅共匪的殘暴勢力，重建民族平等、民主自由的三民主義新中國！

有待收復的幾個邊疆國防重地

卯金刀

我國疆域寬闊，海陸邊疆均佔重要地位，明朝中葉倭寇擾我沿海，海疆建設，漸受重視，嗣以歐洲海權國家相繼叩我沿海門戶，海防加強日益迫切，而東南地區氣候宜人，農產豐碩，由是華中華南之人口，超過三億，遂使人誤以中國之重心在東南，殊不知我亟亟營建東南之際，亦正俄國強取豪奪我北方邊疆之時，而國人竟漠然視之，迨二十世紀，海權國家若荷蘭、葡萄牙、西班牙、法國、英國等次第殞落，海疆無憂時，國人正額手稱慶，而北方陸疆幾已無險可守，兼以向無經營之意，遂令廣大之土地，幾成空虛，由是俄國直趨南下，而有「自北平加爾各答為通歐洲之捷徑」之語，北平乃我中華文化古都，北方重鎮，焉可作為侵略者之通路？我國西北邊疆失土頗多，或基於不平等條約，或出於俄人強佔，異日神州重光，務必一一收復，今僅將其具有國防價值者，略述如后，以供參考：

一、帕米爾高原

帕米爾古稱帕米爾勒尼耶，又稱帕密爾，白彌爾，巴米爾，巴馬，播密爾，博洛爾，波羅羅等，要皆帕米爾之諧譯，在新疆西部葱嶺之背，地勢高亢，海拔自三千八百餘公尺至一千六百公尺不等，四時積雪不消，面積約有八萬餘方公里，分為八區，最東南者為塔克敦巴什帕米爾，其西為小帕米爾（阿克蘇河源於此），更西為大帕米爾，為北流之伊什提克河與西流之帕米爾河之分水嶺，大帕米爾北為阿爾楚帕米爾，所屬雅什庫里為全帕西界，阿爾楚帕米爾之北為薩雷茲帕米爾，其東為朗庫里帕米爾，北為和什庫珠帕米爾，和什庫珠所屬喀喇庫里之北的阿賴嶺，為全帕最北之界，小帕米爾之西為瓦罕帕米爾，與阿富汗接壤。

帕米爾地處歐亞大陸之心臟地帶，在喀什噶爾與葉爾羌之西，自古以來即為我國領土，清乾隆二十四年平定新疆，清軍至伊西洱庫爾淖爾，勒碑於其地（即清高宗御製碑文）文約：「伊西洱庫爾淖爾者，我副將軍富德等……至拔達克山分界，其地依山臨水，單騎可容。」云云，而英人榮赫鵬遊帕米爾記亦云：「雅什庫里北岸，地名蘇滿塔什者，有石碑，上鐫漢滿維三文，拓一紙譯之，知中國追二和卓至拔達克山界而立也。」帕米爾在清初即曾立界碑，列為領土，於此益得明證，故胡文忠之地圖將帕米爾列為國土，極為允當。

此外，清光緒四年（一八七八年）平復新疆，派大臣劉錦棠於邊外，展設黑孜牙克卡，六爾阿烏卡，巴什滾伯孜卡，圖斯庫爾卡，雅什特拱拜卡，阿

克素達爾瓦卡，塔敦巴什卡等七卡，光緒十七年（一八九一年）又添設蘇滿一卡於伊西洱庫爾淖爾北十里之處，以鞏固邊防，更為帕米爾確屬中國之明證。光緒十六年（一八九〇年）英人榮赫鵬遊帕米爾後，曾私繪地圖，劃我阿爾楚帕米爾，大帕米爾，瓦罕帕米爾等地，嗣後俄國亦亟亟南下侵佔帕米爾，是以帕米爾迄今雖仍未為定國界之地，而阿富汗，俄國已私自瓜分矣！

茲按我國之中心在蘭州，而世界之中心則在帕米爾，帕米爾地居歐亞大陸中心，為亞洲腹地東西交通與南北交通之樞紐。兼以新疆南北受阻於天山，南北兩疆交通，均以此接應。帕米爾西控中亞細亞之吉爾吉斯，烏孜別克（按即月氏別克）等為俄國所控制之突厥共和國，為我國西部邊疆國防重地，退可守新疆（左宗棠曾云保新疆所以保蒙古，保蒙古所以衛京師），進可扼中亞，且南可俯瞰印度、巴基斯坦及印度洋，自古為兵家必爭之地，元太祖揮軍西征時，曾以軍略眼光，將總指揮部設於小帕米爾東南之坎巨特（亦作乾竺特，原為我藩屬，民國元年尚會「進貢」國府，後為英國強佔劃歸克什米爾）之鐵門關，西征卒能成功，是以俄阿（阿富汗時屬英國）競相進軍帕米爾，圖佔領此世界軍略要地，當時（清光緒十八年西元一八九二年）我國外患方殷，無力充實邊防，雖經清廷駐英公使薛福成向英國抗議，終歸無效，由是英俄帝國主義遂於清光緒二十一年（一八九五年）私締劃分帕米爾條約，我國始終未予承認，故迄今仍為未定國界。英俄兩國之侵佔實無任何法律依據。

我國傳統愛好和平，在政治上向為被動與守勢，且帕米爾高原自古即為我國領土，故由我國保有帕米爾不惟不以為之為侵擾世界之據點，且可作為維護世界和平之基石，異日反攻復國，勢必收回此世界軍略要地，始足言國防。始足以維護世界和平。

二、外蒙古與拓跋烏梁海

外蒙古即中國憲法上之蒙古地方，包括庫倫汗部，土謝圖汗部，札薩克圖汗部，三音諾顏部四部，科布多及拓跋烏梁海（即唐努烏梁海）兩地區，為中國北方之屏障。外蒙古為高原地形，東控松遼平原，南指內蒙及甘肅之一角，西扼新疆，北連鮮卑地方（即西伯利亞詳後），居高屋建瓴之勢，在國防上佔攻守兼備之地位。

外蒙古地方自古即為我國領土，唐虞時為山戎，夏為獯鬻，周為玁狁，秦漢為匈奴（即匈奴），元魏為蠕蠕及突厥，唐初為回紇，貞觀四年設瀚海燕然

等都督府，五代及宋爲遼金屬地，遼道宗大安年蒙古族始盛，後建元朝，其爲我國領土，史傳俱在。

俄國自佔我鮮卑地方後，曾築有西伯利亞大鐵路，環我國境北側，在軍略上蒙古實居中央突破之優越地位，俄國有鑒於此，乃千方百計誘惑外蒙脫離祖國，進而圖佔領外蒙，一則以全其北亞獨佔優勢，一則爲南下侵我之基地，首先於咸豐八年（一八五八年）藉中俄天津條約，取得俄人在外蒙之貿易權，復假北京條約在外蒙首府庫倫（現名烏蘭巴托爾）和屯意爲將城設領事館，由是俄人時在中俄邊境製造事端，至是俄人侵我外蒙之野心暴露無遺，及遜清末葉，更與日本勾結，劃定所謂「滿蒙」勢力範圍，將外蒙目爲禁地，極力籠絡外蒙活佛哲布尊丹巴，並派遣大量布爾雅特蒙古（布爾雅特蒙古居於鮮卑地方貝加爾湖以東地區）喇嘛，湧入外蒙，企圖控制外蒙蒙胞之精神生活，其手段可謂毒辣已極，並極力威脅利誘外蒙獨立，民國三十四年因美國羅斯福之短視與俄國訂立雅爾達密約，強迫我國與俄國訂立中蘇友好條約，犧牲外蒙，其後因俄國背信忘義，我英明領袖於民國四十二年宣佈廢除中蘇友好條約，外蒙「獨立」自屬無效，仍爲我國領土乃極明顯之事。

至於拓跋烏梁海在外蒙西北部，面積約有十六萬五千餘方公里，幾爲臺灣之五倍，人口約七萬餘人，其爲中國領土亦無須贅言，清雍正五年（一七二七年）中俄恰克圖條約更明示拓跋烏梁海爲中國領土，惟因此地地勢高亢，俯瞰鮮卑地方中部，對鮮卑地方之威脅尤甚於外蒙四部，所謂：「金山劍海之間，古爲用武之地，自天威遠震，疆以戎索，而卡倫以外關地千里，所謂無形之金湯也。」久爲俄國所注視，兼以物產冠於外蒙，故染指之心較之外蒙尤切。

光緒五年（一八七九年）俄國會無理要求將國界南移至葉尼塞河上游河岸，遭清廷拒絕，於是俄人逕向該地移民，建築城鎮，劈地開墾作久居計。宣統三年俄使烏梁海人進行「獨立」，強迫烏梁海各旗出具有俄投降文結，民國三十年德蘇戰爭爆發，俄國會強徵烏梁海人充當炮灰，民國三十三年八月十七日強使加入蘇聯，同年十月十一日正式併吞，改爲「土文（即拓跋）自治省」，至此拓跋烏梁海竟未經任何條約而爲俄國所強佔。

外蒙四部及拓跋烏梁海位於我國北部，進可中分鮮卑地方，退可捍衛內蒙及華北，攸關中國之盛衰，如不能收回鮮卑地方亦必須光復外蒙古，中國北方始有安定之可言。

三、鮮卑地方

鮮卑地方或作西畢爾斯科，西伯里，細密里，什卑里，昔伯利牙等，要皆鮮卑利亞（Siberia）之丁音譯。鮮卑地方位於亞洲北部，除東西有高山聳嶺外，中部爲一廣大無垠之平原，東臨北太平洋，東北隔白令海峽與北美洲美

國之阿拉斯加遙遙相望，其距離不及一百公里，北爲北極海之東西伯利亞海及巴倫支海，西依烏拉山與歐陸連接，南接我國東北及外蒙古，面積一千三百萬平方公里，較我國現有土地面積尚大一百八十萬方公里。其地原爲我鮮卑族生息蕃殖之地，鮮卑拓跋氏曾建有正統王朝，史稱元魏或後魏亦稱北魏，據通志卷十五魏紀云：「魏之先出自黃帝軒轅氏，黃帝少子曰昌意，昌意之少子受封北國，有大鮮卑山因爲號，其後世爲君長統幽都之北，廣漠之野……」，茲經考證大鮮卑山在今俄屬伊爾庫斯克省北部，通古斯河南，外蒙古之北，足證鮮卑地方（即西伯利亞）實爲我鮮卑族生息之地方，按鮮古音西，卑古音北，由是訛爲西北利亞，而利亞者意爲地方，故西伯利亞之正稱爲鮮卑地方，今尚有鮮卑同胞之後裔曰錫伯者，散居東北及新疆。

此地向爲我國領土，自古即爲肅慎、匈奴、烏孫、東胡、鮮卑、柔然、突厥、回紇、女真等族生息之地，及元興起漠北，收鮮卑地方爲版圖，並以其東部爲直轄地，西部則予叛都所建之金帳汗國（即欽察汗國，轄地西起欽察俄羅斯越烏拉山東迄於鮮卑地方西部，建都於伏爾加河之薩萊，管轄俄羅斯達二四十年），拔都並分蒙海以北地予其長兄，稱白帳汗國，以烏拉河以東地予其五弟稱清帳汗國，其後金帳汗國瓦解，蛻變爲克里米、喀山、亞斯特拉、鮮卑（西伯利）及庫茲涅茨汗國，以庫茲涅茨汗國（或譯庫程、庫出穆，要皆 Kou Chun 之諧譯也）最爲強盛，旋併整個鮮卑地方，建都於鮮卑堡（即西伯利城約在今托木斯克城東），時俄國初建，伊凡四世叛欲染指鮮卑地方，適使諾勿哥羅特商人在鮮卑地方非法經營皮毛鹽業，庫茲涅茨干涉其非法貿易，由是俄國乃派使伏爾加河馬賊（韃靼文音爲哥薩克）哥薩克人爲先鋒，實行武力侵佔，其魁耶爾馬克嘯衆數千人，竄入鮮卑堡，於明萬曆十一年十月二十三日（西元一五八二年）滅庫茲涅茨汗國，伊凡四世遂佔鮮卑地方西部，並鼓勵耶爾馬克東侵，及明崇禎十年，俄國竟設西伯利亞部，以控制此由侵略所得之土地，越二年俄軍已侵抵鄂爾次克海及勒拿河，已迫近我國邊境，至明清遞嬗之際（一六四三年清世祖順治元年）俄乘我內亂之際，派武裝探險隊擾我黑龍江精奇里江兩岸及呼倫貝爾一帶，由是鮮卑地方幾已盡爲俄國所強佔矣！至清康熙二十八年（一六八九）俄兵已佔整個鮮卑地方，迄尼楚條約訂後，竟割我鮮卑地方與俄，自是東漢至清初之一千三百萬方公里之領土，遂淪於俄寇之手。

鮮卑地方位於亞洲大陸北部，大致西南向東北連峯疊嶂，宛如我國北部之屏障，以貝加爾湖（古稱北海，漢蘇武曾牧羊於此湖邊）爲中心，西有阿爾泰山烏拉山，東有外興安嶺，有如左右兩翼，誠如我國之北海湯池，左右兩翼維護中華使無後顧之憂，其西據烏拉山俯瞰歐洲大陸，居高屋建瓴之勢，東據外興安嶺遙控日本，並隔白令海峽與北美洲遙望，其地接近北極圈，爲東西航空之捷徑，益以鮮卑利亞大鐵路包圍我國北部，在戰略上和交通上實爲亞歐美三洲之樞紐，今竟爲俄國所竊據，在國防上誠異日必須光復之地方也。

四、庫頁島

亞洲爲古老之大陸，其東部有成串之弧形島嶼，其最北者即爲庫頁島，該島原係我國領土，原名庫葉，又以其在黑龍江之外故又稱黑龍嶼，日人名之曰樺太，俄人則自滿洲語音譯爲薩哈林，該島南北長九百餘公里，東西寬自廿七公里至一百四十五公里，面積爲四萬七千三百方公里，較臺灣爲大。

該島於五百年前即爲我國領土，明成祖永樂元年（一四〇三年）曾遣行人邢樞至黑龍江兩岸，並至該島懷慰居民，既視爲居民，其土爲我領土乃必然之事。永樂十一年（一四一三年）邢樞至奴爾干（該島屬奴爾干都司轄），立永寧寺碑，明白標示該島爲中國領土。

清初，該島屬吉林寧古塔轄，清太祖努爾哈齊曾派遣軍隊，駐防該島，其屬中國，史蹟斑斑，何待贅言？庫頁島南隔宗谷海峽與日本北海道相望，海峽

西藏的民歌

中國民歌比賽，業已於十一月二十一日圓滿結束，蔣緯國將軍在主持頒獎時致詞說：「我們不僅要保持發掘我們的民族之聲，還要發揚並發展，才能對得起我們的子孫。西洋的大作曲家，都常常從民歌民謠之中獲取靈感，我們爲什麼不能這樣發展呢？」據主辦這次民歌比賽的中國國民黨臺北市委員會、市政府、中國民族音樂研究中心及救國團均表示，明年將計劃擴大舉行比賽。際此總統號召中華文化復興運動聲中，此項比賽，實具有倡導恢復及建立民族音樂；激發中華民族精神，撲滅靡靡之音的重要意義。是的，在這次比賽中，我們終於聽到了自己民族的歌聲，使我們極深刻的感受到中華民族是一個能唱得多麼動人的民族。當我們聽到那些從黃河流域，長江流域而來的歌聲，該在北平的胡同中聽到的；塞外草原上聽到的；外婆的口中聽到的歌聲，純粹出自我中華兒女對自己泥土的愛心所歌唱出的心音的時候，真令人有一種欲淚的感動。地無分南北，人無分長幼，中華民族的感情藉着歌唱發揚了，也共鳴了，這是何等令人振奮的事！

民歌是大衆的語言，大衆的聲音，大衆的文學。一個地方的風土、人情、習俗，在民歌裡都刻劃得無微不至，從民歌裡可以聽到對快樂生活的讚頌，對辛酸生活的怨嘆。尤其是民歌裡抒情的短歌，往往是真情的流露，純任自然，渾樸天成，不假修飾，這便是民歌之所以能感人肺腑，能沁入人心靈深處，解除靈性枷鎖，治療心靈破碎創傷的原因。

自從民國十七年北京大學成立了歌謠研究所以後，人們對於中國各地民間流行的歌謠逐漸發生興趣，開始搜集和研究，但由於人地疏遠的關係，並未能

相隔不過五十公里左右，在軍事上足可牽制日本及朝鮮半島，東與千島羣島共扼鄂霍次克海，西以韃靼海峽可封鎖鮮卑地方之東方出口，爲中俄日三國必爭之地，因之俄國首先對此島，進行侵略，於清高宗乾隆年間開始侵入該島，擅設監獄立教堂，駐守卒從事移民，至乾隆五十五年（一七九〇年）亦未經任何條約竟強行佔領全島。庫頁島因軍略價值極大，宛若鄂霍次克海中之天然航空，俄國佔領後，日本大受威脅，乃行侵該島南部，日俄侵華勢力，既相衝突於母艦我國東北，復相害於庫頁島，戰爭終於一九〇四年爆發，俄國戰敗，於美國樸資茅斯訂立和約，將該島南部讓與日本，至民國三十四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日本戰敗，該島復由蘇聯獨佔。

庫頁島除富軍略價值外，亦爲亞洲北部著名漁場，並盛產石油，誠爲國防重地，暨國民經濟上之一大資源也。

伏流

達到邊疆各地，只有少數的學者及旅人，憑着他們的一己的熱情及努力，才將那些邊疆同胞心之所寄託的，以及代表民族性和反映社會現狀的民歌，由口傳而輯譯記載下來，爲我們彌補了這一缺憾，實在值得敬佩。

居住於青藏高原的西藏同胞，除了勤勞尚武崇佛外，自古以來即雅好歌唱。每當藏胞在遊牧，工作，佳期，旅行，及月夕花晨之時就謳歌出許多情意綿綿，亦莊亦諧的民歌，充分的顯示出古樸的民性和原始的風情。從老人啞啞的歌聲裡，流露出住古深沉的悲哀和西藏懷婉山野的秘密；樵夫、馬伕粗野的歌聲裡，透露出他們野馬般的豪情；青年男女酬和的歌聲裡，蕩漾着難以表達的熱情與心頭一把按捺不住的愛焰；……總之一切的一切都從民歌裡赤裸裸地表現出來。

西藏的民歌，可分爲山歌，卓腔，絃子三類：

甲、山歌：是適應遊牧生活而產生的，藏語叫做「魯」，皆信口謳歌，初無文字記載。音調雜出，字句長短不一，意多向武崇佛及男女愛慕之詞，與數百年前即已普遍流行民間之觀世自在佛六字真言之普及程度，不相上下。村婦幼童，無不此嗜，亦可稱爲平民文學。茲輯錄數首於後，以供參考。

(一) (譯音) 宜命補拿格魯子熱，魯央噶日熱命補正。

(二) (譯音) 我弟弟，是山頭牧羊，見白羊回憶了弟弟！

(三) (譯音) 喜雄納甲仲排玉惹，杜雄納洛紐卓母惹。

(四) (譯音) 快樂，是自己的家鄉，辛苦，是出門的青年！

(五) (譯音) 信渠馬個得畢覺月，墨布母杜得達覺墨。

贏得同心香夢穩，莫愁花外有飢鷹。

註：這首歌乃是由藏文二十四個單字構成的「團結歌」，辭句綺麗，含意深遠，流露出西藏同胞偉大英雄的團結精神。

(以上所引見婦女月刊七卷四期鄧珠娜女士輯譯)

(四) 莫鬱鬱地登峯造嶺，可欣欣然到達極巔。
(五) 深入一層境地有一層快樂，深深的境地有青草紅花。
(六) 真隱士，要老死洞中；好漢子，要戰死沙場。
(七) 邦念塘野壩裏的一碗糌巴，你一半，我一半。
(八) 與其騎那莫走的羣驢馬，不如持根檀香棍而步行。
(九) 送別愛人的那天，覺得繁華都市空了一半，都市怎會空哦？想是儂心空了一半！
(十) 狂濤！請止着你的怒吼，讓我聽聽她的嬌聲，高峯！請散去你的濃霧，讓我看她的麗容。

(十一) 我愛似駿馬，馳處盡是平洋壩。我愛似奶牛，遊地盡是青草頭。
(十二) 花木柄的火槍，你莫出世，我同雄鹿是朋友。花木柄的火槍，自你出世後，我同雄鹿成了仇敵。
(十三) 有女待嫁，不嫁不報父仇的懦漢。有子待聘，不聘無根基的嬌姑。

(以上所引見邊政公論第一卷第二期劉家駒先生輯譯)

(十四) 一輪明月照東山，千里清光正燦然；
(十五) 俯首思維慈母面，愁思萬縷繫心田。
(十六) 郎在江西儂在東，相思兩處一般同；
(十七) 離人莫怨江心濶，待得皮船便可通。
(十八) 左右臨山景象奇，雙峯花草影離離；
(十九) 白日西山淪落後，黃昏明月又來窺。
(二十) 有心唸佛佛不成，空將孽果恨前生；
(二十一) 難忘最是伊人影，長在腦中露幻形。

註：西藏盛行喇嘛教，作喇嘛便是無上榮譽，但須守清規，保持童貞，愛情與事業，不可兼得，這首歌就是描寫一個拋棄愛情而做僧侶的青年心聲，流溢着多少痛苦與相思啊！

(二十二) 寶殿何巍巍，千門萬戶開；
(二十三) 將軍殿中坐，萬象仰英才。

註：制憲國大開會時，邊疆歌舞團的西藏男女學生，向蔣主席伉儷致敬時，即唱此歌。

(二十四) 清歌一曲暖風生，休道酒狂無技能；
(二十五) 但願主人能解意，方知此客是豪英。
註：這首歌是一個孤標傲世，厭倦塵俗，寄情詩酒的隱士所作。
(二十六) 婷婷綠柳護金鸞，相戀相親太熾情；

(二十七) 情人啾！聖佛啾！我依戀著情人，却犧牲了佛緣，我入山修道，又背了情人心願。天啊！天啊！我願萬世淪入酈都，也不願離了情人倩影。文章，經不過雨雪風霜，經典，免不了火蝕蟲傷，唯有情人的蜜語啾！沒有痕，也沒有跡，一句句，一聲聲，聲聲句句，深刻在肺腑心臍。(流傳於青海)
(二十八) 走走，是官長的命令；別別，是前生的因果。妹妹不要淚灑！恐怕傷著哥的壽命。(流傳於西藏)
(二十九) 在極短的今生之中，邀得了這些青睞。在來生童年的時候，看是否會再相逢。(流傳於西藏)

(以上所引見艾拜都拉先生所著「中國邊疆民族歌謠的特色」一文)

(三十) 乙、卓腔：是比較進步的歌謠，每句九字或不等，每首歌詞有四句六句十二句或十六句之別。內容多為表述史地或頌禱吉祥或酬唱之詞。舞時分男女兩隊，置酒攜手環舞，一唱一答，按步盤旋。多於祀神，鄉會，婚禮時舉行。卓腔是藏名，近人或譯為鍋莊，或歌莊。乃取其為村莊歌舞之意。茲輯近人所譯二首於后：

(一) 喇嘛的貴重，你知道嗎？我告訴你罷！他是從印度來的啊。官的尊嚴你道嗎？他是從北京來的，父母要如何的體貼，纔得親心的安慰。(見邊疆週刊卅期)

(二) 膏車秣馬，治裝裹糧，向着茫茫的天涯前進，越過了青葱的獅子山，便離開了摯愛我的母親。故國的諸姊妹關山千里，何處是我的家鄉？茫茫世路，能不悲哀煩惱悵悵！問了皎皎的月光，也遭了白眼，只望是嘲笑我，問了燦爛的星兒，他也是緘默着，可憐的我，何處是家鄉？(見西康社會之鳥瞰)

(三) 丙、絃子：近人譯作跳絃子，歌調有數十種，唱時須配以胡琴，西藏叫做「耶腔」，以及胡琴、笛子、碰鈴等樂器，每種歌調，舞法不同，或抑揚合拍，步伐整齊；或抑揚婉轉、風韻宜人，或腰頸靈活，眉目傳情，的確各具妙處。歌詞以四句為一首，每句限定六字，內容多為桑間濮上，男女愛戀或敘事諷時之詞。每值春秋佳日，喜慶，年節，工餘，酒後，山頭水涯田間，青年男女往往盛裝環聚，跳絃子，絃輯錄數首如后：

(一) (譯音) 大朗下必尼馬，征畢窩拉麻排，南宵更墨達拉，土幾士白朗若。

- (譯意) 可愛的晨曦，莫掩沒在雲中，衣單的弱女，還望你照臨呵！
- (譯音) 幾生幾拉卓南，噶將爸麥墨士，生巴竹窩推南，德青本納墨札
- (譯意) 彼此心心相印，父母豈能阻撓；結好同心球兒，誰怕官廳威權
- (譯音) 錯母亞菊麻荷，聲麥交約應札，色甲鐵倉麻結，錯米幾杜抱學
- (譯意) 海水高低的波蕩，是清風掀動着的，金色的雁兒，儘可無疑飛上海心。
- 四 接受了她的意見，我却犧牲了佛緣；若毅然入山修道，又違背了她的心願。
- 註：請與山歌第十七首對照，更可體會到西藏青年事業與愛情恰如魚與熊掌不可得兼的怨情。
- (四) 我愛的人兒，你厭世而學佛嗎？青春年富的我，可否同去參禪？
- (四) 布達拉的山頭，並非沒有杜鵑，因達賴思親過切，不敢觸動他的愁懷。
- (四) 上有皚皚的白雪，下有青青的禾苗，禾苗的枯榮，全憑雪山安排。
- (四) 慈親的訓示，如同神鳥的歌音，多越一層山，越感得歌音的深刻。
- (四) 戀你的誠心，果移來唸佛，這般感應，何愁不得「即身成佛」？
- (四) 愛的紀念品，無過戒指的，每晨盥洗，就迴念着她的一切。
- (四) 初逢的山溪細流，何須忙着搭橋？一旦山洪暴漲，怕的橋兒冲個無踪。
- (四) 愛情濃濃的時候，不要吐盡了情懷！口渴的當兒，不要喝盡了塘水！怕的是一朝有變，悔也不及！
- (四) 神柏上的靈鴉，何勞呀呀多噪，只求你唱個賞心的曲兒。
- (四) 左手持強弓，右手握勁矢，冲天的飛雁，是俺射落的。
- (以上劉家駒先生輯譯)
- 最後轉錄西藏民歌兩首(詞譜並錄)，希望喜愛的讀者，慢慢地欣賞歌詠吧！

共匪壓迫下的邊疆民衆

核子中心包頭工人的慘狀

報紙上歷次登載着，綏遠省的包頭和甘肅的蘭州，已成爲共匪的核子中心。

(1) key F 2/4

夷

修

拉

(引山歌第十四首總曲)

3	5 6 3 5	3	—	5.6 353	2.3 1 6	2. 1 6	6	6
(譯音)	修 阿 里 里	(譯音)	修 阿 里 里	夏 秋 日 午	(拉)	(來)	拉 熱 山 面	
(夷)	修 阿 里 里	(夷)	修 阿 里 里	一 輪 阿 明 月	(拉)	(來)		
(夷)	修 阿 里 里	(夷)	修 阿 里 里	第 一 思 維 (拉)		子 謝 照 慈 母		
3	3 6 1	2.3 1 6	1 2 1 6	6 6	6 1 2 3	2 3 1 2	2 1 6 6	
(夷)	修 阿 里 里	(夷)	修 阿 里 里	各 依 千 愁	(呀)	(里)	夏 解 正 繁 心	均 就 然 田
(夷)	修 阿 里 里	(夷)	修 阿 里 里	塞 拉 里 思	(呀)	(里)		
(夷)	修 阿 里 里	(夷)	修 阿 里 里	搭 各 清 萬 緣	(呀)	(里)		
(夷)	修 阿 里 里	(夷)	修 阿 里 里	拉 拉 拉 拉	(呀)	(里)		

註：(夷修拉曲調名)
唱法：(括弧之內皆係虛字，如內地民歌內之呀呀哝是藏文詩歌全係每句大字故任何山歌皆可引用此調)

(2) key F 2/4

卡

拉

一

索

洛

(譯音)

(引山歌第十六首)

6 1 2 1 6 1 2	3 2 3 5	6	6 5 6 1	5 2 5	5 4 3 1	2
(譯音)	韻 景 湍	鈞 松 象 落	拜 來 雙 實	凍 茂 華 香	高 松 花 明	茂 月 華 月
(譯意)	日 泥 左 白	解 茂 右 日	雅 泥 臨 西	銳 貫 山 山	日 泥 左 白	解 茂 右 日
2 2 3	6	6	5 2 5	3 5 2 1	6. 1	2 3 2 1
(呀呀那)	米 都 卡 那 一 索 洛	米 都 卡 那 一 索 洛	卡 那 一 索 洛	卡 那 一 索 洛	卡 那 一 索 洛	卡 那 一 索 洛
(餘同)						

張季光

包頭是平綏路的終點，那是一個面臨黃河的小城市，匪佔領前人不過五萬人口，但共匪把他當做秧歌王朝的「列寧格勒」。蘭州在包頭之西，直徑雖僅約七

百餘華里，但沿途多是沙漠地帶，雨量甚少，植物生長困難，往昔交通全仗駱駝。十年前共匪利用綏遠民衆的勞力，將平綏鐵路延長至蘭州，築路工人因衣食兩缺，醫藥匱乏，死亡者不計其數，較之秦始皇修築萬里長城時奴役人民之慘，有過之而無不及。作者寄居綏遠省十五年，直至三十八年九月十九日淪陷前夕，始行離開，深知共匪奴役邊疆民衆慘狀，爰特詳錄於下。

傅作義與烏蘭夫

民國三十九年一月一日，綏遠省在奸匪頭子高克林（共匪綏遠省委員會書記）導演之下，匪幹和投匪派，開始合流。大傀儡傅作義任偽綏遠省軍政委員會主席，匪頭高克林爲副，但卻握有實權。二號傀儡董其武任偽綏遠省政府主席，但他也是虛有其名，因爲匪頭楊植林任第一副主席。至於舊時的市縣長更慘，有的被解職，有的只給了一個副職。

傅作義在這天由匪所召集的人民大會上，像一具擴音器也似地，又重說了一遍他的投匪經驗論，他汗顏地說：「在這兒的傅作義和從前的傅作義不一樣了。」言外之意，彷彿他在變了；但民衆們也知道，他確實變了，他已經成了一個無恥的赤色漢奸了。尤其令人可恥的是，在偽綏遠軍政委員會的成立會上，傅作義竟領導羣衆向烏蘭夫（偽內蒙人民政府兼偽綏遠軍政委員會副主席）高呼烏蘭夫主席萬歲！烏蘭夫本名雲澤字時雨，綏遠省土默特旗人。蘆溝橋事變前，在歸綏市任小學教員，那時就秘密爲匪工作。後被包景華先生偵悉立即加以拘押。但經土默特同鄉力保，又釋放了。現在烏匪成了傳的座上客。烏現係共匪中央政治局十七委員之一（按：現已解除），可謂老匪黨。傅爲釋去前嫌起見，遂當衆高喊「烏副主席萬歲」，可謂精於「厚黑學」者矣。

挨戶調查的匪工作團

就從三十九年一月一日起，歸綏、包頭兩市及各縣，發現了很多佩帶某某市縣工作團胸章的匪幹很多。這些東西們，滿街滿巷去跑，挨家挨戶去談話。民衆們越怕他，他却偏要和你談。他們談，一點條理，一點系統也沒有，故意裝做沒事人一樣，其實他們完全是特務，有時他問：「你覺得共產黨好嗎？」假如你是商人，他更會問：「現在的生意好？還是過去的生意好？」又常問：「你生活怎樣維持？全年有多少收入？家中有幾口人？」如果你同院內有四家人，他會向你打聽那三家人的職業、人口、經濟狀況、人品，以後他到了那三家，他也同樣向那三家調查你的狀況，反正是無所不談，無所不問，一談就是兩個鐘頭，藉以觀察你家進出的人，究竟做些什麼的。

共匪侵入歸綏市後，立即派了好多工作團到各學校和各工廠去，進入學校的那些匪幹們，除了上課，就教學生們唱匪歌，扭秧歌，學生們誰要扭得緊，唱得歡，誰就是積極份子，匪幹就叫他入偽新民主主義青年團。但是當這個團員，也不好受，只有義務，沒有權利。有一天匪「綏遠日報」（匪綏遠委員會機關報）批評新入團的一個團員說：「查×××自入團後，對於在一個宿舍居

住的同學們，不洒掃房間，或擦洗桌椅時，他就不動聲色地立刻自己洒掃擦洗，早上還要比同學們起得早，功課也要比同學們做得好，處處起着帶頭（領導）作用。但遺憾的是，自他入團後，非團員的同學們，就拿着他當外人看待了，譬如非團員的同學們正在說話的時候，一見他走了過來，便悄悄地散開了，更有的低聲說：「團員來了，別談了」。互相一使眼色走了。更有的原是很親密的同學，但自他入團以後，就漸漸地冷淡了。」該匪報又說：「爲什麼造成這樣的現象呢？這是獨善其身的早上起得早，功課溫習得好，還不成爲一個團員具備的條件。一個標準的團員，不但要勤學，處處起着帶頭作用，還必須要善於聯絡羣衆，不但要和同學們維持已往的友誼，讓他不拿着你當外人看待，而且要更進一步的使他視你爲親兄弟，使他的心目中免除了你是團員他是非團員的界限，而更進一步的與非團員們融合無間地在一起。」天啊！一個天真無邪的學生，眞要成了那樣，也不過是多了一個共匪的走狗而已，因爲無論如何裝模作樣，那總是偽善者的面孔，共匪要他御用的青年團員的面孔是，向匪黨打小報告，爲虎作倀。

坦白反省軟禁

熟悉共匪內幕的人們說，只要入了匪黨，共匪的領導上（匪稱上級曰領導上），就老嫌你的工作不夠，凡事作得不够徹底，簡直累死了，也難令匪頭滿意。無論大匪酋小匪頭，從來就沒對那一個黨員，誇過一聲好，即便說出一點好處來，也得指出你的另外的一大片毛病來。而且連說話的自由也沒有，他是不敢向黨外人民，批評匪政權一句話的，否則叫同黨的知道了，轉報上級，輕則予以批評，重則予以反省。所謂反省，就是軟禁，讓你用筆在紙上一條一條地寫出自己的缺點來，寫完了，拿去給匪頭看。如匪頭認爲寫得不够坦白時，還得再寫。匪頭並不告訴你如何去寫，只是叫你寫、寫、寫，寫常有寫三、四回的，才算完事。這不只是輕罰，若係較重的過失，寫完坦白書，還不算完，須由匪酋召開匪黨大會，當面批評鬭爭，由羣匪審核，應該受何等懲處。這就是共匪以特務來控制人民和幹部的方法。所以在匪區的人，不論是民衆或匪幹，都是人人自危。

挑燈夜戰迫害工人

匪酋們常說：「共產黨是工人的黨。」又說：「人民政府是由工人階級領導的。一可是毛澤東、林彪、周恩來、朱德這些小子們，那一個也沒有當過工人，他們何以領導共匪的政權呢？這分明是欺騙工人們的謊言。」

在高克林（匪黨綏遠委員會書記）、楊植林（匪綏遠人民政府副主席）、姚喆（匪綏遠軍區副司令員）初到歸綏之日，高克林率領着楊匪植林、姚匪喆，到歸綏印刷廠、電力公司、毛織廠去拜訪工人，匪綏遠省委機關報「綏遠日報」登載大標題說：「黨與階級弟兄見面，高克林等與各位工人一一握手。」真的，那時的工人，還認爲共匪說的是實話，共產黨真是工人的黨，真是

工人當家，莫不受寵若驚。誰知道緊接着他們的苦難便來了，匪立刻派了好多工作團進入各工廠去監視工人。匪幹奉命到了各工廠裏，一面教工人學唱匪歌，學扭秧歌，並美其名曰叫做文化工作，一面挑撥工人和工人挑戰，他把一個工廠的工人分成多少組，譬如三個人看一座機器，那麼這三個人就是一組，他發動這一組工人向另一組工人挑戰，看那一組工人生產的多，同時他更發動這一個工廠和另一個工廠挑戰，例如歸綏電力公司向包頭電力公司工人挑戰，並發出匪幹代擬的挑戰書，那挑戰書這樣的寫着：

「包頭電力公司的階級弟兄們：

我們為增加生產，保證這一個月，將機器鍋爐，洗刷整理完竣，並保證以後不再停電及機件損壞等事故，你們敢應戰嗎？如敢應戰，請下書來！」

這封挑戰書，到了包頭電力公司，該公司的匪幹，當即召集工人開會，命工人提高勇氣，立即應戰。工人起初面面相覷，不作一聲，但經不起匪幹一再督促，並且嘲笑的說：「工人階級是領導人民政府的，你看軍人在前線作戰，是何等勞苦？我們有什麼關係？應戰後，至多大家辛苦一點。」最後竟不容分說，批准應戰，於是這就苦了他們的「階級弟兄」了，半年的工作，要一個月作完，你想苦不苦？可是無處抱怨，誰叫你應戰呢？再說你是「階級弟兄」啊，要起帶頭作用的。接着平綏路歸綏車站的職工，也被迫向包頭車站的職工們挑起了戰，因此工人們晝夜不停地工作，被匪幹督促得喘氣的工夫也沒有，吃飯都是由自己的家屬，將食物送到工作場所去吃，家屬們不分男女，也都幫着去做，因為若不如是，工人們累死了也做不完。匪黨「綏遠日報」，見了這種情形，不但不代為呼籲，反倒說：「這是工人階級的政治覺悟，真正的提高了。工人家屬應表現得再熱烈一點。」

總之，共匪對待工人，表面上說得好聽，但實際上，却是加重你的負擔。但待遇呢？却是儘量減低。例如當年終時，各工廠按舊例都有一個双薪，這是各地皆然的。但匪「全國總工會」却號召全國工人放棄双薪，理由匪中央財政困難，各工廠既是匪的公營事業，而工人又是領導政府的，為表示充分愛國起見，惟有放棄双薪云云。於是各地工會的匪幹，都召集各該地的工人開會，要求響應「總工會」的號召，自動放棄双薪，實際上工人們無不怨恨共匪，不顧工人生活，連每年所切盼的双薪，也給取消了，叫他們全家老小怎樣過年？

怎樣剝削「階級弟兄」

如所周知，共產匪徒是常攻擊自由民主的國家：「說資本主義的社會裏，有不合理剝削制度存在。」共匪們又常自誇說：在他們那裏，是沒有剝削制度的。

令人想不到的是，不但中共匪幫控制的地方，就是自稱社會主義祖師的俄國，竟有很嚴重而公開的剝削制度存在。這制度就是俄國及其附庸國們所慣用

的挑戰，爭取勞動英雄，盡量增加工作時間，同時更極力壓低工資的制度。這種制度施行範圍甚廣，只要有工人的地方，就得施行。匪為便利剝削工人起見，將工人分成很多小組，如果人家這一組生產量多，你這一組生產量少，匪幹就鼓勵全體工人，向你這一組鬭爭！如果再嚴重一點，他就鼓勵羣衆，定你的罪，扣工資，停工。如果再給你加一個落後工人，背叛階級的工人，那可了不得，那是要被送往偽法院，執行鎗決的，或者是徒刑的。一個俄國的工程師說：「在俄國，一般同一業務同一大小的工廠，如果有一家工廠的出品，老是不及他同一工廠的出品好，或者生產量較少的話，那廠長和重要人員，是要被處徒刑的。」聽他說話的人，都不由咋舌。但奇怪的是，這位奉行唯物史觀的俄國工程師，竟說了一句唯心論的話：「朋友，請你不要害怕，只要我們誠心誠意的向好處去做，那生產量就會多，而且品質也會高的。」（這段話是匪「北京人民日報」所載，是俄國工程師視察天津中紡工廠後，對該廠長所說。）

強派公債

有位從老匪區（即匪自稱的老解放區）來的人說，共匪說保護什麼，或者是建設什麼，就一定是破壞什麼。聽的人初不十分瞭解這意思。但後來匪在綏遠強派公債了，而且這公債的主要對象，就是工商業，而且匪發行公債的條例上還寫着「輕於商等字樣，無疑的，這公債是專為消滅私人商店而發行的。這也證明了那位老匪區來人說的話，因為共匪進入歸綏後，在每一個場合都說：「保護工商業」，想不到的是，共匪的言猶在耳，而強迫公債的辦法實行了。這形同規掠的公債，全綏遠省就被偽財政部強派給四十萬分，合現銀六十萬元。但董其武輩還要向匪中央立功，出賣人民，私自代全省民衆認購四十五萬分，無形中又增加了五萬分，偽「綏遠省府」硬派給歸綏市商民十五萬分，匪歸綏市人員也要向匪省府立功，額外強令商民多購一萬分，匪「市府」又派給轉有大小一千餘家的市商會九萬五千分，八個區公所六萬五千分，這個數目只許多出來，不能少一分，多出來，是推銷委員（匪組織一個「推銷公債委員會」，勒令商會理事及各同業公會常務理事為推銷「委員」）立了功，少了推銷委員要受處罰的。匪酋口頭上說：推銷公債，不能強迫，要民衆們量力而購；但他暗示各推銷委員，不達到上級所分配的數字，不能完成任務，不論何種手段，必須達到目的。於是匪幹們全體出動，今天召集商民講演，明天召集商民談話，總之，就是那一套，認購，認購。並且當面一個一個地自動寫上你所認購的數目，起初誰也不肯多寫，但第二天匪幹又來了，先作一次冷嘲熱罵的講演，然後再叫一個一個地增加你昨天所寫的數目，如還不夠他所指定的數目，第三天他又來了，總之，他要逼掏空了腰包，不達目的不止。

董逆其武以下的投匪份子，自以為搖身一變，就可保住了固有的財產；誰知匪幹的魔爪，也伸到了他們的面前，匪幹首先光顧省「參議長」張欽的住宅，家人們迎上前去，忙說：「張委員（偽「綏遠軍政委員會委員」）現在睡覺

了。」匪幹們說：「張委員既是委員，趕快帶頭購買一千分。」張欽聽了，以為可以藉投算有功來搪塞，便親自走了出來，孰知那些小嘍囉，一見他便打起官腔來，滿口的馬列主義，像機關也似的一連串地向他發射過來，說他思想尚未搞通，應該向人民學習，不要站在人民的頭上。鬧得張欽面紅耳赤，不知所云，只得乖乖地拿出一千五百元銀幣來，買了一千分公債了事。「副議長」閻肅因兼電力公司董事長，家中更是熱鬧，有推銷公債的匪幹，有向他清算的工人，還有向他鬭爭的匪幹，偽「人民法院」還要叫他騰房，預定將他的住宅作為辦公處所。只搞得老傢伙，整天價嘔起小鬍子長吁短嘆。可巧薄一波（偽「財政部長」兼「綏遠軍區政委」）來綏，閻肅請求董其武轉求薄一波向那些小匪幹們緩頰；薄一波辭以不可，並說：因為那些小匪幹不聽那一套，反倒予那些小嘍囉們以鬭爭的藉口。後來閻肅竟被那些小匪幹軟禁起來了，董其武也無可如何。以後毛匪將綏遠整個的給了烏蘭夫，由烏蘭夫成立了「內蒙古自治政府」，董其武却也被毛匪調至浙江整編。

遍地特務的匪區

共匪據有大陸，立即強配公債，也就立刻露出了原形，露出了猙獰的面目，民眾們已經深深地知道了，原來共產匪黨刮地皮的方法更凶！由東北來的人說：那裏共匪已經發行了四次「建設公債」了，發行到第三

次的時候，各私營商店，就已經完全倒閉了。現有的商店，全是吸收民脂民膏的公營事業。

匪。事摧殘工商業，除了強派公債外，就是增加捐稅，其度數之高，令人不可想像，他的目標是：凡商店總值一千元時，拿一次稅就得兩百五十元，四次徵稅，就叫這家商店關門大吉。匪並自誇說：「偽人民政府」只徵收一種稅，就是工商稅，而且稅額的單位叫做「分」，這是因為匪幣貶值之故。匪又規定一分合小米二十斤，但匪又不收小米，而是折收當日小米的官價，官價是由偽政府規定的，因此官價比市價高得多。

匪對於商人，向來輕視，他認為商人是中間剝削者。但奇怪的是，共匪口口聲聲反對剝削，反壓迫，但共匪卻又積極地從事中間剝削，例如匪現在已有的公營事業，就包括世界上所有的商業，如糧食公司、煤鐵公司、百貨公司、綢布公司、零售公司、酒類專賣公司、醫藥公司、供銷合作社。該社已經深入鄉村，每一村鎮，都有這種合作社，而且舉凡各界民眾所需要的東西，無不利用。在全國各地，共匪的公營事業，非常之大，它可以壟斷市場，它可以利用一切鐵路車船運輸貨物，那個地方物價貴，他就儘量運往那個地方出售，充分利用囤積居奇各種卑劣手段，剝削民眾。

更令人注目的是，所有這些公營事業的從事人員，都是匪黨的特務，一面吸取人民的金錢，一面調查人民的言語、思想、行動。你由此可以想像，匪區有多少特務了。

祝壽杯籃球錦標賽蒙古籃球代表隊誌略

郭振芳

一、籃壇盛舉 莊嚴隆重

在光輝的十月慶典中，全國各省旅臺同鄉會聯合舉辦的「祝壽杯」籃球錦標賽，已於十月十六日在臺北市隆重揭幕。這次參加比賽的球隊，共有十八個，而旅臺蒙胞為響應政府之號召，也組成了祝壽杯籃球代表隊參加這項富有意義的體育活動，充分表現出「四海歸心」熱愛領袖效忠領袖的赤誠。

這項規模龐大，象徵全國同胞敬愛領袖的球賽，給祝壽活動掀起了第一個空前高潮，比賽的揭幕典禮極為隆重，十八個球隊在樂隊領導下進場，每一隊位美麗的小姐引導，隊後跟着隊旗，隊職員，沒有組隊的省份，亦均派有代表均有一，隨球隊之後，列隊入場。當各隊開始時，會場中央懸有別出心裁的大地圖，每一省市地方均裝有不同顏色的電燈，依進場的次序分別亮起，入場畢燈光也全部放亮，這說明了中華民族的精誠團結，中華民國的燦爛前途。

在揭幕典禮中谷秘書長致辭說明舉辦祝壽杯的意義，是為總統祝壽，他希望參加各隊團結鄉誼，發揮胞愛，並且讓大陸同胞也能夠來共享這項成果。這項球賽經過半個月的鏖兵，實力雄厚的臺灣省隊榮獲冠軍，江蘇省隊亞

軍，山東省隊季軍，浙江省隊殿軍，東北隊第五，廣東隊第六。各同鄉會的祝壽籃球賽，已於廿一日下午圓滿閉幕，全體隊職員以敬虔的心情，把豐碩的成果呈獻給總統了。

二、蒙古組軍 意義重大

以各省市同鄉會名義舉辦「祝壽杯」籃球錦標賽，這是創舉，意義非常重大，而蒙古同胞在愛戴領袖不甘後人的情形下，也已組軍參加，意義更非尋常，不惟象徵着國土完整和國族團結，更積極的意義，是堅強的凝結在領袖的四週，為復興國建國而奮鬥，來加速完成我們的中華大業。在這次球賽中，鄉誼胞愛洋溢在球場內外，表現一種不平凡的和諧氣氛，這是最值得稱道的。由於祝壽杯比賽的不尋常，和它形勢的新穎別緻，吸引了成千累萬的觀眾，向隅者更不知凡幾。經過這次比賽，誠如谷秘書長所說，參加各隊不惟團結了鄉誼，也發揮了胞愛，希望讓大陸同胞也能夠有機會來共享這份成果。

此次參加祝壽杯籃球錦標賽的各省球隊中，蒙古球隊是在三天前才組隊參加，他們係以中學生為班底臨時成軍的，陣營雖不够堅強，但意志頗為高昂，

因為他們參加的目的非為爭勝負，爭名次，主要的是向偉大的領袖祝壽，因此在此出賽前曾以四事相勸勉，下面就是我們對他們的講話：

(一)崇敬偉大的元首：親愛的青年朋友們！今年欣逢 總統八秩晉一華誕，各省市地方聯合舉辦祝壽杯籃球錦標賽，無疑的在這次球賽中，從鄉親胞愛的情感凝結，進而推展國家民族意識的團結，意義莊嚴而遠大。我們應知，如今全國同胞的生活，日漸改善，日益安定，這種繁榮康樂的局面，都是 總統英明領導的結果。而中華文化在大陸上更遭遇到空前的浩劫，毛共匪幫正利用無



知的青少年，組成所謂「紅衛兵」，以暴秦焚書坑儒的伎倆，和國莽滅裂的行徑，展開血腥的暴政，使大陸同胞遭受有史以來的最大災禍。我們都是中華民族的主人翁，都負擔有光復大陸，消滅共匪的重責大任，因之，我們要完成反攻復國的使命，必須先有強健的體魄和充沛的精力，才能凝結成反共的鉅流，開拓出光明的前途！在偉大領袖的領導下，成為「仁者無敵」的勁旅，所以旅臺蒙胞在 他八秩晉一華誕之日，排除一切困難，組成了籃球代表隊，以祝壽者，不但用以表示崇敬之意，並且也應當跟隨他老人家作一名反共精兵，來完成歷史所賦予的使命。

(二)要有榮譽心責任感：我記得劉家治先生曾說過「這是一個對比的時代」，他說：在目前這個時代一切都是對比的，要榮譽就要比別人作得多，作得好；要成功就要比別人吃得苦，冒得險；要戰勝敵人，就要比敵人的一切都進步，都強，都好，這確是至理名言。諸位，我們從現在起是代表着蒙古民族，不再是我们個人了，已經負起了為民族爭榮譽的責任來了，責任重於生命，為了個人和民族的榮譽，為了要成功的達成我們的責任，就必須比別人作得好，作得多，比別人吃得苦，耐得勞，我們的態度應該是，勝負並不重要，重要的是為總統祝壽，並藉此鼓舞起運動精神，習慣團體活動，希望諸位，不但現在，即是將來，都應當經常的聯繫在一起，活動在一起，使我們在長時期的磨練運動員，也就是一位好戰鬪員，一旦反攻開始，才能殺敵致果，為鄉國爭光榮。

(三)要有不怕失敗的鬪志：總統對體育特別重視，他常常訓勉我們，「運動員要有和平奮鬥的精神，要有勝不驕敗不餒的精神……」。這些都是我們運動員應該具備的起碼條件。和善而又能合作，服從而又能奮發不懈，再加上不怕失敗的鬪志，這便是爭取最高榮譽的最佳途徑。只要大家肯努力，肯虛心，肯學習，肯奮進，我深信我們的前途是光明的遠大的，也無疑是給未來的蒙古籃運鋪上了坦途。

(四)青年人要結合起來：我們都知道青年是明日社會的柱石，未來國家的棟樑，為了社會，為了國家，更是為了我們個人，今後我們應該結合起來，動起來，要融於一爐，打成一片。要養成團結奮鬥的堅強意志，最根本的做法，就是參加體育活動，尤其是球類運動。一個國家體育的盛衰，是代表着一個國家國力的消長。所以你們要想救國家救民族，須先從運動中陶冶互助合作，不懈不餒的精神，從運動中養成求新，求改革，求進步的進取心，才能完成時代所賦予我們的使命。我們都是成吉思汗的子孫，要效法他的奮發不懈的精神，只要有屢敗屢戰百戰不餒的鬪志，終必達到屢戰屢勝得心應手的佳境，勝敗不必計較，更須有君子風度，這是要求也是希望，盼共勉之。

隊員們都能接受和遵守上面四點的要求，開賽以來，雖然是屢戰屢敗，但那種愈敗愈戰的堅毅精神，和不怕失敗的鋼鐵意志，充分的表達出來，實在令人感動，值得喝采，難怪場內外都是一片讚美聲，與論界的嘉勉更是成篇累牘，美不勝收，下面抄幾則新聞消息，以證吾言之不虛也。

三、大哉蒙古 輿論讚譽

(一)十月十六日自立晚報：參加祝壽杯籃球錦標賽的各省球隊一共十八個隊，其中蒙古聯隊是在三天前臨時組隊參加這一項祝壽杯比賽，他們被排在第一場比賽，首遇實力最強的臺灣隊，臺灣隊以二〇對五五的比數贏了蒙古聯隊。蒙古聯隊在比數懸殊的情況下，依然奮勇作戰，精神可嘉，頗能博得觀眾的好感。

(二)十月十七日自立晚報：三場比賽中安徽隊實力最強，以七六比三五戰勝蒙古隊，蒙古隊雖佔年青優勢，惜因匆促成軍，致為安徽隊所乘，蒙古隊今日作戰，在團體合作上已有很大進步，運動精神尤佳，再經相當磨練，當有較佳表現。

(三)十月十七日中華日報：第一場臺灣逢蒙古，臺灣隊有八名國手，實力為全部十八隊中之冠，蒙古則為重於參加，雙方在不設防情況下，進行投籃比賽，臺灣隊的謝恆夫、陳金郎、蔡伯圳、江丕富等演出輕鬆愉快，蒙古隊以剛逸，包圍良為主，演出不俗……。

(四)十月十八日新生報：安徽隊以七六比三五輕取蒙古隊，贏得第二次勝利，蒙古隊多為青年學生球員，雖連遭敗績，但精神表現良好，最受觀眾歡迎。

(四)十月十九日中華日報，昨天的各場比賽戰況爲：第一場湖北對蒙古，蒙古小將們雖敗，但有優異的精神表現，尤以許國安，李志華（按爲李志勤），剛逸都打來頭頭是道，獲得好評……

(五)反攻月刊第三〇八期，標題爲「大哉蒙古，精神可佩」文云：穿着紫紅色隊服，繡有黃色蒙文，象徵着蒙古文化的蒙古隊，高齡的白髮老翁率領着一羣稚齡童子，喜氣洋洋參加盛會，因報名較遲，出賽時間都臨時插編爲上午八時，五場賽程，老少偕來，不遲到不缺席，場面應戰。友隊大家都禮讓一番，陪着場上一羣可愛的蒙胞青年達成任務，他們目的是爲總統祝壽，雖屬不計成敗但屢敗屢戰，而且愈戰愈勇，真箇發揮了成吉思汗的偉大精神。他們的「參戰」宣言是：我們人是中國人，地是中國地，愛國家，愛領袖，決不後人。該隊的名譽總領隊爲達穆林旺楚克，總領隊爲郭振芳，教爲練胡繩武，鄧全義等。

蒙古隊是以學生爲班底，且未經訓練而倉卒成軍的一個球隊，但精神表現良好，最受觀衆的歡迎，在團體合作上都有很大的進步，若再假以時日，當有較佳表現，是可預卜的。

四、好手缺席 隊欠完整

這次蒙古籃球隊的組成，因限於時間以及種種的關係，並非是一個完整的陣容，許多好手並未網羅陣內，甚是遺憾！例如剛鐵軍，乾德門，李志華，李

西藏地方政府噶倫宇托札西頓珠訪問記

本社記者

中華民國五十六年十月二十日，西藏地方政府的噶倫（亦譯爲噶布倫）之一，宇托札西頓珠先生偕同他的家屬飛回自由祖國，由蒙藏委員會接待暫時住在中泰賓館，記者曾作了一次愉快的訪問，特爲向本刊讀者報導。

一、宇托札西頓珠的家世

宇托札西頓珠先生，是西藏地方的拉薩人，現年五十六歲，出身於貴族，會擔任西藏地方政府的噶倫兼康藏行政長官，主政多年，具有豐富的學識和行政經驗，實爲西藏地方的傑出政治家。他的故去的夫人，是第十三世（現在是第十四世）達賴喇嘛的胞妹；現在的夫人爲藏王後裔熱噶夏的女兒，與錫金國王太后係同胞姊妹。他的長子爲錫金皇族駙馬，（現留居印度）。而其姪女則是前任不丹總理的夫人。所以，宇托先生不僅在西藏地方和國內外藏胞中，聲望素著，與錫金及不丹兩國皇族也有密切的姻親關係。

共匪竊據大陸後，宇托先生不受共匪的威逼利誘，毅然於四十五年離藏去印，積極策動藏區的反共抗暴活動，並與中央切取聯繫，數度上書 總統輸誠效忠，多年以來，其促進藏胞團結一致擁護中央，忠貞愛國堅強反共的熱忱，

景文，杭達麟等五人均爲上乘之材，論體型，論技術，論經驗都是一時之選，可是他們不是在入伍期間，便是接受大專軍事訓練，無法請假參加，這對於蒙古隊的實力影響殊大！在明年的祝壽杯賽時，如果把他們全部網羅在蒙古隊內，再施以短期訓練，實力之強勁，逐鹿入圍，並非奢望。在本年的蒙古隊中表現最突出的爲剛逸、許國安、包國良。剛逸、許國安均年事尚輕，假以時日，都是可造之材，盼望他們「百尺竿頭」作更進一步的努力。

五、只問耕耘 不問收穫

最後我要向蒙古同胞父老們進一言，大家都知道這種祝壽的方式，當然年年都要舉行，而且一年會比一年來的熱烈，蒙古同胞愛戴領袖向不後人，自然年年都要參加這項富有意義的活動。假如希望我們的子弟逐年都有進步，有表現，就必須從現在起預作準備，在「凡事豫則立」的原則下，建議我們的鄉長，多多鼓勵自己的子弟，經常的讓他們活動在一起，生活在一起，在各位鄉親的協助下，來培養他們的運動興趣，健康的身體，旺盛的精神和開創進取的能力，並進而蔚成運動的風氣。如果我們的下一代都是融融洽洽，生氣虎虎，不惟競技上定有進境，即宗族的觀念，鄉土的情誼，也都將發揚光大，團結日新的。因爲只有辛勤的，腳踏實地的去作，才是爭取榮譽，獲得成功的不二法門。我們應該抱着「只問耕耘，不問收穫」的態度，多作撒種工作，只要撒了種，經過一段時間，一定會發芽，開花，結果，否則便永落人後了！

殊值欽佩。

二、願同爲反共復國而努力

宇托先生曾對記者肯定的說：「如果你可以在報刊上寫，請代我說明：我並不是避難來的，我願意努力做一些事。」這可從他的書面談話得到明確的解釋，他說：「本人爲反抗共匪暴政，自離開西藏旅居印度以來，久已聞中央政府在復興基地軍事政治經濟各方面迅速進步的情形，早想親來臺灣，向偉大的蔣總統致敬，參加反共工作，今天得償夙願，內心至感愉快。」

本人此次偕眷來臺，主要目的，在增進西藏同胞和我中華民國中央政府的聯繫，加強團結，在蔣總統領導下，同爲反共大業而努力。本人堅信我偉大的中華民族前途無限光明，反攻復國，收復大陸，共慶勝利之期已不在遠。

玆以遠道前來，時間匆促，不及暢談，希望今後能够繼續和各方先進交換意見。」

三、藏胞反共抗暴活動未停止

藏胞為反抗共匪暴政所掀起的抗暴活動，以民國四十八年三月十日在拉薩地區所發動的武裝抗暴行動為最高潮，不僅使共匪為之失色，且轟動了自由世界，引起中外人士普遍的注意和關懷。

藏胞反抗共匪的暴政，其情形一如大陸各地，自共匪竊據之日起，即有抗暴行動發生，祇是他們的動機，除不甘受迫害和奴役，「爭生存」「爭自由」外，尚含有濃厚的種族意識和宗教色彩。這種個別的零星的抗暴活動，係自民國三十九年至四十五年，為第一階段。此後各處反共力量隨匪軍的壓迫而自然匯流集結，形成較有規模的武裝力量，在若干地區建立基地，對匪展開了戰鬪，為第二階段，時間自四十六年至四十八年三月。至此藏胞抗暴運動已醞釀成熟，以西藏地區為主戰場，以康、青、甘等地區為聲援，由各自為戰，而發展為大規模的抗暴運動，並受到達賴喇嘛和西藏地方政府官員的支援，迨四十八年三月十日駐拉薩匪軍，與反共抗暴力量正式作戰，達賴喇嘛於三月十七日離藏逃印，拉薩之戰達於高潮，戰事一直延至二十二日始告平息，此為第三階段。

截至目前，對於西藏高原的情況，宇托先生當然瞭解的較多，他說，藏胞在青、康、藏等地區的抗暴活動——包括潛伏的和公開的，可說從來沒有一天停過。他們在印度會得到印度政府不少的生活照顧，但對於反共活動，就從不支援。所以他意識到，西藏的反共，除了藏胞自身的團結努力外，唯一的依賴就是自由祖國的政府。因此他說：「我回來了。」他又說：「反攻大陸不是應該把西藏也包括在內嗎？」

四、康藏滇邊區是反共的基地

西藏在我國青藏高原的頂端，為西南的天然堡壘，清康熙帝曾說過：「西藏之地，屏藩青海滇蜀。」可見其在國防上的重要性。西藏面積約為一百二十一萬五千平方公里，人口約一百二十餘萬，地方行政向為政教合一制，達賴喇嘛為宗教領袖，同時兼為政治領袖。達賴之下設「噶廈」，由「噶倫」四人組成，一僧三俗，辦事取合議制，是總辦西藏地方政務的最高行政機關。宇托札西頓珠先生即為噶倫之一。

我國藏胞分佈的地區，除西藏地方外，尚有西康省的大部份地區，以及青海省、甘肅省、四川省和雲南省的一部份地區，這些地區的藏胞，其語言文字、生活習慣與崇奉喇嘛教，大致相似，由於共匪摧毀他們的宗教信仰和社會生活，所以，他們多具有堅強反共的意志。同時康藏滇邊陲與印、緬交界處的未定界地帶，山區廣袤，有足够的空間，適宜建立反共游擊武力和基地，我們希望藏胞都能團結起來，大家一致在總統領導之下，早日完成反攻復國重建家

鄉的目的。



宇托噶倫全家抵臺北時攝

曾經一度代理達賴喇嘛和班禪活佛主持西藏政務的反共領袖宇托札西頓珠噶倫在印度流亡十年之後於今年十月間返國，他說：「我回來了，反攻大陸不是把西藏也包括在內嗎？」他又說：「我不是避難來的，我願意努力做一些事」，的確，血總比水濃，「中華民族萬歲！」，筆者寫到這裡，禁不住內心歡呼。（主要參考書：葛綏成編著中國近代邊疆沿革考；周祥光編著印度通史）

編輯後記

本刊到本期為止已是第二十期，流光似水，匆匆五個年頭，承作者讀者，和公私若干方面的支持和愛護，得使本刊能够長期爲反共抗俄和爲國家民族的獨立自由而奮鬥，能爲促進國人對邊疆重要性的認識而服務，這是本會和本社同仁等所一致由衷感激的。雖然如此，我們仍感覺着在內容和編輯上尙有許多有待改進之處，敬希各方碩彥不吝賜教爲幸！

本期以匪俄邊境衝突問題爲中心，特約了徐東濟先生寫「論匪俄邊境衝突問題」一文，李映光先生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巴奈特所作「匪俄邊界的緊張情勢」一文，前者計一萬餘字，爲期讀者能一氣讀完而獲得深刻印象起見，特把它一次登完，徐先生大文對中俄邊境因土地或其他問題而引起的衝突，從歷史背景及其演變方面敘述詳盡，洵爲一篇有價值的力作，後者對問題的來龍去脈，剖析甚爲精當，如將兩文對照互爲參證，不難見出問題的癥結。

趙尺子先生之大作爲從我國舊有典籍中考證闡釋外蒙在政治和地理上的地位，這和前期所載的文字是一脈相承，如果把它和上面兩文合起來看，則更可瞭解俄帝爲什麼處心積慮唆使外蒙獨立並從而佔據它了。讀了這篇文章，令人體會到溫故知新的意義。

「從英兵入印談到匪印邊界糾紛」和「有待收復的幾個邊疆國防重地」兩文，亦均爲討論我邊界國防重地之作，兩者一爲青年學人，一爲從事邊疆行政工作者，凡所論述均值國人深切的注意。

每年的十一、十二兩月，是中華民國國民最爲快樂的月份，雙十國慶、總統華誕、光復節和國父誕辰等都聚集在這兩月裏，今又在此期間召開了一個世界反共聯盟第一屆大會，這都給全國同胞帶來了高度的興奮。爲了慶祝總統八秩晉一華誕，各省旅臺同鄉會舉辦了祝壽盃籃球賽，旅臺蒙古同胞也組織了一隊參加，很得各隊重視，這是一件極有意義的祝壽方法。

今年一年之中脫離共匪投奔自由者大有人在。就中以下半年自匪區投奔自由來臺的西藏地方政府噶倫宇托札西頓珠和他的眷屬；是近年來臺的西藏最重要的地方領袖。本刊記者特前往訪問宇托噶倫，所談雖不多，但是可表明西藏地方高級官吏對祖國的擁護和對共匪反對聲討的決心。

本期以稿擠，尙有多篇未及刊出，尙請各位作者見諒！
敬祝新年快樂！

內政部雜誌登記證內版臺誌字第一六四七號
中華郵政登記證爲第一類新聞紙
臺灣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中華民國五十六年十二月出版

中國邊政季刊

第二十期

定價：新臺幣五元

發行人：李 永 新

社長：周 昆 田

主編：宋 念 慈

發行者：中國邊政協會

地址：臺北市漢口街二段五一號五樓
電話：二 四 二 〇 二

印刷者：清水印刷廠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臺北市中山北路一段六七號
電話：四五九二四·四五九二八